患了末期危疾的絕症政府

吳志森

次文化堂

作者簡介

吳志森 傳媒工作三十年，身心俱疲，未能休息。在港台《自由風》被嘭聲、仍在《頭條新聞》搞鬼，在《明報》、《蘋果》寫文章。近年愛上拍鳥蹤聽鳥鳴，洗滌心靈，止痛療傷。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99545675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次文化堂

現象文化叢書 99

患了末期危疾的絕症政府

作者／吳志森

評論集 9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㊾

患了末期危疾的絕症政府

作　　者：吳志森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編　　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http:// 次文化 . 香港
電　　話：2780 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4 年 7 月初版
書　　號：SCB 621
ISBN：978-962-992-359-4
定　　價：HK$78

© 二〇一四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不要再為高牆添磚

有專欄作家批評，《孩子問：誰還未覺醒》是在利用小孩子。

專欄作家說：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無法理解歌詞內容，即使事前對她解說，都只能用簡化了的「孩子語」，例如：「講大話是不是不對呀？不能自己揀特首是不是不對呀？」佔中理念複雜，孩子無法明白。專欄作家更批評，旅遊巴接送公公婆婆遊行，記者街訪，考他們遊行的目的？問誰送他們來？為何不去訪問女孩，問她在「鼓動甚麼？」「宣揚甚麼？」專欄作家又問，如果周融找個小孩唱反佔中，一定會給人指摘「利用小孩」。作家的結論是，「大家都有一把雙重標準的尺」。

我只是一個普通寫字人和新聞工作者，當然不敢在親子專家面前班門弄斧，但我也有教小孩子的經驗，也相當用心。一些基本理念，例如正直、誠實、平等、憐

憫、關懷、分享，從小言傳身教。稍為長大了，把基本理念延伸：生而平等，不歧視，說真話，尊重少數人權利，選舉班長不能只由老師說了算，看見不平等不公義要挺身說話……這些理念，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每天都可能遇到，要明白，有多難呀？

究竟專欄作家有否仔細看看《孩子問》的歌詞？還是一聽佔中就火遮眼，根本沒有細閱。整首歌沒有提到佔中，也沒有鼓動甚麼，講的，都是作為人類應該奉行最基本的普世價值。

香港人權法治民主自由急速倒退，向下沉淪，有目共睹。即使你故意把頭別過去，視而不見，也無法否認這鐵一般的事實。

孩子問：「無人有權沉默，看着萬家燈火變了色」，但不少人繼續沉默，這是你的選擇。

孩子問：「人既是人，有責任有自由決定遠景」，

你放棄作為人的基本權利，也放棄決定遠景的自由和責任，心甘情願做一個任由擺佈的順民，我無話可說。

雞蛋與高牆之間，你選擇了高牆，因為那條隊可以令你平步青雲，飛黃騰達，這是你要走的路，我無權阻止。

但正如中國著名作家韓寒所言：「你可以不為自由而戰，但不能為高牆添磚。」手中拿着筆，是一種權力。高牆已經夠高夠厚，已經牢不可破了，請謹慎地運用你的權力，不要再為這高牆增高加厚。

＊　＊　＊　＊

上面的文章，是我在《明報》「三言堂」專欄的其中一篇，用來作為《患了末期危疾的絕症政府》的序言，我覺得非常適合。

梁振英上台兩年，禮崩樂壞，民怨沸騰，政府身患絕症，無藥可救。小圈子產生的政府，全無認受性，再

加上雞鳴狗盜的內閣成員，香港落到今天如斯田地，我全無意外。但令人憤怒的是，無論施政如何敗壞，如何不堪，總有一幫人，公開為其辯護、解釋、說盡好話，但總是水平不濟，愈辯愈不堪，愈幫愈忙。

而這些人，大多都是識字分子，懂寫點字，在報紙雜誌有個地盤。歪理連篇為當權者說項，不是為了他們信守的價值，是無一例外地為了私利，希望得到當權者青睞，在權力裏取得點點着數。可以肯定，香港的急速沉淪，這幫為高牆添磚的讀書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患了末期危疾的絕症政府》不少篇章，記錄着這一年，香港各式各樣鬼魅魍魎，記下了這筆永遠洗不掉的恥辱歷史。

目錄

自序——不要再為高牆添磚 5
絕症政府 8
我希望佔領中環不會發生 11
事先張揚的伊朗式特首選舉 14
患了末期危疾的梁振英政府 17
追求民主三十年的能量 20
裏外不是人的林煥光 23
香港沉淪的禍首 26
陳啟宗出手清除梁振英潛在威脅 29
陳茂波為何仍可穩坐釣魚船？ 32
爛局繼續拖下去 35
妖孽當道群魔亂舞 38
政治就是一種印象 41
槍桿子保政權 44
移民？甘心嗎？ 47
淪落得只能造假 50
中央豈止一個「心魔」 53
一試便知龍與鳳 56
大官•大忌•大口 59
自甘墮落　自動獻身 62
學佛而不明「捨得」 65
丟掉中央賜予真普選的幻想吧 68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71
外表威嚴　內心怯懦　謂之色厲內荏 74
路姆西•一地火水•汽油彈 77
梁馮天作之合 80
譚惠珠的口 83
政改原地踏步有甚麼可怕？ 86
政制已水浸眼眉 89
會否臉紅得抬不起頭來？ 92

89 向蔣麗芸取經
92 獻媚與領功　主子所好
95 不想「某人」連任就要接受篩選
98 香港台灣原來只是那麼近
101 不要浪費絕食的道德力量
104 特首選舉　黨內鬥爭
107 上海行　照妖鏡
110 泛民上海之行一無所獲
113 「大個仔」的政治倫理
116 普選方案的結果已經寫在牆上
119 反佔中所託非人
122 吳克儉為何淪為「幫港出聲」的打手？
125 議會、警察、市民，誰更暴力？
128 法官愛國長毛判終身監禁
131 沒有最無恥　只有更無恥
134 清晰而響亮的民意
公義遲來
139 香港教育到了最危險時候
142 反對洋人當校長的深層原因
145 靠白皮膚頂住凜冽的北風
148 虐傭案的本土政治
151 法律可否保護「吹哨人」伍珮瑩？
154 換血政策
157 「沉默」的動機
160 本土運動理論的貧乏
163 官員是「腐敗集團」的同謀與共犯
166 遲來的公義，不是公義！
169 我們對這個政府還應「疑中留情」嗎？
半死不活
175 王維基可憐之處

178 失去焦點
181 十一月六日，你會在哪裏？
184 就是要半死不活
187 堅持做頂心杉到最後一刻
190 續牌條件
193 土豪無線是這樣煉成的
196 王維基是不可多得的政治人才
199 香港電台為何裏外不是人？
202 贏了輿論　失掉民心
205 台灣反媒體巨獸的啟示
208 我為甚麼要「開天窗」抗議？
211 別在自己的小宇宙內自我感覺良好
214 再沒有人會來幫你說話
217 輿論光譜　愈收愈窄
220 捍衛自由非一朝一夕
223 我不想孩子活在謊言中
226 傳媒界現代趙高
229 不能讓傳媒人的血再次白流
232 無脊椎動物

患了末期危疾的絕症政府

絕症政府

我希望佔領中環不會發生

儘管連月來左派報紙鋪天蓋地的毒舌攻擊，本地大孖沙一個又一個的排隊表態，商會社團輪流在媒體大賣廣告，但「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仍有條不紊按部就班的進行着。

六百多位來自不同團體不同階層的市民，坐在一起探討香港民主進程，再分組深入討論，沒有激動的口號，除了場外「愛字頭」踩場抗議，也見不到暴現的青筋，即使有批評是精英化泛民化議會化，嫌不夠激情不過癮。但如果我們相信，民主就是正常生活的一部份，就像美國的一般小鎮，就擴闊馬路應否斬去路旁的幾棵大樹而召開鎮民大會，用先商討後投票方式作出決定，過程可能冗長而沉悶，但如果香港人也要過這種民主生活，何須逞一時之快？

佔領中環，從特區以至中央，當然感到威脅，不然，不會動員如此龐大的力量，進行全方位打壓。不然，梁振英也不會在離港訪美前，氣急敗壞地說佔中是「為犯法而犯法」，這種完全違反常識的話，也不會恐嚇參與者「政府和法庭都不會姑息」。

「自封受害者」的思維，充斥着梁班子的腦袋：有一幫受外國勢力控制的搗亂分子，千方百計要破壞特區政府的施政，為犯法而犯法，為搞破壞而搞破壞，目的是要拖垮梁振英，佔領中環，就是反對派對特區政府的一次總攻擊。

共產黨就是靠這種鬥爭方式上台，幾十年來都用這種思維看待異見，一場又一場為了消滅反對聲音的政治運動，搞得血流成河，改革開放幾十年，脫掉毛裝改穿西裝，但慣性思維仍然沒有改變，本地一些老左派的文章，仍充斥着這種迂腐味道，疑似地下黨的梁振英，也是這種教育的產物，說佔中是「為犯法而犯法」，就說明了梁振英的思維，是如何的陳腐與落後。

大禹治水，要靠疏導而非堵塞，這是中國幾千年累積的政治智慧。香港人民主普選的訴求，三十多年前已經開始，白髮蒼蒼的朱耀明牧師，是活生生的見證，亦

有不少民主推動者，等不到這一天鬱鬱而終。

回歸後，當家作主的香港人，普選一次又一次夢碎，承諾一次又一次撕毀，香港人抱着最大耐性等又等，好不容易看見普選特首和立法會的曙光，但種種迹象告訴我們，故技又再重施，所謂普選，是要跨過重重關卡和限制的假普選，這種憤怒和絕望，既得利益的當權者，能感受得到嗎？

說句老實話，我也希望佔領中環不會發生，不想見到防暴隊催淚彈甚至解放軍出現在香港的金融核心區域，影響香港的經濟運作和國際形象，但要「瓦解」佔中運動，不是靠恐嚇，不是說政府和法庭都不會姑息，而是現在就拿出二零一七、二零二零的真普選方案，讓市民討論回應，我相信佔中運動，一定會煙消雲散。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也是中國千年的政治智慧，梁振英究竟能領悟多少？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一日

事先張揚的伊朗式特首選舉

香港特首用英語發言，都會特別流利，特別坦白，幾乎沒有顧忌地說出心裏話。董建華英語表達能力比廣東話好，人盡皆知。曾蔭權用英語說「文化大革命是極端民主」，轟動全城。說話謹小慎微的疑似地下黨員梁振英，早前接受美國媒體訪問，連不能說的秘密，也毫無保留地坦白：二零一七年所謂特首普選，原來只是一場虛假遊戲。

梁振英在訪問中七次「不評論」斯諾登泄密事件，傳媒爭相報道，但為特首普選設下重重原則性限制，箇中重要意義，卻鮮有詳盡分析。且聽聽梁振英當時怎樣說：

「香港的民主可能導致與中央產生矛盾」、「提升了香港的民主成份，可能令

中央拒絕任命香港人選出的領袖」、「北京與香港人，未必對誰是最適合領導香港的人，意見一致」、「這是另一個在一國兩制下，我們需要處理的問題」、「在一國兩制模式下操作並非『自然』，需要作出管理」、「民主選舉是市民的願望，我希望可以付諸實現，這是我議程中的其中一項主要事情。」

英國人諷刺中共的假選舉，曾經這樣說：「共產黨的選舉，都是預知結果的選舉」，具體如何執行，二零一七年的特首選舉，將會有一次「完美」示範。坊間傳言，提名委員會要按照中央政府的意思，篩選出幾個中央合意的候選人，才放他們出來參選，現在看來，應該全部都是真的了。

梁振英在訪問中，坦白回應了這些傳言：要解決香港實行民主與中央產生的矛盾，要保證中央會任命香港人選出來的領袖，中央認為適合領導香港，才可以成為候選人，你願意也好，不願意也罷，香港人必須認同這個機制，否則普選免問。

訪問中，梁振英也第一次披露中央曾拒絕行政長官提出的主要官員人選，媒體報道，包括了董建華的律政司長人選夏佳理、曾蔭權的環保局長人選陸恭蕙，梁振英也有局長人選臨門一腳被中央否決，就是文化局長人選黃英琦。梁振英破天荒公

開這個機密，旨在說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項《基本法》條文不是虛的，特首建議的主要官員尚且可以否決，普選出來的行政長官，如果不合朕意，不也可大筆一揮否決掉？

梁振英的坦白，說明「港人治港」、「一國兩制」，一開始就是個騙局，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縱使合乎朕意，並不表示你提出來的人選朕就可以接受，否決主要官員人選，顯示中央最後的話事權。

伊朗早前完成總統選舉，溫和派候選人以得票稍過半數，在第一輪投票勝出，但無論是溫和、激進還是改革派，沒有得到精神領袖的首肯，無法獲得提名。不少人都批評，這是一場徒具投票形式卻沒有真正民主的選舉。照梁振英的訪問內容看，香港版伊朗式選舉，也將在二零一七年不日上映。這個事先張揚的伊朗式特首選舉，肯定會為和平佔中運動添柴加火。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患了末期危疾的梁振英政府

梁振英主政一年，「一國兩制」信心淨值零分，連董建華都做不到，不得不算是創造了奇迹。回歸後，「一國兩制」信心淨值最差的，是零三和零四年，也有十一和十三個正百分點，當時發生甚麼事，大家都知道了，不必多說。今天信心淨值零分，反映問題比十年前嚴峻得多。

為何如此？孰令致之？不少人都討論過了。我有興趣談談建制，特別是左派和特區政府，對「一國兩制」信心淨值零分的反應。

媒體訪問了幾位本地建制左派紅人，有的說鍾庭耀「有偏見」，有的說與他對民情的「預期不同」，有的更說港大民調「有問題」：「港大總會在適當時候整個

民調出來，有何特殊原因，鍾庭耀自己知道」。總之是閉起眼睛掩着耳朵，以為就可以萬事大吉，這是典型的掩耳盜鈴，更貼切的是諱疾忌醫。

民調就像體檢，檢查出來的不同數據，反映五臟六腑已經或可能會出現的毛病。血壓血糖血脂血小板紅血球心電圖，不同的生理指標，都只是病徵，真正的病灶是甚麼，還需醫生作出判斷和醫治。現在體檢的數據出來了，連細胞切片的結果都有了，但患了末期危疾的病人，卻無法接受，用盡方法一味否認，還要指控人家別有用心，未看醫生，就絕了自己的生路。

如果說，這幫本地的建制左派的回應是荒謬可笑，那麼，你聽到梁振英的辯解，就可能會懷疑，究竟是自己的聽覺有問題，還是這位特首的精神狀態出了毛病：「一國兩制唔係一個虛嘅概念，一國兩制係根據《基本法》落實嘅一個概念，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喺香港落實得非常好，呢個係我哋每天生活當中嘅一個現實，亦係國際社會一個高度嘅共識，所以我覺得我哋評價一國兩制落實嘅情況，唔能夠憑空評價，一定要睇《基本法》嘅落實情況。因此我覺得如果有人認為一國兩制喺香港落實得有問題，我哋應該做多啲有關《基本法》內容嘅宣傳。」

梁振英的說法等於是告訴你，「一國兩制」就是這個樣子的了：特首選舉由西環安排，立法會選舉由西環協調，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在重大議程贊成或反對，都由西環指揮。特首候選人要經北京篩選，政改方案甚麼時候才開始諮詢，功能組別會否千秋萬世，都由中央的阿爺說了算，香港的民情算老幾？

梁振英的說話等於告訴你，香港還未淪落到變成貪腐成風圈地自肥法院是共產黨的一個中國南方小鎮，這樣的一國兩制已算落實得很好的了。如果你還是不服氣，或者不相信，不管一國兩制的原意和初衷是甚麼，只要多宣傳宣傳《基本法》，一國兩制的落實就沒有問題了，不服氣不相信的，就會服氣和相信了。

梁振英的說法等於告訴你，全港市民都是白癡，只要多搞幾次「家是香港」，多做幾場「巨蛋音樂會」，大家就會相信，一國兩制落實得真是太好了。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追求民主三十年的能量

三號風球狂風暴雨，四十萬人「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昂首闊步，為真普選，走上街頭。幾十萬由頭頂濕到腳底的香港市民，上街爭民主，當然不是第一次。過去十年，揮汗如雨，力竭聲嘶，為保衞香港的核心價值，在民主大道四公里，留下多少沉重的腳步。

再把時間拉早一點，一九八六年舉行的高山大會，我初出茅廬，在這個香港爭取民主的發源地採訪，見證香港民主發展的崎嶇之路。那時候香港民主派的領軍人物，風華正茂，精力充沛，對民主前景充滿希望。一晃三十年，今天有些人已經滿頭白髮，有些已掉了一大半，有些垂垂老矣，有些等不到爭取的成果帶着遺憾離

開這塊奮鬥終身的土地。三十年過去，回首前塵，香港民主仍是有名無實，只有軀殼，缺乏靈魂，不禁令人萬分欷歔。

如此說來，「七一」行了十年，都是白行的嗎？如此說來，香港的民主先驅，學者、宗教人士、社運搞手、政黨領袖，奮鬥了三十年，到今天，香港民主仍是一無所有嗎？

用老土一點的說法，民主的種子，如果不是在三十年前已經播下，到今天就不會茁壯成長。反國教一役，學民思潮崛起，學生運動的主體，已轉到中學生，他們的組織和能量，足以為香港民主運動擔任前鋒作用。

沉默的中產階級開始覺醒，佔中運動漸漸得到中產認受，發芽生根，「佔中死士」有不少專業人士，也有不少在金融中心「搵食」的中環人。「簽約」參加「佔中」的，中產為數不少，深明大義的中產階級，知道如果殘缺不全的香港政制繼續拖下去，只會拖垮香港。

即使既得利益的建制中人，也有較為開明的有識之士，他們在局中看到的，比局外人更為深刻：政府認受性幾乎零蛋，內閣成員頻頻出事，施政舉步維艱，珍

惜羽毛的有能之士都不想加入政府。稍有常識的人，都明白這與香港的政治制度有關，他們也希望為香港打開新局面，基於既得利益的掣肘，更是缺乏道德勇氣，豁出去講真話的人實在太少。

不少人形容梁振英政府面對的，是一個政治懸崖，這個說法絲毫沒有誇張。香港人用最大耐性等了十年十年又十年，好不容易等到中央政府承諾的雙普選，如果行政長官要經過重重篩選才產生出候選人，如果立法會功能組別可以巧立名目世世代代存在下去，香港人三十年追求民主的能量，就會來一次總爆發，「佔中」運動得到愈來愈多人認受，擴散蔓延，即使建制輿論鋪天蓋地打壓也絲毫無損，說明能量正在極速累積當中。

四十三萬香港人風雨中抱緊自由，梁振英恍如人肉錄音機，用一早寫好的新聞稿回應：會細心聆聽港人聲音，政改會在適當時候諮詢，說明梁振英沒有將港人的聲音當一回事。這種對港人民主訴求置若罔聞的態度，梁振英遲早跌落懸崖，粉身碎骨。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

裏外不是人的林煥光

近月，聽林煥光在媒體的發言，愈聽，愈有不知他是誰的感覺。

林煥光究竟是誰？他是資深政務官，殖民時代擔任多個重要官職。董建華年代，官至人稱大內總管的特首辦主任，因私人理由突然離開官場。復出後擔任平機會主席，敢言批判，表現矚目。平機會主席任期未滿，又轉跑道加入行政會議，角色衝突混淆，曾一度引起爭議。

今天的林煥光，是行政會議召集人，負責向梁振英提供施政的意見，行會召集人雖然沒有決策實權，無論如何都算政府決策核心的一員，他儼然以局外人身份，屢屢對當朝政府關鍵政策指點月旦，我有一種錯覺，以為林煥光已經不在官場，做

了我的同行。

行政會議是甚麼？按照官方網頁的說法：「按照《基本法》，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訂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橫看豎看，行政會議成員都不是時事評論員。雖然官方網頁沒有清楚說明行會召集人的角色和職能，但作為梁振英施政的重要諮詢人，更不應公開發表與官方口徑不同的個人意見，因為行政會議召集人這個官職身份，始終予人以代表梁振英政府的印象。

林煥光先後就政制改革發表主張，早前提議全面取消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全部由直選產生，已引起建制保守派的反彈，直指他的主張並不代表中央政府。到今天，他更指現時政府是歷任最困難，癥結是現有政制不合時宜，特區政府有責任走出政改的第一步，拋出一個較完整方案，並對梁振英就政制「適當時候會作出諮詢」的態度，頗有微詞。

林煥光對今天政局的觀察和對政制改革的主張，雖未必百分百認同，但相當有討論價值，林煥光的主張，比一般學者更搔到問題的核心，更比建制的既得利益者

更能關顧民意。

令我疑惑的是，林煥光就政制不停在媒體發言，真正目的究竟是甚麼？梁振英只說政制會在適當時間諮詢；鄭耀棠索性說拖到二零一四年下半年也不會遲；梁振英的心腹張志剛對政改的態度，始終曖昧不明；其他行會成員更是徹底玩失蹤，從沒有就政改發過半言隻語。

唯獨林煥光一人，對政改提出的方案愈來愈具體：取消功能組別，取消比例代表制，特區政府應盡快提出方案……林煥光的主張，是個人立場嗎？有人說他是為梁振英政府試水溫，看來又不似，以目前建制的極端保守態度，斷不會以林煥光的主張來提高市民的期望。

如果林煥光說的真是他的主張，他在行會有諍言直諫嗎？有使用影響力據理力爭嗎？有運用人脈關係積極推動嗎？還是只對外做做樣子，扮扮開明派，努力過了，問心無愧，好向自己的良心交代。如果真是這樣，只會落得兩面不討好，裏外不是人的下場。

二〇一三年七月九日

香港沉淪的禍首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立法會官式宴請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除了個別議員如黃毓民、梁耀忠外，即使是泛民議員，都沒有多大異議，更是樂觀其成。而建制派議員，更抱着極度期待的心情，與這位中央駐港大員觥籌交錯，杯酒言歡。

對這場香港立法會議員與中聯辦主任的公開聯誼，即使反對派媒體，也沒有多大質疑的聲音，他們大概也可能知道，建制派經常出入中聯辦，請示滙報。而部份民主派雖然沒有那麼明刀明槍，也公開暗裏與中聯辦官員會面。既然立法會議員與中聯辦官員的聯誼是那麼頻繁，在立法會公開吃頓飯，交流交流，做個朋友，又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

中聯辦是一個甚麼樣的機構？根據中聯辦的官方網頁，主要職能共有五項，原

汁原味，一字不改，全部轉錄如下：

一、聯繫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二、聯繫並協助內地有關部門管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

三、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

四、處理有關涉台事務。

五、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

上述五項，勉強說來，只有第三項和第五項，符合中聯辦與香港各界人士接觸的職能，第五項太廣泛，可以說是「做乜都得」，難以評論，至於第三項，是有關「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的交流與合作，照字面理解，應該是民間的，不是官式的，也不包括政治。中聯辦主任堂而皇之進入立法會，與議員們作官式聯誼，人們要問的是，這是不是已經違反了中聯辦的職能？

不過，稍為熟知內情的人都會嘲笑我天真，中聯辦干預香港政治、民生、地區

事務的日常運作，回歸十六年，已經深入香港各個架構各行各業的骨髓了：選舉協調候選人、出人出力為他們拉票、動員議員在各項議案如何投票等等，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之多之繁之廣，可謂罄竹難書。大搖大擺進入立法會與議員飲杯茶食個包，算是極度小兒科了，何必大驚小怪？

這當然都是事實，問題是，這些都不能曝光，寧給人知莫給人見，都只能偷偷摸摸進行，給傳媒揭發，也只能一味否認。

張曉明打破回歸十六年的慣例，破天荒進入立法會與議員官式交流，目的是要把中聯辦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去敏感化」，要香港人習以為常，視為正常不過的事。可以與立法會議員官式聯誼，為何不可與終審法院法官、與證監會、與警隊廉署一哥官式交流，談談香港三權如何合作？金融監管怎樣才算到位？專政機關怎樣做才令香港社會和諧穩定？相信這一天，將會很快到來。

同意並推動這種說法的立法會議員和輿論，包括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是徹頭徹尾使香港沉淪，毀滅「一國兩制」的罪魁禍首。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陳啟宗出手清除梁振英潛在威脅

官場的普通常識告訴我們，回歸後，特區政府的內閣，包括司局長和行會成員人選，不是特首一個人說了算，全部都要看中央阿爺的面色。梁振英政府當然也不會例外，今天的內閣，並非全部都是梁振英屬意的人。梁振英黑馬跑出，經驗往績一片空白，中央留下前朝的兩位財金大員原地不動坐鎮，確保香港經濟金融不會出亂子。曾俊華和陳家強都是前朝重臣，主張積極不干預的自由經濟，與梁振英「適度有為，穩中求變」的施政理念南轅北轍，留下前朝財金官員，明顯是為梁振英政府的用錢政策把好關。

曾俊華與梁振英「你有你嘅生活，我繼續我嘅忙碌」，兩人在施政理念上不咬

弦，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但依官場規矩，無論如何都要維持表面和諧，以免驚動中央，禍延香港。但有官職身份不敢說不便說的話，身邊的梁粉卻可義不容辭代勞。

競選時為梁振英基層形象立下汗馬功勞的何喜華首先發難，批評曾俊華在扶貧政策上「阻住地球轉」，是三座大山之一。然後到梁振英的最大金主陳啟宗，一而再接力猛批曾俊華未能做到「應使則使」，又亂派公帑，直指他是「大罪人」，可見不是衝口而出，而是有備而來。

扶貧三座大山、亂派公帑、沒有「應使則使」，都是小兒科，還未搔到癢處。梁振英和財金官員的最大分歧遠超過這些「罪名」。早前特區高調成立的經濟發展委員會和金融發展局，其野心遠大於今天的口水會性質，而是要成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龍頭，將萬億儲備化成投資基金的香港淡馬錫，但在曾俊華和財金官員的極力阻撓下，這個連內地富二代都可以染指插手，甚至利益均沾「鴻圖大計」，最後終於胎死腹中。

這個結果，令一眾梁粉憤憤不平耿耿於懷，他們化身成「被害者」：梁振英施政舉步維艱，不是梁振英的政策出了問題，不是內閣成員的能力問題，更不是官員

的品行和操守問題，因為人人都想他死，人人都想害他。聽聽空群而出的梁粉，為梁振英總結一年施政，不難發覺，處處充斥着這種怨婦的酸腐味。

政策分歧，惹起梁粉群起對曾俊華的攻擊，這僅是表面的原因，也只是發難的藉口，更嚴峻的形勢還在後頭。梁振英上台一年，民望一浪低於一浪，還拖累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受性，Plan B 之傳聞，幾無一刻間斷過。如果中央研究換人，有豐富管治經驗，深得公務員信任，內地也有豐厚人脈關係的曾俊華，對梁振英的威脅，遠比現在已做得筋疲力竭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還要大。

甚麼才算「應使則使」？派錢是否亂花公帑？容或可以爭論，但重量級梁粉狠出辣招，用「大罪人」來抹黑曾俊華，項莊舞劍，目的是要剷除梁振英的潛在威脅，目的太過明顯，但可惜手法拙劣，形象欠佳，非但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對曾俊華帶來更多支持與同情。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陳茂波為何仍可穩坐釣魚船？

陳茂波囤地風波，荒謬地鬧到今天，徹底違反正常社會的政治邏輯和政治倫理。如果在西方政黨輪替的民主國家，事件發生的第一天，即一年前爆出劏房醜聞開始，陳茂波早應鞠躬下台，不需要等到接踵而來的酒駕醜態，以及更嚴重的囤地謀私。原因簡單，除了因為西方以從政為終身職志，對政治品格政治尊嚴比較重視外，更重要的是，閣員私德私利的種種醜行，會觸發重大政治危機，衝擊政府倒台，若領導者處理不善，不但政黨輪掉選舉，甚至泡沫化至永不翻身，個人政治生命也會因此而了斷。

陳茂波囤地謀私證據確鑿，擠牙膏式大話冚大話欲蓋彌彰，三番四次搬出老婆

替自己遮掩，甚至低劣得把兒子說成是太太的家人。被揭開設一間又一間的海外公司，不但用作避稅，還可以隱瞞營運狀況和實際利益。更可恥的是借用《聖經》和新亞校歌為自己開脫，令不少基督徒和新亞校友震怒。除了左派報章，連梁粉輿論都沒有一份為他講好說話，建制政黨沒有全心全意撐陳茂波，不然以保皇黨為主的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不會通過叫他下台的動議。除了梁振英孤家寡人獨自挺陳外，沒有一個特區官員出來為陳茂波真心講過一句好說話。

陳茂波一樁又一樁醜聞，像雪球般愈滾愈大，四面楚歌到如斯田地，任何一個神志稍為正常的人，都認為他應該馬上下台，甚至要在政壇中人間蒸發。但事情卻偏偏超越正常人的理解，陳茂波不但仍然老神在在穩坐發展局長的位置，仍然能斬釘截鐵的說「絕對不會辭職」。政界一廂情願說陳茂波即將辭職或被炒，政府高層以鄙夷的態度放出聲氣：「全屬炒作，不會發生。」

為甚麼陳茂波可以超越常理繼續存在？梁振英為何仍然包庇陳茂波，說他申報手續完備，沒有違規，不與他切割，也不怕星火蔓延，燒到自己身上？一切都可以從香港這種畸形政治制度找到答案。梁振英不是香港市民選出來的，實質也不是

一千二百個有名無實權服從中央命令聽西環指揮的選委產生的，完全是中央阿爺的意旨。

梁振英可以不顧民情，不理輿論，也可以絲毫不用理會司局長行政會議成員的意見，不擔心公務員的士氣受到打擊，亦不怕醜聞纏身的陳茂波有礙觀瞻，拖累整個政府。這些統統都不重要，因為中南海是梁振英的權力來源，只聽阿爺們的指揮，他們一天未開口，陳茂波就可以繼續穩坐釣魚船，只要阿爺一開口，親密戰友都可以立即頭也不回，棄如敝屣。

政治常理告訴我們，陳茂波無論如何都應該下台，否則香港再難以管治下去。問題是，如果陳茂波的種種作為，都只能觸發幾千港人上街，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中南海的統治者們，都振振有辭，說這只是反對派的小題大作，只顧搵食的香港市民，對陳茂波下台不下台，根本沒有放在心上。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爛局繼續拖下去

僅僅三千人上街高呼陳茂波下台，雖說主辦者準備不足，時間倉卒，可以理解。但近期動輒以萬計人數的遊行紀錄來看，幾千人對梁振英政府，只是小菜一碟。七一遊行四十三萬人上街，梁振英也只是舊帶重播，虛情假意，說會虛心聆聽市民意見，就把洶湧民情輕輕要弄過去，何況只是區區三千小眾，對梁振英和陳茂波來說，可能比蚊叮還要小兒科。

陳茂波上任以來，接二連三的劏房風波，酒駕醜態，到囤地謀私，輿論攻勢猛烈，連連炮轟，除了左報奉命行事，梁粉媒體沒有一份為陳茂波真心護航。建制政黨更是半心半意，刻意放水讓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通過陳茂波下台動議。特區官員大多三緘其口，真心實意維護陳茂波的，絕無僅有。

在輿論和政治的強大壓力下，陳茂波方寸大亂，語無倫次的把兒子說作太太的家人。亂引《聖經》和新亞校歌往臉上貼金為自己開脫，惹來更大的眾怒。海外公司股權被《蘋果》踢爆，更顯出他謊話連篇，與公職有嚴重利益衝突。

陳茂波已經四面楚歌，但一輪風暴，非但沒有動搖陳茂波發展局長的位置，陳更大言不慚在立法會斬釘截鐵說：「絕對不會辭職」。而梁振英更無所不用其極包庇陳茂波，又再用語言偽術，說陳茂波申報手續依足規矩，但有沒有利益衝突，是否適合繼續做局長，梁振英連碰都不敢碰。

政治常識告訴我們，陳茂波繼續擔任局長，只會是梁振英政府的極大負累，由他推動新界東北發展，將預見是一場世紀的災難。但為何梁振英卻違反常識，至今仍然義無反顧地「攬」他，對外界傳出陳將辭職或被炒，以「全屬炒作，不會發生」來回應？

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陳茂波繼續存在，會否令梁振英政府無法管治？二是陳茂波的去留，梁振英沒有話事權，只能由中南海說了算。兩個原因，彼此相關。

梁振英上台一年，幾乎一事無成，所有政策都寸步難行，但仍表面平靜，市

民日日返工放工，經濟仍有增長，搵食大過天，樓股外匯齊齊炒，似乎還未到無法管治的地步。港人對陳茂波的所作所為，雖然深惡痛絕，但仍限於茶餘飯後口誅筆伐，上街倒陳的只寥寥三千，也沒有任何動搖管治基礎的實際行動，港人對這種庸官貪官，只能無奈面對，容忍度仍十分之高。

陳茂波會否辭職或被炒，只能由中南海阿爺按掣啟動。北京眼見港人仍沒有任何「越軌」動作，上街還是訴求多元，斯文溫和，研判的結果，陳茂波的爛局，未到無法管治的地步，遠未到緊急情況最後關頭，還可以繼續拖下去，說不定拖上半年幾個月，像劄房醜聞一樣，善忘的香港人，又會不了了之。

梁振英和中南海諸公，一切以心存僥倖的權宜之計治港，沒有任何長遠政策。港人如果還是不慍不火，沒有將憤怒化為行動，這個爛局，還會繼續拖下去。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妖孽當道群魔亂舞

近期香港政局，妖孽當道，群魔亂舞。天水圍論壇黑幫肆虐，動粗圍打反對派。是否認識事件中負責指揮的頭領？梁振英既不承認又不否認，態度曖昧，拒絕與黑社會劃清界線。

梁振英要廉署投訴人，向被投訴卻不成立的當事人道歉，打爛廉署四十年來肅貪倡廉，鼓勵舉報的核心價值。面對歪理，梁粉空群而出，為主護航，但廉署卻「靜如深海，粒聲都冇」。輿論反應溫和，只有前廉署高層李銘澤孤身撰文，狠批梁振英將廉署政治化。

青關會圍攻法輪功，警察袖手旁觀。小學老師林慧思面對不公不義，路見不

平，「WTF」怒罵警方執法不公，不但被親建制團體集會聲討，更掛橫額送花圈粗言恐嚇人身攻擊，向林老師和學校施壓，非要除之而後快。梁振英小題大作，開口要教育局提交報告，藉向一位手無寸鐵的小學老師開刀，來振奮警方士氣，加強建制支持，動機卑劣，行為可恥。

名為「幫港出聲」實質「幫黨出聲」的反佔中團體，此時橫空出世，趁機撈一把政治油水。雖然號稱擁有名嘴學者一大堆，但不學而有術，文宣和論述水平只是有限公司，連最基本的歷史事實都未搞清楚就大放厥詞，還要無賴說「只是投稿咋大佬」，將錯誤委過報章編輯。這是近期最大的政治笑話，成為夏日炎炎政治悶局的一服有效清涼劑。

亂象紛呈，看似糾纏不清，只要冷靜分析，不難捻到線頭，按步解拆，線的另一端，條條都清楚看見當權者幢幢身影。

梁振英以非常手段上台，合法性受到質疑，反對派窮追猛打，連有重大影響力的建制財團，至今仍未歸順，拒絕與其合作。梁振英及其團隊志大才疏，行政能力有限，不少叫得震天價響的政策，不是處處碰壁、寸步難移，就是仍然留在口號階

段，毫無寸進。特區的施政本來已經舉步維艱，內閣成員的私德和利益，更是糾葛難解，麥齊光、林奮強、張震遠……判刑的判刑，下台的下台，而利益衝突人盡皆見的陳茂波卻厚顏賴着不走，成為特區政府的負資產。

形勢惡劣，梁振英為了扭轉敗局，不惜藥石亂投，借助建制團體來增強氣勢。凡撐特區政府的，不管是黑社會愛字頭，暴力團體也好小丑組織也罷，不理好醜，不顧觀瞻，照單全收，以群眾暴力，為梁振英保駕護航，打擊反對力量。

梁振英高調介入林慧思事件，煽風撥火，鼓勵建制團體以不成比例的力量對付林慧思，除了藉此轉移社會要求陳茂波下台的視線，更以為可以鼓舞紀律部隊特別是警察的士氣，梁振英已沒有甚麼值得驕傲的資產，窮得只剩下警察了。

梁振英民望江河日下，沒有最低只有更低，稍為有點氣節，懂得珍惜羽毛的有識之士，都離得遠遠，避之唯恐不及，送上門的都是撈油水搵着數之輩，無論是水平學識道德表現都極為差劣，幫的都是倒忙。妖孽當道，群魔亂舞，隨時引火燒身，離窮途末路，還有多遠？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政治就是一種印象

議員豪遊法國，如果涉及只是建制派，相信一般香港人都不會感到絲毫奇怪，也沒有任何訝異，因為人同此心，這是豪華版的蛇齋餅糭，只是角色掉換，對象不同，建制議員藉派着數贏取順嫂順叔的選票，國泰也用相同方法，「賄賂」議員對公司利益的支持，因為身份不同，小恩小惠不會奏效，因此要更豪華，更大陣仗，只能說是見怪不怪而已。

但今次涉案的，竟然有民主派議員，而且不只一位，當中有從政日子甚長的資深政客，更有做過大黨主席，由全港幾十萬選票選出的超級議員，看到如此不堪的表現，我已經無話可說了。事件初起，聽到他們的公開辯解，其邏輯混亂，其強詞

奪理，其不知羞恥，其雙重標準，更加令人目瞪口呆。

他們有人說，這是接收新飛機的儀式，是公務，不算款待，也不是旅遊，過去都有這樣做，議員、學者、記者都有參加，一直都沒有問題。如果是公務，為何可以帶家眷同行？如果不是旅遊，為何又可以開遊古城文化遺產？有議員家屬早一天到法國血拼，有議員早一天到英國公幹，機票也由國泰全包，議員說，太太這樣做是因為「因利乘便」，天啊！搵着數搵到出面，毫不避嫌，找個更有說服力的理由可以嗎？索性不辯護了，擺出個無賴款，我係咁㗎啦，吹咩！

議員說今次行程，純粹接收飛機，既不涉及航空政策，也無利益輸送，如果真是這樣，為何行程中國泰要員又會談到廉航發牌和第三條跑道？議員又說立法會沒有實權決定這些政策，也不是發牌機構，沒有角色衝突。你當堂香港最大的航空公司和全體香港市民都是白癡嗎？廉航發牌和第三條跑道，當然不是由立法會說了算，但議員的取態和影響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花巨額金錢款待立法會議員，是政治游說政治公關的一種，目的是用軟性手法讓議員同情公司的立場，要反對也

不要那麼出力，吃人嘴軟拿人手軟，只是路人皆明白的顯淺道理。

輿論民情壓力大增，一直嘴硬的泛民議員開始退守，承認自己「敏感度不足」。政壇打滾幾十年，早已是老雀了，還一臉無辜的扮乳鴿，連聽的人都會感到面紅。更不可原諒的是，經過曾蔭權坐富豪遊艇私人飛機鬧得滿城風雨的教訓，黨內已訂出「不能接受過份的款待」的指引，「敏感度不足」這五個字，能解釋得了資深政客犯低級錯誤的原由嗎？

好了，黨內已經定性，豪遊法國接受款待確實不妥，當事人也捐出五萬給慈善機構作為抵償，應該算告一個段落了。太陽明天當然仍會從東方升起，問題是，政治就是一種印象，當泛民議員和建制政客同坐一班飛機，觥籌交錯言笑晏晏同貪便宜同搵着數，泛民的道德感召力量，早已消失殆盡，印象就是現實，泛民最大黨，還憑甚麼，繼續取得港人的支持？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槍桿子保政權

主管港澳政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德江，高規格接待紀律部隊訪京團，政府高層，連續開心了幾天。最高興的，當然是警務處長曾偉雄，曾處長坐在「主家席」，接近權力的亢奮還未完消退。張常委的講話，為滿腹冤屈的警隊鼓舞士氣，才是重點，支持梁振英政府施政，只是搭單陪襯。再加上警務處突然獲得公務員事務局頒發「最佳公眾形象」銀獎，公眾雖然震驚，無疑是經張常委高度肯定後，再度錦上添花，怪不得曾偉雄處長亢奮得語無倫次罵記者了。以槍桿子和筆桿子起家的中共，對專政機器和宣傳機器，有着毒品般依賴和春藥般着迷。張德江親自接見香港專政機關的頭頭，特別對政權穩定起着關鍵作用的警察，撫慰有加，針對香港當前的政治形勢，面授機宜：

- 香港無論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進行政改、推進民主，都要講法治，都需要有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這是廣大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 充分肯定香港紀律部隊在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安全、保障「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順利實施、維護香港法治和社會穩定、服務廣大香港市民等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

第一點擺明是衝着佔中而來，進行政改推動民主都要講法治穩定和諧，佔中違法，違法就會打擊是老調子了，沒有新意。至於第二點，維護香港治安、法治和秩序，是香港紀律部隊的職責，維護香港特區安全《基本法》順利實施，概括地說，也是他們負責的範圍，但把紀律部門的職責提升至「國家安全」的層次，卻是破天荒第一次，意義非比尋常。

香港警隊最難應付的，不是一般的治安問題，連黑社會都可以跟警方開秘密會議稱兄道弟，更可統戰變成國有資產的一部份，有組織罪行只是小菜一碟。在北京眼中，最棘手最難對付的是政治上的反對力量，遊行示威抗爭頻繁，更勾結外國勢力搞顏色革命企圖顛覆政府。這些都是對泛民口誅筆伐的彈藥，但只留在宣傳的層

次，口頭說說而已。張德江對紀律部隊的講話，清楚指出香港的反對派，尤其已有一呼百應之勢的佔領中環，已等同威脅國家安全和特區安全，強硬對付他們是香港警隊的職責。對反對派上綱上線亂扣帽子，已由宣傳層次，提升到政治局常委的指示了。

張德江領導港澳政策，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負責執行，而梁振英是特區之首，帶領包括警隊的特區班子。按照正常的權力架構，中央有甚麼重要指示，理應由張德江王光亞下達梁振英，再由特首吩咐警務處長。今次「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指示，由張德江直接向曾偉雄發出，中央的黨直接指揮香港的槍，槍桿子出政權，槍桿子也保政權，曾處長跳過局長司長和特首，突然躍升了幾個層次，底氣充足，怪不得如此飛揚跋扈，認為警隊得獎理所當然了。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日

移民？甘心嗎？

香港是否又掀起新一輪移民潮？即使沒有《華爾街日報》中文版二零一三年八月底的報道：「今年頭六個月，有近四千香港人移居海外，較去年增加百分之八」，我已察覺移民念頭，早已暗潮洶湧。美加澳紐可能仍是香港人移民的熱門，但愈來愈多人鍾情同文同種的台灣。五百萬新台幣一年移民監就可取得身份證，對不少香港人來說，有相當吸引力。香港人為何想移民？只要看看近年妖孽當道，群魔亂舞的政經形勢，不說自明，多費唇舌也是浪費時間。

一位專科醫生，行醫日子不短，已步入中年，應該是身家豐厚，不愁衣食，算是「上了岸」那類專業人士。有一回看完醫生，跟我談起時事。醫生一臉嚴肅，對香港的情況憂心忡忡，無論是對政治經濟、官員操守、人權法治、民主前景、中

央干預等，都感到極度暗淡，苦無出路，沒有甚麼前途可言。醫生坦言說：很不開心，很灰，很想移民，有小朋友的，應該及早送他們離開，不能讓下一代在這種毒害心靈的環境下成長。醫生語重心長對我說：「吳先生，人生苦短，如果有選擇的話，為何還要留在這裏，令自己不開心。」

行醫經年，口碑不錯，病人不計其數，如果醫生不問世事，只顧自己專業，不理外面如何天翻地覆，大可無憂無慮過其富足生活，然後退休歎世界。政治與我有甚麼關係？帝力於我何有哉？最適合這種有經濟能力的中產階級，即使真的忍受不下去，像我的一些朋友般，把耳朵眼睛都封起來，連新聞也可以不看，大隱隱於市又如何？

但「人生苦短」這四個字觸動了我。對呀！人生苦短，幾十年匆匆就過，何必被迫每天都對着如此不堪的人和事。我們都老了，早已百毒不侵，無所謂了，難為的是下一代。在這種扭曲的世界，謊言處處，歪理充斥，黑白不分，最難頂的是那些自命一線教授的所謂學者，對權貴拍馬逢迎，阿諛諂媚，中人欲嘔，看得多，人

都癲，孩子肯定會學壞，離開，眼不見為乾淨，不是上上之策嗎？

但是，醫生，你不也是像我一樣，會心有不甘嗎？正如陳惜姿在她的專欄所言，一班賊入屋打劫，搶走財物，打傷家人，還要把整間屋霸佔了，你為了避開這些蠻不講理，不知哪一天又會傷害你們家人的賊匪，算是怕了你，我們走了，整間屋都是你們的了，想怎樣就怎樣吧！但這間屋是我的，一磚一瓦都是我們親手建立的，對這間屋，我們都有深厚的感情，你憑甚麼霸佔了？

九七前不少香港人因前景不明，連根拔起移民他鄉，因為不適應或其他原因，又再一次連根拔起回流香港，事業受挫經濟損失家庭破碎，聽過多少令人唏噓的故事。再連根拔起，要再三折騰，把幾十年辛苦建立起來的事業，把對這土地的感情，雙手奉送給一班蠻不講理的賊匪，作為香港人，甘心嗎？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七日

淪落得只能造假

梁振英為了挽救民望，一連搞了三次社區論壇，最近的一次，沒有衝突，沒有申訴，沒有詰問，更沒有反對聲音，社區論壇在掌聲下順利落幕。梁特首更自吹自擂，這是「民主政治向前發展必經過程」。他又說，民主生活及決策程序「不能夠有躁動」，落區辦論壇與市民接觸，是民主生活的一部份。梁振英更說，社區論壇，一次比一次和諧，一場比一場秩序良好，是個「好開始」，日後論壇可「常態化」、「正常化」。

香港人對生活、對經濟、對樓價、對前景、對管治質素、對政治民主都怨氣沖天。梁振英的內閣成員一個比一個不堪，我不抱任何期望，但對公共行政瞭如指掌的學者局長張炳良，席上聽完看完整個過程，一個如此和諧的論壇，明顯造假，張

局長不可能不察覺有甚麼不對勁吧？

如何造假，其實也不需甚麼複雜的技術。座位有限，先到先得，建制團體要人有人要錢有錢，發動開着的長者和家庭婦女，預先兩晚到場輪籌拿入場券，即使沒有報道中六百元酬勞那麼多，只要蛇齋餅糭福袋禮品等小恩小惠，對基層長者來說，已經是很大推動力。於是，所有入場券都給建制團體一掃而空，只有女長毛成了漏網之魚。公公婆婆完成了任務，拿到報酬，建制人士得以入場，霸佔所有提問機會，一個歌功頌德和諧而秩序井然的所謂論壇，就這樣煉成了。

這種和諧操作，建制團體駕輕就熟，即使不是梁振英親自下令，但看到他沾沾自喜的神情，都顯示他不僅欣然接受，更是讚譽有加，而且溢於言表。梁振英的最後總結，早把「正合朕意」四個字寫在臉上。

和諧論壇不是甚麼新生事物，古已有之，於今尤烈，在中國大陸幾乎每天都在發生。高幹微服出巡，事先張揚，洗太平地，把閒雜人等禁錮調遷被旅行，把一切不確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溫家寶探訪大學飯堂，也給總理識破，問坐在旁邊與他閒話家常的學生：「你們都是學生會幹部吧！」

內地對造假習以為常，除了騙子，甚麼都是假的。問題是，梁振英和諧論壇假得如此離譜，做給甚麼人看呢？

香港市民？不會吧，你當全港市民都是文盲和白癡嗎？假到這種程度，已經引起反彈，用他自己的說法，已經「適得其反」。

北京的阿爺們？不要低估中南海官員的能量和消息，一個毫無反對聲音的和諧論壇，就代表梁振英得到市民支持，民望谷底反彈？有那麼簡單嗎？

用來欺騙輿論？不會那麼容易吧！和諧論壇的操作陸續曝光，梁振英已經成為被嘲笑的對象。

這種論壇，純粹是做給自己看、自己爽、自我感覺良好、自我催眠。是自欺，連欺人都做不到。

梁振英上場以來，政策連番觸礁，內閣七零八落，反映他的能力是如何不濟，湊合而成的班子都是烏合之眾。今天，連面對真正民意的丁點勇氣都沒有，除了語言偽術，梁特首還擅長些甚麼？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中央豈止一個「心魔」

傳媒生涯，訪問曾鈺成不只一次。

讀數學出身，思想縝密邏輯嚴謹，能辯善道言詞動聽，是一位很好的談話對手，講的不少都是真心話。但前提是，如果他不用遵守鐵的紀律，做回自己，做回一個普通人的時候。

曾鈺成與傳媒茶叙，談特首普選：「如果有些香港的人物，過往中央覺得合作不到的、他們不能夠接受的，萬一真的選到做行政長官，局面會怎樣呢？他們不任命的話，在香港會有何反響；他們如果任命了，做了那個位，會不會造成一個中央真的很不願意見到的局面呢？」

曾鈺成自問自答：只要解開「心魔」，即中央接受不任意排除某些人參選，普

選就「海闊天空」，毋須爭拗公民提名。政改問題，只是中央的「一念之間」。

曾鈺成又說：「正路來講，如果誰有意做行政長官，就打場真真正正的普選戰，是讓市民認識到：『嗱，呢個就真係最合適的人選』。我就不是很明白那些守甚麼門，我認為普選就即是普選。」

正路來講，曾鈺成的說法很有道理，都是正常人的邏輯：普選就是普選，還需守甚麼門？解除了「心魔」，當然會海闊天空。政改問題，在於中央「一念之間」，「一念天堂，一念地獄」，跟「阿媽係女人」一樣，都是路人皆知普通常識。

香港政改問題所以難搞，所以秀才遇着兵，所以糾纏不清，正正因為當權者的想法，往往極不正路。捨正路而弗由，是他們的「心魔」實在太多了：例如「英美說三道四，政改就要企硬」，極像巴甫洛夫的狗那種條件反射。又例如「有人勾結外國勢力」、「英國特務遍佈特區政府要害部門」，典型的被迫害妄想症。例如「有人藉着特首選舉用選票來奪權」，如果不用選票，難道用槍炮嗎？更例如「永遠要由愛國愛港的人執政」，直到永遠，阿門。這種匪夷所思，異於常人的思考方

法，充斥着京官、傳話人和左派報章評論員之口，看得令人眼花撩亂，血壓升高。

對於選舉，北京的當權者有一個更大的「心魔」，就是在投票前，就要預知選舉結果。黨和國家的重要職位，用的就是等額選舉。即使區區一個地方人大，又或偏遠落後的村長書記，都要確保當權者屬意的人鐵定當選，軟硬兼施勸退競逐者有之，栽贓誣陷將對手收監有之，又或粗暴宣佈選舉無效有之，無所不用其極都要保證預知的選舉結果。幾十年來確保政權穩定，「行之有效」的方法，早已造成中國共產黨式的「路徑依賴」，這種習慣的思維模式，自然就會應用在香港。

當權者更害怕的，就是所謂輻射論。香港如果實行不受中央操控真普選，民主要求就會輻射全國，就可能出現難以收拾的局面。曾鈺成對國情的了解，比一般香港人更廣更深。

「只要中央解除『心魔』，就會海闊天空」，只是主觀良好願望，客觀效果，是用來麻醉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意志。

二〇一三年十月一日

一試便知龍與鳳

特首梁振英自詡善長「內交」，效果如何，各位看官自己結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梁振英及其團隊，碰到「外交」問題，無論是判斷、技巧、應變、能力，全部一塌糊塗，被對手耍了一回又一回，莫說還擊，最基本招架能力也欠奉，令北京政府，在一眾大國面前，顏面盡失。

眾所周知，如果不是北京出手，在亞太經合會議上，梁振英絕無機會與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舉行會談。換句話說，與菲總統會面商談解決馬尼拉人質事件，是北京交給梁振英的任務。梁振英就「放下」（put behind）的報道顯得如此緊張，不是因為香港市民和輿論強烈反應，而是因為搞砸了北京阿爺們交付給他的任務，

後果是吃不完兜着走。

即使不存在「放下」這個爭議，在外交禮節上，梁振英也是失禮失儀，相當丟架，北京早已「眼火爆」了。梁振英在記者會上解釋，因為只有一次機會，知道座位安排不妥，也不離去，不想放棄與菲律賓總統會談的機會。但我認為，這只是梁振英事後「補鑊」的掩飾之詞，他和他的團隊，極有可能對這種不合國際禮節的安排懵然不知，直至電視播出畫面，成為國際笑話，才驚覺中伏。外交最講面子，最重視程序，北京深諳此道，更玩得出神入化。菲律賓總統公然矮化耍弄香港，打狗給主人看，對象是背後的北京，此役令中南海諸公大失面子。一試便知龍與鳳，梁振英有多少斤兩，北京看在眼裏，心知肚明。

兩方會談，說了甚麼，達成甚麼共識，不能沒有任何紀錄。眼見對方有備而來，既錄影又錄音，為了保障自己，不能不作相應措施。就算跟對方達成不公開會談內容的協議，當對方單方面公開影片，等於協議撕毀，我方可以毫無保留地公開內容。

馬尼拉媒體「放下」的報道出街以後，梁振英政府先後作出三次澄清，兩篇新

聞稿再加特首辦主任的電台訪問，整整大半天，內容含糊，閃爍其詞，始終無法把問題說清楚。所謂有圖有片有錄音有真相，既然對方公開內容陷你於不義，為何不把我方的紀錄也公開，以表清白。

但梁振英始終沒有將內容公開，有理由相信，他們根本沒有錄音錄影在手，只能在記者會上詞窮理屈地空口講白話，講了半天，香港人還是半信半疑，輿論也是一片質疑之聲，但梁振英卻拿不出半點辦法，只能被動等待，直至菲律賓政府作出含糊其詞的所謂澄清，梁振英政府就像執到寶般歡欣雀躍，發表聲明說證明菲律賓傳媒真的是「斷章取義」。如果梁振英政府有真證實據在手，主動提早澄清，不是有力得多嗎？如果不是北京的命令，梁振英及其團隊想都沒有想過，要為人質事件的家屬和受害人，向阿基諾三世交涉，討回公道。梁振英此役表現得如此窩囊，因為他不是香港人的特首，而是聽命於北京的奴才。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大官・大忌・大口

我個人不認識馮煒光，沒有私人交往，記憶中連一次面對面交談都沒有，接觸只限兩三次電台節目訪問。說句由衷之言，我打從心底希望他做得成新聞統籌專員，理由很自私，作為「唯恐天下不亂」的電台節目主持人兼時事評論員，這類人入了政府，佔着一個如此關鍵的位置，肯定天下大亂，笑話成籮。「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這只是當權者的角度。馮先生在梁班子中負責操弄新聞發放，作為新聞人，不愁「冇嘢寫」，不怕「冇嘢鬧」，大家要有心理準備，膠事肯定愈來愈多，更是沒有最膠只有更膠。

全世界官場都有一個大忌，叫「見光死」，千方百計希望擠入官場，要悶聲發

大財，求職保密，密密實實，更是職場常識。當年周融恨做廣播處長，高調站起來控訴別人歧視，最後滑鐵盧收場，成為官場上佳的教材。今天，馮煒光又幾乎百分百犯上同樣的錯誤，我擔心的是，雖然衷心祝願馮先生入到官場成功向上爬，但恐怕最後也會好夢成空。

官場耳語，馮煒光新聞統籌專員的官職，已到最後階段，成事也只有一步之遙。消息在官場流傳，引起極大恐慌。有人發功把消息洩露，目的是引發輿論譁然，做成「見光死」效應，希望成功把噩夢消除。求官的消息為何曝光，是致命還是有利，馮煒光作為公關老手，應該心知肚明。

馮先生雖然闖了「三個字，不予置評」的笑話，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繼續「不予置評」下去，低調低調再低調，直至聘書到手。但有些人就是未做官臉先闊，死性不改，忍不住要盡顯自己的公關傳訊才華，先老鼠跌落天秤說自己適合做新聞統籌專員，然後更自比白宮發言人，再評論將如何選擇性發放訊息。

所謂「唔識俾佢嚇死，識就俾佢笑死」。親耳聽見馮先生對新聞統籌專員、對白宮發言人工作的理解，再口沒遮攔大談如何選擇性發放訊息，我真的被嚇了一

跳，口中的飯也差點噴了出來。如果我是考官，這樣的水平，未說完已經叮走他。好心的話會作溫馨提示：馮先生，你犯了公關傳訊最不可原諒的天大錯誤——大口。

梁振英上台超過一年，特區政府禮崩樂壞，規矩已被破壞得八八九九。從另一角度來看，即使犯了官場見光即死的潛規則，即使馮先生表現出來的水平爛到如斯程度，但梁振英政府取錄他作為新聞統籌專員的機會仍然很高，原因很簡單，馮煒光由民主黨人變身為梁粉的過程，報章表忠心的求職擦鞋文章夠「核突」，更身體力行上街遊行站台撐國教，已成功轉營，為建制中人接受。梁振英的用人標準，是不怕樣衰，最緊要打得，梁營中更「樣衰」的早已大有人在，好鬥成性更符合梁振英的性格。

首長級第四級（D4），只有約十八萬月薪，對開公關公司賺大錢的馮煒光可能是小菜一碟，對恨做官恨到發燒的馮先生來說，權力和官威才是關鍵。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自甘墮落　自動獻身

西環治港，一直是公開的秘密。梁振英當選，馬上到西環謝票，一眾主任副主任，更送梁振英到門口，給傳媒拍照，用意彰彰明甚，為的是讓香港人習以為常，特區政府與中央西環共治香港，已經是不可能改變的事實，一件污，兩件穢，做得多，就慣了。

儘管傳言滿天，由區議會選舉到立法會選舉到特首選舉，由特區政府政策到立法會重大議案的投票取向，西環的手伸得愈來愈長，是實權的幕後總指揮，是化黑為白的權威力量。但所謂寧給人知莫予人見，所有操作都在暗室中進行，人家問到，無論是當事人或是操盤者，都會一概否認，或是支支吾吾，不會明確表態，更不會有任何人，無論是本地極左派還是建制中人，都不敢公開證實，這張「一國兩

制」死亡證早已存在。

免費電視發牌一役，把一切遊戲規則都改變了，也正式宣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早已屍骨無存。兩名建制立法會議員，公開透露中聯辦官員向他們游說，不知是否還有威逼利誘，要他們在特權法投票中轉軚支持政府，其中一位秉持公義良知投了贊成票，另一位突然轉身改投反對票，還詞窮理屈大剌剌的公開辯解，中人欲嘔，醜態畢露，要批評的很多人都說過了，再說只是浪費時間。

親中報章那位評論員的極左言論，早已不是第一遭，此君是幾份左報兼《亞洲週刊》專欄作家，他的文章，是我年前停止訂閱《亞洲週刊》的最大理由。

「中聯辦出手捍衛行政主導體制天經地義」、「對那些反中亂港的賤骨頭就要強硬、強硬、再強硬！」其言詞之狠辣橫蠻，粗暴露骨，極有他的同宗文革時期清華大學造反派紅衛兵蒯大富的氣味。

極左評論員霸氣熏天的言論，宣佈中聯辦正式出櫃，西環治港天經地義，該出手時就出手。西環本來由幕後操盤到露出身影走到台前，我不知道是否原定劇本

的一部份，但除了要對港人散發一種極左的紅色恐怖氣氛，看不出還有甚麼其他效果。

中聯辦出櫃，與特區政府聯手治港，對梁振英來說，本來是椿極為羞家的事，等於正式宣佈梁氏不濟，連建制議員也駕馭不了，大權旁落，被貶為太監兒皇帝。兩位港英政務官出身，現貴為行政會議內閣成員，不知是因為嗅覺敏銳，還是一沉百踩，竟然爭相為西環治港保駕護航。羅范椒芬說：立法會議員希望以權力及特權法衝擊行會保密制，這涉及到憲制問題，中聯辦有責任去維護《基本法》及「一國兩制」。葉劉淑儀說：議案衝擊港府「最高原則」、影響威信，中聯辦出手無可厚非，問題源頭是港府弱勢，力量不足。

如果讀者不明白「自動獻身」和「自甘墮落」的準確意義，看看這兩位權貴的表演就知道了。正如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說：「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無法不佩服英國人的預見能力。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學佛而不明「捨得」

一個好制度，因為有監察與制衡，壞人不會壞到哪裏去，一個壞制度，會使好人都變成壞人。我相信林煥光不一定是壞人，但在梁振英政府這種壞制度下，顯然是做壞了，壞了他的頭腦，壞了他的判斷力，也壞了他知所進退的決斷本領。

林煥光做董建華的大內總管的時候，時為二零零五年，因為被傳媒揭發婚外情，果斷提出呈辭，發表了一封只有九十六字的公開信，向行政長官和同事們表達他的歉意和謝意，雖不算全身而退，但總算乾淨利落。蟄伏多時，復出任奧運馬術行政總裁，再出任平機會主席，不只在平等機會範疇表現進取，更月旦時政，令人眼前一亮。

如果林煥光能延任平機會主席直至退休，作為一位為香港服務超過三十年的資深政務官，可謂功德圓滿，可以為自己留下好名聲，為香港市民留下好形象。但學佛的林煥光卻偏偏逃不出凡塵俗世的虛名實利，好好一個平機會主席半途不幹，卻加入梁振英的行政會議，更出任召集人，落得今天處於夾縫之中，裏外不是人的下場。

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拒絕向港視發出免費電視牌照，無論從理據、程序、結論、解說、決策透明度和回應民意方面，一開始就錯，更是錯到今天。作為梁振英的內閣顧問，即使對過程和決定持強烈異議，在集體負責的大原則下，包括林煥光在內的行政會議成員，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就一撐到底，用盡任何強辭奪理肉酸核突的方法為決策辯護，要麼就毅然辭職，與梁振英劃清界線，以示道不同，拒絕同流合污。

但這位在香港官場沉浮了三十多年的林召集人，卻捨正路而弗由，置政治倫理於不顧，先透露行會成員只是顧問，暗示拒絕發牌由梁振英拍板。然後拋出茶餐廳論，由法庭處理合適論，為政策辯護，表面上盡行會成員之職。繼而又提出要梁振

英「深切檢討」，引來建制強烈反彈，又改口說不是針對梁振英本人，而是整個決策過程。

做了三十年政府官員，一向眉精眼企，看透官場的林煥光，為何在梁振英內閣裏，會表現得如此反常？如此進退失據？簡單八個字已解釋得了：戀棧權位，保持清譽。行會召集人的俸祿，未必比得上平機會主席，但名譽和權力卻大得多，這是林煥光捨不得的原因。但如果要盡職做梁振英的行會召集人，要通曉語言偽術，要把黑說成白，要為倒行逆施的決策保駕護航，林煥光是一個對自己的清譽極度重視的人，要自毀形象來維護這個爛政府，又心有不甘。最後落得個豬八戒照鏡，進又不是退又不得的境地。

如果真的要做婊子，就豁出去吧，看你的同僚，早已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得如斯自得其樂，享受其中。但做婊子的同時，又要立貞節牌坊，常識告訴我們，兩者是不能兼得的，硬要的話，將會非常痛苦。學佛的林煥光，應該明白「捨得」這個顯淺的道理。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丟掉中央賜予真普選的幻想吧

京官李飛，以欽差大臣的姿態，匆匆訪港三天，拋下了「愛國愛港」、「機構提名」、「集體意志」幾個關鍵詞，就離港回京。民主派和建制派政客，權威法律學者和評論員，對「聖旨」爭相解讀，你一句公民提名還沒有被否定，我一句公民提名不符《基本法》，爭得面紅耳赤，除了眾聲喧嘩，對了解當前形勢，沒有多大幫助。

李飛來港宣旨，問題不在特首要「愛國愛港」，已老掉牙了，搬出鄧小平的權威來壓陣，目的是要震懾持異議者，要他們收口。關鍵是，甚麼機制才能保證當選的特首一定會「愛國愛港」。

《基本法》沒有「愛國愛港」、「機構提名」、「集體意志」等字詞，但必須明白，如何解釋，不是因為條文如何寫，而是黨官如何解，尚方寶劍，叫做「立法原意」。黨官說這些早已蘊含在《基本法》的條文中，大部份港人，無論你語文和法律造詣有多深，打橫打直，都無法看得出來，只怪自己水平不夠。

李飛說，提名委員會與選舉委員會有所分別，不是個別提名而是機構提名，更要體現集體意志。港人都聽得懵了，其實一點都不難明白，機構提名的意思，就是放棄了前幾屆選委會，只要爭取八分之一委員提名（上屆是一百五十人），就可以成為特首候選人的辦法，而是要用提名委員會整體來體現。

意思是甚麼呢？幾年前，一些極左紅人早已提出他們的方案，即使通過了候選人的提名人數門檻還不夠，還要提委會整體投票，過半數通過，才可正式成為特首候選人。有人提出更辣的方案，提委會的四個板塊，包括工商金融、專業界別、基層勞工、政界人士，都要分別投票，每組要過半才通過成為候選人。議員提出的議案在立法會分組點票，要通過已難若登天，要提委會四個界別分組點票都得到通

過，肯定比駱駝穿過針孔還要難。

提委會委員超過一半通過也好，四個板塊分別過半通過也罷，就是李飛口中所謂的機構提名，投票通過特首候選人，才能體現提委會的集體意志。這個辦法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重兵嚴守，保證候選人個個愛國愛港，才可放他／她出閘，參加一人一票的特首選舉。

如果二零一七年的提名委員會，由個別委員提名變為機構提名，由委員的個人意志變為集體意志，前幾屆特首選舉，梁家傑、何俊仁在特首選舉論壇同場辯論的場面，將成絕響。能夠通過提委會集體意志的候選人，同質性非常高，他們只能是梁振英、陳振英和何振英。

泛民裏的溫和一翼，為了中央放心，明示暗示公民提名無可無不可，退縮到只要泛民能夠入閘參加競逐就可以了。可悲的是，即使自殘自閹也無法改變中央安全系數要超標，保證參選和當選都要愛國愛港的考慮，真的是枉費心機，也枉作小人。丟掉中央賜予真普選的幻想吧！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梁振英上台不夠十八個月，接連有五位政治任命官員，以各種各樣的原因相繼離任。最新的是以個人理由呈辭的梁鳳儀，她由曾蔭權政府過渡而來，是最資深的副局長之一。還有聲稱要照顧子女，但辭職後很快找到新工作的政治助理莫宜端。林鄭司長的得力助手，因為要照顧媽媽而辭職的張秀麗。發展局長陳茂波的政治助理何建宗，因為沒有申報土地利益而鞠躬下台，相比他老闆的厚顏賴皮，顯得爽快決斷。早前因房津醜聞被檢控定罪的局長麥齊光。再加上以身體不適為理由呈辭的新聞統籌專員鄧惠鈞、辣招前賣樓的行會成員林奮強、醜聞和債務纏身的張震遠，短短年半時間，梁班子已有八人離開工作崗位。

媒體形容梁班子八人跳船離職，並不完全準確，麥齊光因為刑責而離任，林奮強和張震遠因為醜聞而下台，都是被迫而不是主動跳船。至於何建宗漏報家族土地利益，事件性質比老闆陳茂波輕得多，但選擇離開梁班子，有眼見勢色不對，乘機脫身的機靈。其餘五位，給出的理由都有點奇怪，亦沒有多大說服力，說他們是跳船，除了梁振英會死撐之外，相信沒有人會有多大異議。

無論是行會成員也好，問責官員也罷，被任命或應聘的時候，都深思熟慮，早知道政治工作的艱困，合約年期也與梁振英政府的任期相同，自己的生涯規劃，也理所當然將任期考慮在內。梁振英只做了十八個月，還未到任期的一半，就有八人以各種理由離開，予人有大難臨頭，雞飛狗走的感覺。

這批政治任命的問責官員，有些是減薪入職，希望為香港做點有意義的事，有些是滿腔熱誠，希望為社會貢獻一己專長。今天，只做了短短十八個月，就不約而同選擇與昨天的決定說再見。要離開政府，不是一時衝動，當然不是說出的表面理由那麼簡單。聞說不少高官，包括政治任命的官員和公務員，對梁振英的決策水平和行事作風，感到愈來愈不以為然，甚至搖頭嘆息。國教科一役，要搞到民情洶湧

才懂得稍為退讓，你可以說因為主事官員是個庸才，把事情搞砸，但拒絕發牌給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竟然搬出「不希望割喉式競爭」來做藉口，一些高官慨嘆，這種由政府指定贏家的做法，完全違反香港一貫自由競爭的核心價值。再加上一而再再而三京官和西環赤裸裸干預，不少官員都做到意興闌珊，不想同流合污，要與這些不得人心違反公義的政策劃清界線，甚至有恥與為伍的感覺，有識之士，都萌生跳船的念頭。

上任年半就有八個班子成員相繼離任，稍為清醒的管治者都認為事情嚴重，但梁振英仍然自我感覺良好，他說：現在問責班子人數最多最齊，社會上有很多有能力、有志服務社會的人，都願意加入政府。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此顯淺的中國傳統智慧，梁振英除了詐傻扮懵，他還能做甚麼？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外表威嚴　內心怯懦　謂之色厲內荏

二零零三年，大隻佬影星阿諾舒華辛力加競逐加州州長，出席集會穿過群眾走向講台，突然有人向他投擲雞蛋，黃色蛋液，正中他的白色西裝，隨從邊行邊抹替他清理，他把西裝脫下，走上講台，反對者幾次打斷他的發言，但阿諾仍然神態自若，繼續演說。

事後，有記者問被雞蛋擲中的感受，阿諾幽默回應：「呢條友仲欠我塊煙肉！(This guy owes me bacon now !)」接下來，阿諾說的，是西方政治人物耳熟能詳的一番說話：這些人在集會中喊出他們的意見，也是表達自由的一部份……我愛我的國家，就要愛其整體……人人可以發表意見，言論自由，是民主的一部份……

沒有一句譴責擲雞蛋的「暴民」，語氣上也看不出有一絲一毫的憤怒。西方政客有這種經歷的很多，司空見慣。克林頓也曾經被雞蛋擲中，回應說力度不算很大。小布殊在伊拉克給記者擲鞋，快速閃避的敏捷身手，人們印象猶深。但從沒有見過阿諾、克林頓、小布殊……像梁振英一樣，繃緊着臉，疾言厲色：「在會場搗亂，變本加厲，強烈譴責使用暴力的人，襲擊是違法行為，一定要依法追究。」

西方政客對這突如其來的「暴力襲擊」，不恐懼，不痛恨嗎？他們也是怕得要死，也是恨之入骨。但西方的民主傳統，是讓他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包括容忍在政客演說時有人大叫大嚷。西方的法治傳統，總統也好州長市長也好，不會直接指揮執法和司法部門，有人擲雞蛋番茄泄憤，即使真的犯了法，不是甚麼殺人放火的嚴重罪行，留待執法和司法部門獨立處理，講證據講法律講程序，不容行政機構首長指手劃腳。做戲也好真心也好，也會顯露政治人物包容的量度，絕不會講出甚麼「強烈譴責」、「依法追究」這種失格失言的說話來。

今次中蛋的受害人是財政司長，曾俊華在美國接受教育，在文化上可說是半個鬼佬，對這些表達行徑見怪不怪。「醫生都叫我唔好食咁多蛋，好在今日無着套靚

西裝嚟，或者有少少預知呢件事」，笑笑口沒有絲毫動氣，更話中有話，表現出西方政治人物慣常和應有的風度，但簡單的一句說話，就把梁振英大大的比了下去。更難看的是，當梁振英煞有介事要「強烈譴責」、「依法追究」的時候，記者再問站在旁邊一直笑容滿面的受害者，曾俊華正想開口，梁振英馬上阻止：「我唔認為曾司長喺呢個時候應該講個人感受（記者：剛才在台上已講了），因為警方係會跟進……！」

為甚麼梁振英急不及待阻止曾俊華再發言，原因太簡單了，因為高下立見，曾司長在台上的幽默回應，已對這位梁特首的風度作了天壤之別的比較，還會容許再來一次嗎？

色厲內荏，是孔子描述春秋末期掌權者的心理：外表道貌岸然，威嚴異常，內心則怯懦無比，脆弱至極。用來形容今天梁振英的表現，最恰當不過。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路姆西•一地火水•汽油彈

我不知道梁振英身邊的智囊，有沒有好好總結突然出現的路姆西現象？對於這隻一丟成名的路姆西，是否如一些有潔癖的家長一樣，認為粗口諧音不堪入耳而嗤之以鼻，趕忙掩着孩子的耳朵。又或如本地左報破口大罵，把拿着路姆西拍照的幾位反對派政治人物抄埋一碟，視之為倒梁大陰謀，上綱上線進行文革式大批判。梁振英政府，就像這些對粗口怕得要命的潔癖家長，和動輒高舉紅旗的本地左報一樣，完全忽略了路姆西現象的本質，對香港社會到處都是火藥桶，身陷危機而懵然不知。

年前大陸出現的草泥馬，港人大概都不會陌生。草泥馬是國罵的諧音，與路姆

西同質同源。草泥馬在內地網絡爆紅，高踞搜尋關鍵詞的榜首，還衍生了啜核到肉的草泥馬之歌，網上熱播，歷久不衰。

草泥馬和路姆西為何相繼在極短時間內掀起旋風，源於市民對政治和社會的絕望。中國大陸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人民對社會不公的怨憤，無法通過有效渠道得以消弭，結社集會抗議示威又遭到無情打壓，只能通過國罵諧音，「臥槽的草泥馬戈壁」，唱首歌來痛罵當權者，這種相對安全的方法來發泄，以平衡壓抑和鬱悶的情緒。

香港的政治社會體制和媒體環境，相對大陸，本來開放自由得多。議會有民意代表，電台又有烽煙可以表達意見，幾乎每項重大政策都會諮詢民意。如果這些政治渠道都暢通無阻，港人就不需要用諧音粗口來發泄情緒。路姆西一丟成名，迅即竄紅，反映本來行之有效的途徑，已經完全失效或正在失效。

議會問政水平愈來愈垃圾，烽煙主持淪為交通燈，稍有稜角都被河蟹，所謂落區諮詢只是地區社團花錢霸位歌功頌德的自 high 遊戲。更嚴重的是，梁振英上台以來，視民意如浮雲，示威抗議也好，烽煙節目也好，民意代表反映意見也好，

如果不合朕意，都統統視為反對派搞局，阻礙政府施政，甚至是反梁奪權的國際陰謀。把政策失誤的責任拚命往外推，不是政府出了甚麼問題，出現今天寸步難行的局面，是敵人想搞死我。

這種把自己想像為受害者的心態，反對聲音全部聽不入耳，更是極度仇視，梁振英變成毛主席的忠實信徒，敵人贊成的我就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就贊成。馮煒光獲聘新聞統籌專員，就是一個人人等着看笑話的典型例子。

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掟汽油彈的言論，受到左派輿論鋪天蓋地狂轟，黃辯稱只是「溫馨提示」，對着林鄭司長青筋暴現，「溫馨」完全談不上了，「提示」的意義卻很清楚，與公民黨梁家傑民怨沸騰「一地火水」較為斯文的說法，異曲同工。無奈特區官員領悟力極低，逆耳忠言，視之為威嚇，已到無可藥救的地步。

港人和強國人民，都要靠粗口諧音來發泄怨憤，顯示香港和內地已經看齊，人心已經回歸，香港已變為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梁馮天作之合

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新官上任，因不熟習環境，梁振英述職，只帶即將離任和候任新聞署長上京，馮專員留在香港，以了解政府總部的東南西北。馮專員磨拳擦掌，希望為特區政府幹一番大事，在重要關頭只能留港學習官場運作，暫時無所作為，實屬可惜。

月前，傳出馮氏有機會獲聘新聞統籌專員，輿論譁然，負面評論接踵而至，三個字：「不予置評」，更成為揶揄嘲諷網上瘋傳的潮語。

作為毛主席忠實信徒的梁振英，以「敵人贊成我就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就贊成」作為人生哲學，偏不信邪，在一片等着看笑話的反對聲中，馮煒光雀屏中選，報國有門。

報紙吹風專欄稱，馮專員所以得到梁振英青睞，完全是因為「敢言」，在不少問題上，都敢於表達意見。在甚麼問題哪個場合敢言，吹風專欄卻語焉不詳。恕我記性不佳，記不起馮專員說過甚麼敢言的真知灼見，但接受訪問倚着靚車炫富，在台灣攬露臂性感女郎拍照，卻令人印象深刻，至今難忘。

梁振英落區諮詢，發生擲雞蛋和丟路姆西事件，被誤中副車的曾司長談笑風生，幽默回應，輿論擊節讚好，更把梁振英聲言追究，阻止曾俊華回應的惡形惡狀，大大的比了下去。

馮專員那時候還未正式上班，但對於特區政府這個突如其來的形象危機，不知專員有沒有捱義氣幫手拆解。梁特首後來提早送路姆西給女兒過聖誕，擺 pose 拍與狼共桌，實行幽自己一默，坊間傳聞，就是馮專員的嘔心之作。究竟是真是假，無法證實。但梁振英的補鑊方式，如果真如坊間所言，是馮先生出的謀獻的策，他有多少危機處理的真功夫，路人皆見，更是低手露餡，笑話成籮，納稅人每年付出百萬薪酬，算是白花了。

電腦屏幕沒開、滑鼠倒轉、看三個月前新西蘭舊聞、拿着筆在記事簿做筆記、

聖誕禮物路姆西放在桌上拍照，全部都是粗製濫造、情節犯駁、蝦碌穿崩、不堪入目。最關鍵的問題是，這張照片想傳達的訊息是甚麼呢？

梁振英懂得自嘲，與曾俊華一樣幽默？丟路姆西狼公仔，反對派分明針對梁振英的粗言鄙語都能接受，夠寬宏大量？梁振英別號狼振英，不但與狼共桌，更是狼狼共桌也毫無忌諱，夠包容了吧？這些訊息能傳達嗎？這種效果能達到嗎？

所謂弗洛伊德式說漏了嘴，衝口而出的說話或行為，是本能反應，那才是真話，反映最真實的一面，事後澄清補鑊根本沒有多大意義，只是政治化妝，改變不了多少人的第一印象。惡形惡狀追究到底，變成幽默風趣的與狼共桌，這個轉身太突然太做作，看不出多少真心實意，與其如此，不如不提不做，讓事情慢慢淡化，才是最佳辦法。但以梁振英與民意對着幹的性格，與狼共桌也是反擊的一種，因此才炮製出這張生硬的照片來。

梁振英的睚眥必報與馮煒光的敢言作風，是天作之合，大家買定花生睇好戲！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譚惠珠的口

梁振英上京述職，見過港澳工作政策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從人民大會堂出來，腳步浮浮，險摔一跤。張德江對梁振英說了甚麼話？下了甚麼指令，使梁振英心不在焉？會面事前沒有公佈，事後沒有交代，記者偶然撞破，公眾才得以知悉。神秘內容外人當然無法得知，不過後來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對記者的一番說話，可窺見箇中端倪。

王主任挽着一袋雞蛋，聽說剛從街市買餸回家，在京城偶遇，站在街頭詳盡回答了香港記者的提問：公民提名、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等等，幾乎有問必答，但同樣是一句：「很清楚了」，愈說愈不清楚。

但「述職規範化」，王主任作了清晰而詳盡的回答：「我們更加進一步明確就是說，這些匯報的內容應該是包括哪些方面，過去可能更多是講一年做了哪些成績，現在我們要求特首要找到不足，這一年工作有甚麼不足，也包括新一年裏有哪些新的規劃、新的事情要做。」

當年，胡錦濤當着一眾港官的面，要董建華「查找不足」，不足幾個月，董伯伯就腳痛下台。今天，王光亞又當着一眾香港記者的面，叫梁振英不要只講成績，還要「找到不足」。「不足」兩字，如同毒咒。記者要求梁特首回應，重複問了幾回，梁振英還是語無倫次，答非所問，如同差錯腳一樣，顯得慌了。

自由黨主席田北俊說「梁粉營」愈來愈細，此話一點不假。京官要梁振英「找到不足」，沒有人出來為他解畫，戰友和朋友皆少的梁振英，幾乎要孤軍作戰。我不知道在港英時代紅極一時，現在貴為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譚惠珠，算不算是梁振英的戰友。但是，譚惠珠挺身為梁振英的「不足」護航，但卻愈說愈糊塗，愈描愈黑，使人想起一句老話：有這樣的戰友，還需要敵人嗎？

譚惠珠是這樣說的：王光亞的說法未必是針對特首梁振英。梁振英正在努力

「鏟去」香港一些「老大難」的問題，以前常有人批評「官商勾結」，現在梁振英幫大家「找地找屋」，「可能得罪了一些大財團」，部份人卻「找另一些東西來罵」。此說法引起了部份地產財團的強烈反彈，譚惠珠又改口說不是這個意思，叫財團不要對號入座。後來更主動致電新地郭炳江澄清，又再三改口，說「攆住」梁振英的不是財團，而是立法會議員。

我不知道譚惠珠與梁營是否沾得上邊，梁上任一年多，分封諸侯論功行賞至今仍沒有譚委員的份。但譚惠珠的思路和回應批評的邏輯，我敢說，完全代表了梁營的一貫想法：任何問題都不是我的錯，而是有人想害我，我是受害者！

例如傳媒批評政府啦，名嘴妨礙政府施政啦，港英餘孽潛伏特區政府搞破壞啦，反對派勾結英美勢力搞港獨顏色革命啦……今天，又借譚惠珠的口，把梁振英施政的種種錯誤，歸咎「找地起屋得罪大財團」，再來是議員「攆住梁振英施政」，總之任何問題都責不在我，而在敵方。譚女士飛身為梁振英保駕護航，相信論功行賞之期不遠了。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政改原地踏步有甚麼可怕？

政改諮詢，主事官員、建制派議員或學者、主流民主派，主張和建議雖有分歧，但相當有共識的，就是二零一七年政改不能「原地踏步」。有說「原地踏步會很可惜」，有說「原地踏步香港將不能管治」，更警告說「如果二零一七年特首選舉原地踏步，直到二零四七也不會有任何改變」。政改原地踏步，有這樣可怕嗎？

原地踏步差不多世界末日的論調，二零一零年出現過了。為了不「原地踏步」，民主黨要員和普選聯成員進入中聯辦密談，與派港京官達成了協議，特區政府接旨，修改諮詢方案，民主黨支持，方案得到超過三分之二議員贊成通過。民主派撕裂至今，元氣大傷。

密談的最大「成果」，是立法會多了五名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產生的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員，千辛萬苦忍辱負重使政制不用「原地踏步」了，對香港管治對民主決策帶來任何好處嗎？一丁點都沒有。分組點票，最重要的議案依舊被否決。擁有幾十萬票的功能組別超級立法會議員，有足夠民意支持了，政制格局未改，依舊發揮不了甚麼作用。請這些超級議員撫心自問，你們的民意授權比得票只有六八九的梁振英大上幾百倍，但當選後，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嗎？「退縮」、「無能」和「鵪鶉」的表現，與得幾萬票的分區直選議員有何分別？超級議席的最大作用，就是使功能組別合理化合法化，只要擴大「民主成份」，功能組別就可千秋萬代，永遠存在。

三年多後，政改論述，無論是官員建制派還是民主派，不也是原地踏步，既無新意也無寸進。例如「不要叫價太高」、「務實點，有多少就袋多少」、「太理想的方案中央不會接受」、「只有民主派能入閘，有競爭，就可以了」、「如果不妥協，政制就會原地踏步」……這些說法，跟三年前有任何分別嗎？

《基本法》條文，人大常委決議，喬曉陽講話，本來已把政改箝制得幾乎動彈

不得了，再加上李飛早前來港宣旨，再三強調甚麼「愛國愛港」、「機構提名」、「集體意志」，提名委員會四大板塊「八九不離十」，稍有理智的人，都明白中央已把政方案牢牢圍得像鐵桶一樣，各大民主派政黨包括佔中三子，如果還對這個關在鳥籠鐵桶中的政改心存幻想，才是根本的脫離現實。

如果特首選舉要經過甚麼四大板塊的提名委員會篩選，才能提名成為正式候選人，那寧願原地踏步算了，因為這種假普選，比立法會超級議席的欺騙性大得多。候選人經過篩選，再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特首，得票過百萬，表面看來很夠認受性，但實質是把最受民意支持的候選人篩走，市民仍是「冇得揀」。這種假選舉一經實行，也將會千秋萬載，永不改變。

政改原地踏步其實一點都不可怕。施政繼續爛下去，才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小圈子政治的本質，才不會被表面一人一票的假普選蒙騙，才可更明確地為如假包換的真普選繼續奮鬥。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政制已水浸眼眉

（二零一四年）元旦遊行人數比預期少，比去年（二零一三年）更大幅滑落，難免使人失望。香港人就是這樣的性格，還未迫在眉睫的，未必出來表態。免費電視發牌表面解決了，政制方案又未成形，加上香港人早已患上遊行疲累症，遊行人數大減，不是沒有原因的。

政改諮詢雖然沒有具體方案，但香港人仍未醒覺，政制其實早已水浸眼眉。政府官員、建制議員、傳話人和南來探子，說話裝腔作勢，試水溫，定調子，把未出爐的政改方案關在鳥籠內，霸王硬上弓，要香港人接受現實。

建制派要完成中央交代的政治任務，一點都不奇怪。但令人意外的是，各泛民黨派個別議員表現之詭異，使人側目，是人是鬼，是敵是友，看得眼花撩亂，暈頭

轉向。

例如有政黨提出提名三軌制：提名委員會提名、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三軌並行，但卻沒有堅持缺一不可。民主黨不斷強調「公民提名非必不可少」，這種雙重否定，有梁振英語言偽術的影子，即是說，公民提名可以有也可以無，一言驚醒，原來三軌制只是包裝，不一定要全力爭取。亦有個別泛民議員指出，公民提名並不現實，叫價太高，中央不會接受，只要擴大提名委員會民主成份就可以了。政改方案影還未看到，部份主流泛民一早就露了底，力竭聲嘶，原來只是大龍鳳一場。

眾所周知，二零一七年特首普選的關鍵，是提名候選人的機制，中央頒旨要「機構提名」，要「集體意志」，要「四大板塊」，無非就是要萬無一失，未選舉就預知結果。受北京控制的提名委員會，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就是要為阿爺把好關，要確保所有入閘和出閘的候選人都「愛國愛港」。提名委員會擔負這個任務，即使擴大所謂代表性，提名結果也要牢牢控制在阿爺手裏。

如果沒有公民提名，篩選一定存在；阿爺不放心的候選人，一定會被提委會的「集體意志」篩走，鐵定不能入閘。即使一人一票，提名權和參選權沒有普及而平

等，也是徹頭徹尾的假普選，絕對不能接受。

一些泛民黨派和議員認為，不管甚麼提名機制，只要門檻不要提得太高，讓一個泛民候選人可以入閘參與競爭就可以了。這種想法既天真也太傻，退一萬步來說，即使中央「皇恩浩蕩」，容許泛民入閘陪跑，最有民意支持、最有機會當選的泛民代表一定會被篩走。這種競爭，算是真競爭嗎？如此普選，能算真普選嗎？

泛民耗費精力時間爭取擴大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也是枉費心機。代表性夠與不夠，沒有客觀標準，最後只流於公理婆理，愈說愈混亂。如果只圍着「四大板塊」團團轉，無論最後有甚麼結果，都難逃受到西環的嚴格控制，篩選也必然出現，必定發生。

無論是甚麼機制，如果沒有公民提名，將會是徹頭徹尾的假普選。梁振英說教科書將記載他任內實行普選，明目張膽，欺世盜名，你會容許發生嗎？

二〇一四年一月三日

會否臉紅得抬不起頭來？

你可能不知道，港大法律學院的張達明、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律政司長袁國強、《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廣播署長鄧忍光，原來是港大法律學院的同班同學。我在電台訪問張達明，由他親口道出了這個事實，不由得你不嘆息，師出同門，學的是同一套體系的法律，不但際遇志向有所不同，甚至連一些最基本的理念，也會如此南轅北轍。

想深一層，這一點都不奇怪，所謂人各有志，每個選讀法律的學生可能都有不同動機，有人醉心研究法律，有人堅守人權法治，有人希望作育英才，有人追求腰纏萬貫，就像其他學系一樣，同班同學同屆畢業，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不知道選法律的同學會否有近似想法：晉身律政司長，就是人生的最高成就？

錦衣玉食豪宅靚車，當然有人對日進萬金的著名大狀羨慕不已，但坊間不少人，對法律行業嗤之以鼻，大罵他們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狀棍，以勝出官司為最終目的而不擇手段。只為有錢人打官司的大狀有這種「口碑」，聽過不少，但畢竟只涉私人。但律政司長作為政府的首席法律顧問，卻完全不同，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涉及可能生死攸關的公眾利益。

眾所周知，資深大律師袁國強就任律政司長一年多，在法律界風評不佳，就重大法律問題的公開發言和解釋，不止一次被同行批評得體無完膚。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在法律年度開啟禮，已直接批評特區政府在政改問題上，用法律包裝政治，明明是政治理由，卻硬說成是違法：「一個符合《基本法》的方案仍可能基於政治理由令當權者有所保留……我們不想看見實屬政治性的反對理由被定性為所謂『法律理由』，令公眾不能就一些符合《基本法》的提議作政治討論。」

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石永泰話音未落，袁國強已急不及待，在眾目睽睽下，指鹿為馬，反黑為白，再一次用法律名詞和條文包裝政治，祭出「明示則排

他」的普通法原則，指《基本法》已訂明，特首選舉提名權只屬提名委員會，公民提名違反了《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把公民提名徹底消滅於萌芽之中，是中央政府交付特區的政治任務。為了完成這項政治任務，袁國強把自己人格、形象和信譽都押了上去。袁國強提出的論點，矛盾犯駁，雙重標準，不少法律界人士已駁斥過了，無謂在這裏再浪費筆墨。

我想指出的是，香港是個臥虎藏龍之地，言論自由和透明度極高，作為面向全球的普通法地區，即使是律政司長，也不能關起門來自說自話，要經得起來自全世界同行的挑戰和考驗。袁國強長篇大論，在全港幾乎所有報紙發表長文，不到二十四小時，就被他的同班同學、立法會法律界代表、法律同行批駁得片甲不留，連招架之功都沒有，遑論是還擊之力。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袁國強不會一世都是律政司長，但相信他永遠都是大律師。當他從官位退下來，返到法律執業的位置，回顧這幾年官場經歷，想起說過的話寫過的文章，面對同班同學、法律同行，會否臉紅得抬不起頭來？

二〇一四年二月四日

向蔣麗芸取經

有政壇元秋之稱的立法會議員蔣麗芸佔領郵輪，成為本地頭條新聞。蔣議員憑着郵輪欄杆，雙手捲成話筒向在場傳媒喊話，完全配合她在立法會發言時的滑稽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也成為網民惡搞的對象。蔣議員說，乘客是弱勢社群，郵輪事件，反映大財團欺壓弱勢。她事後在面書表示：「本人經再三檢討後，認為如相同事件再次發生，本人處理方法將會依然，因為我是議員！在市民需要我幫忙的情況下，我只有一個選擇，就是『不離不棄』！」縱使受到惡評，但卻無悔。

雖然程度不同，輿論幾乎一面倒指摘佔船事件，網上更瘋狂洗版，指摘乘客是刁民，蔣麗芸帶頭搞事，令下一批乘客無法準時啟航，影響他們的利益，破壞香

港作為國際港口旅遊城市的形象，與大陸霸飛機佔巴士索償的「旅霸」根本沒有分別。更力主船公司旅行社把蔣麗芸和霸船乘客告上法庭，要求賠償損失。有些批評更是苦口婆心，指蔣麗芸可以先帶旅客離開郵輪，在不影響下一批旅客行程的前提下，與船公司或旅行社談判，才是正確的辦法。

這些指摘，不是全無道理，客觀效果也的確如此。仔細分析，套入香港其他抗爭事件，也完全適用。例如年前的貨櫃碼頭工潮，工人佔領碼頭，阻礙其他車輛進入，目的是影響碼頭運作。又例如再早期的囍帖街重建，居民露宿抗爭，阻止清拆進行。這些行為，都被建制輿論指為激進行為，破壞和諧，影響經濟，阻住地球轉。

或者讀者會認為，貨櫃碼頭工潮，是因為工作環境極度惡劣，工人起來抗爭爭取合理權益。而保育囍帖街運動，是推動居民參與市區重建的理想。工潮和保育，形式都是佔領，目的都是以延遲或打亂對方的原定計劃，令其有所損失作為抗爭手段，但動機卻比佔領郵輪要求賠償高尚得多，兩者絕對不能相比。無疑，這確是事

實。

抗爭事件的對錯，確實不能只留於表面形式，還要深入觀察內裏的前因後果，不單看會否影響其他人或導致經濟損失，還要看行動的性質和規模，是否與事件的性質相對稱。郵輪旅行團少去了一個景點，就要用佔領的手段來索取賠償，是否合乎比例，自有公論。

佔領郵輪事件，當中有些論點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佔船者認為，如果離開郵輪，就失去談判的本錢，就是因為有下一班乘客，佔船者的行動阻延了他們的行程，令他們有所損失，才會對船公司構成壓力，才會肯展開談判。

如果我們不因人廢言或因事廢言，在抗爭的過程中，這些論點都成立，都值得探討。問題是，當建制派和極左輿論，鋪天蓋地聲討佔中，說會如何影響他人、破壞經濟，甚至引起動亂，恐嚇會出動解放軍鎮壓，左派龍頭政黨民建聯的副主席蔣麗芸，卻用同樣的理論，用佔領的方法達到抗爭的目的。佔領確實是有效的抗爭手段，建制中人，應該向蔣麗芸取經。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二日

獻媚與領功　主子所好

每年北京的人大政協，都是一面照妖鏡，照出人間的假醜惡。政協常委富二代，急不及待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委員長面前公開獻媚，力數鍾庭耀港大民調的不是：「總是在關鍵時刻發佈對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陣營不利的民調結果，客觀上為反對派的訴求提供民意基礎。」這本來都是老生常談，在董建華年代已經鬧出干預學術自由的風波，令當時的港大校長灰頭土臉，倉皇下台。這種論調，過去十多年，在本地左報出現過的，文章已經上百計。但今回，富二代竟然作出驚人建議：由八大商會再加兩個社團聯會組成基金，委託中大科大進行「獨立調查」，建立「具公信力」的民意機構，「這個局面必須改變，而且愈快愈好」。

建議一出，輿論譁然，被點名的大學真的「多得你唔少」，連忙劃清界線。製造扭曲的民意來奉迎上意，配合政治主旋律，完全違反學術自由的基本常識。富二代由獻媚變成獻醜，淪為學術界、政商界的笑話，談論不停。

另一個笑話，是受港英悉心培育，做過四料議員，回歸後投向中方，急速轉紅，今天貴為北京上賓的港區人大代表團長，也是在委員長面前匯報工作：「在政改及反對佔領中環等問題，我們積極發言引導社會的輿論，在香港社會積極發揮正能量，並與《明報》加強協作，在有關的欄目發表文章介紹國情，宣傳中央大政方針，並積極參加電視論壇節目，《把酒當歌》等等，釋放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正面聲音。」

《明報》發表聲明，所謂「協作」，原來只是沒有稿費的投稿，看質素決定是否刊登，五個月來刊出人大代表投稿共十篇。有多少篇「投籃」，沒有清楚說明。而把參加亞視接近零收視的節目，也作為功勞的一部份，臉不紅氣不喘的當眾說出來，在電視機前面的觀眾，看得幾乎連眼球都掉了。

黨和國家領導人視槍桿子和筆桿子為取得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兩大重要法寶，

幾十年來沒變。意識形態等同命根子，以為控制輿論，等同控制民意，只要控制民意，就可以控制民心，電台電視報紙出版互聯網要牢牢掌握，絲毫鬆懈不得，就是這個原因。

無論是富二代製造民意的獻媚，還是人大團長「投稿」當「協作」的領功，兩者最大的共同點，就是投主子所好，把中國大陸「國王新衣」的把戲，分毫不差地搬到香港來。鍾氏民調對特區政府中央政府不利，於是要另起爐灶，製造有利建制政府的民意。左報銷量低沒有公信力，於是要佔領其他媒體的輿論陣地，發揮正面宣傳的作用，連紅色資本的電視台幾乎零收視的節目，也成為功勞的一部份。

政治鬥爭幾十年爬上高位的黨國領導，個個眉精眼企，他們看不出這種「國王新衣」的把戲嗎？但他們就是不捅破這層紙，那副奴才相效忠樣，黨國領導看在眼裏，臉上充滿了鄙夷的神色。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二日

不想「某人」連任就要接受篩選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早前接受電台訪問，談到當前最熱門的普選話題：「泛民裏也好、建制裏也好，是有很少數人是其實不想有普選的，如有普選可能會影響他們現有的利益，在官府中都可能有。」范太又補充：「所謂現有利益，不要以為是功能組別，有些人覺得我多年來選舉，都是以普選為口號，因為普選而得到很多票，如有普選了，我叫甚麼呢？」

仔細分析范太的講話，邏輯有點奇怪。功能組別議員為怕失去既得利益，反對普選，明白。以爭取普選的泛民也反對普選，因為一直以普選為口號，得到很多票，普選了，叫甚麼呢？很簡單，就叫「成功爭取普選！」，又或「繼續爭取沒有篩選的普選！」，都可以，怕甚麼沒有訴求，沒有口號可以叫呢？

范太解釋了功能組別和泛民議員少數人「其實不想有普選的理由」，頗堪玩味的是，對「官府中」少數人也不想有普選，指的是誰？理由是甚麼？卻點到即止，沒有詳加說明。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和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這兩位都有港府官職受香港俸祿的人，談香港普選，在譚志源眼中，如果都只是個人意見，那麼，人大常委范徐麗泰閒話一句，也不必太認真了吧。但政改三人組之首的林鄭月娥，卻刻意澄清：「看不到政府內部對推動政改不齊心，或有同事不想政改工作成功。」林鄭的反應，是否表示，范太說到了問題的關鍵。

人大政協兩會期間，京官人大政協炮聲隆隆，態度強硬，為二零一七特首普選定調。迹象愈來愈明顯，北京的取態，香港人只能有兩個選擇，要麼接受由京官為我們選定候選人，有篩選的普選；要麼原地踏步，繼續由小圈子提名選舉產生下一屆特首。兩個都不要，可以嗎？在京官主導的政改方案中，似乎看不到有第三個選擇。

令人感興趣的是，聽到政圈中有這樣的邏輯，來游說反對者接受有篩選的普選

方案：即使有篩選，最後都經一人一票產生，無論如何都算有競爭，誰當選還有一定的不確定因數。如果沿用舊有的選委會小圈子選舉，「某人」參選勝數甚高，連任的可能性極大。「兩害相權取其輕」，你會作何選擇？

「不接受篩選，某人就會成功連任」，這種帶着恐嚇的曲線游說方式雖然奇特，但確實也能打動一些人，尤其對「某人」極度反感，當選連任等於世界末日的人來說，可能會認為：篩選就篩選吧，總之可以換人做做看就可以了。經過儼如泥漿摔角的混戰大辯論，可以成功撬走泛民幾票，通過篩選方案也說不定。

范太口中「官府中人也有為了維護現有利益不想有普選」，所指究竟是誰？她不明說，我們當然不知道，一人一票的普選，即使是有篩選的假普選，會影響誰的最大利益？如果繼續深究下去，不難得出結論。

問題是，如果我們不能跳出這種獨特的游說邏輯，很容易就跌進只能二擇其一的陷阱。擺在面前這個亂局，香港人可以如何選擇？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香港台灣原來只是那麼近

「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在香港回歸前已經去世，無法目睹中國恢復對香港重新行使主權的歷史時刻，對鄧小平來說，不無遺憾。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的初衷，是為了垂範台灣，和平統一。十七年一晃就過，示範單位的作用，依然有效，更是威力驚人，但作用並不是和平統一，而是今天香港沉淪墮落，令台灣愈走愈遠，永不回頭。

台灣大學生發動太陽花學運，閃電佔領立法院，抗議國民黨粗暴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集會叫得最響的口號，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台灣不能成為第二個香港」。不知道設計「一國兩制」來垂範台灣的鄧小平，在泉下聽見台灣人的心聲，會不會跳將起來，罵一句「胡說八道」。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所以觸動台灣人心，是因為示範作用太強太有力了。

今天的台灣，似足十年前的香港，經濟低迷，生產基地早已搬到大陸，產業空洞化，台灣大學畢業生的月薪只有廿二K新台幣，不夠六千港元。對不少政客和台灣上層的資本家來說，大國崛起、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大陸，就是他們的救命草，只有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全面依靠，才能令台灣起死回生，當然還有個人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考量。

這與二零零三年 SARS 後的香港何其相似。香港產業空洞化的過程，早在一九八零年代末已經開始了，一場瘟疫更令整個香港變成死城，為了挽救董建華糟透的管治，自由行、更緊密經貿關係協議、逐步互相開放服務產業，一連串的措施，香港像吃了興奮劑一樣，馬上見效，更上了癮。香港的經濟發展，要全面依賴大陸，而國有資本的大財團，亦有計劃有步驟地，大小通吃，全面佔領蠶食香港關鍵的經濟領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政制改革香港人固然動彈不得，其他如新聞、言論、學術、法律都逐漸受控，岌岌可危，命懸一線。回歸未到二十年，不費一兵一卒，香港已經手到拿來。

台灣依着香港的軌迹沉淪，早已不是始於今天，緊密的經貿關係已簽了一大

堆，開放六十四項服務業，以及上千種行業的「服貿協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全包，對台灣衝擊極大，青年的創業夢被粉碎，廿二K的薪水可能被壓得更低。更可怕的是，大陸資本涉及的關鍵企業：電訊、出版、印刷……以經濟控制政治，早已是大陸對台政策的重點，今次更可藉服務貿易深入台灣腹地，影響台灣言論出版，繼而操控台灣選舉，甚至影響政權更替，只在彈指之間。

幸運的是，台灣有香港的前車之鑑，眼見香港逐步向下沉淪，台灣人看在眼裏，還會上當嗎？更重要的是，台灣有民主選舉，有政黨輪替，民眾懂得要求逐條審議「服貿協議」的內容，要求立法監督兩岸協議的實施。香港呢，簽訂了，實行了，香港人連東南西北也未搞清楚。

行政院長江宜樺叫學生不要「逢中必反」，對香港人來說，這四個字何其熟悉，連用語口吻都與香港黨官一模一樣。學生衝入行政院，江宜樺下令清場，警察棍棒齊下血腥鎮壓，其鐵腕不下香港的鷹派特首和警務處長。「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原來只是那麼近！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不要浪費絕食的道德力量

在全體立法會議員獲邀到上海考察國情、研習政策和討論政改前夕，十多名泛民人士，在中環匯豐總行外舉行絕食，爭取真普選，他們的口號是：「雞蛋抗高牆，絕食為普選」。

絕食是溫柔而激烈的反抗行動。溫柔，因為不會傷及他人，不會破壞社會秩序，更因為身體虛弱，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激烈，用自殘身體來反抗，絕食時間愈久，會有不可挽回的後遺症，嚴重者更會死亡。如果是長期的，無限期的絕食，其激烈程度，比自焚有過之而無不及，自焚慘烈是一瞬間，絕食時期維持很長，道德感召會加倍累積，發揮力量巨大。

歷史上，著名的絕食例子，有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聖雄甘地。有一九八

零年代愛爾蘭共和軍獄中絕食，最長超過七十天，十人死亡，死因是「自願性飢餓」。還有八九「六四」的天安門廣場學生絕食，震動京城。而我們熟悉的，是年前反國教運動，年輕學子發起絕食，社運前輩接力加入，年過六旬的韓連山老師，更連續絕食超過一百七十小時，掀動不少香港人的情緒。

自一九八零年代，香港人爭取民主普選已經超過三十年，其間亦出現過不少絕食抗議行動。今年（二零一四年），人大政協兩會期間，黨官紅人發表的種種謬論，甚麼要確保愛國愛港，選舉不能爆冷，要百分百安全，不能選個在門口「篤眼篤鼻」的特首。直至林鄭司長的「一錘定音」論，二零一七年港人會否有真正的普選，看似愈來愈渺茫。

中央和特區政府再三打壓，真普選已經命懸一線，事態嚴重，用絕食行動提出抗議，在今天的形勢下，我認為是合乎比例的。

絕食行動相當激烈，用時間累積張力，用道德呼召市民，驅使他們投身參與，變成一場全民抗爭運動。因此，絕食兒戲不得，再不能用以往的方式，每人幾十小時的接力絕食，又或野貓式參與，這樣不但無法累積張力，也不能製造悲情，更不

會有任何道德感召。香港市民早已對這種玩票性質的絕食感到厭倦甚至厭惡，無法做到任何正面效果。

更關鍵的是，這邊廂，泛民用自殘身體的激烈方式絕食爭普選，那邊廂，同一批泛民，又急不及待到上海與京官杯觥交錯，言笑晏晏，着實看得令人眼花撩亂。究竟哪一種行為才是泛民的真正立場呢？兩種互相矛盾的信息，泛民的支持者應如何理解呢？泛民議員先餓肚子然後到上海飲飽食醉，這算是抗爭還是妥協？絕食是否只是走過場做做戲？要妥協的話，真正底線究竟在哪裏？

聞說絕食行動，會有德高望重的重量級的人士參與，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已表明考慮投入下一波絕食。

八十高齡的陳樞機參加絕食，道德感召毋庸置疑。但今天，泛民各有盤算，立場曖昧，底線不明，在這種情況下，絕食的道德感召力量可能會徹底浪費。泛民必須向支持者清楚交代，他們的共同立場是甚麼？底線在哪裏？否則，一場接力式絕食，只會為香港民主抗爭史寫下又一個不光彩的笑話。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日

特首選舉　黨內鬥爭

最近，本地政圈最驚嚇的新聞，莫過於有報道說中央政府同意梁振英連任，鐵桿梁粉更成立了「連任辦」，四出游說，尋求支持。儘管梁特首皮笑肉不笑的否認，說連任辦「不存在」。被點名的梁粉更大呼冤枉，說根本沒有成立過「連任辦」這個物體，但「連任辦」存在不存在並不重要，與是否尋求連任是兩碼子的事，早已聽慣「語言偽術」的香港市民，你懂的！

其實這又有甚麼奇怪呢，梁振英當選第一天已想着連任，甚至希望做第一屆普選特首，企圖心根本人盡皆知。但他上任不到兩年，火頭處處，民望愈跌愈殘，民怨更猶如一鍋沸騰的粥。人們的主觀願望是，精明的阿爺們都不想他連任，以免香

港陷入無法管治的困局。因此，對梁振英尋求連任的說法，只當放風吹水，完全不當一回事。直至最近「連任辦」出台，才驚覺真正的災難，可能從天而降。

大家可能已經忘記，當年唐梁特首之爭，因為有阿爺們的祝福，唐粉們都以為唐英年篤定當選，但梁振英絕地反擊，先取得阿爺們的批准加入競逐，再借對手的醜聞，從低殘的民望一路攀升，在小圈子中低票勝出，最終取得行政長官大位。

千萬不要低估梁振英的手段和意志，今天突然傳出尋求連任的訊息，甚至「連任辦」也成立了，雖然當事者矢口否認，但這是梁營主動放料的機會不低，目的很簡單，是要公告天下，對象包括阿爺們和他的潛在對手：我已註冊報名，下一屆特首選舉，絕不能把我排除在外！

梁振英今次遇着更強勁的競爭對手。蟄伏多年，近日高調論政的梁錦松，比梁振英能力更高，成功機會亦更大。梁錦松是北京刻意栽培的特首人選，當年主理教育政策、入行政會議，再任財政司長，就是希望他更能熟習特區政府運作。如果不是因為稅前買車的醜聞下台，梁錦松應該是接任董建華做特首的人選。梁錦松的資歷豐富，北京人脈更強，在政商界的親和力更佳，民望和形象也勝過梁振英。梁錦

松在這個時候突然高調論政，提醒人們不要把阿松忘了，希望做到「報名註冊」的競逐效果。

有反梁陣營中人呼籲泛民通過政改方案，原地踏步，只會「益咗」梁振英，無論選舉形式如何，無論用任何方法，即使是假普選都要接受，目的是要全力阻止梁振英連任。阻止梁振英連任的最高目標，促成反梁建制與部份泛民站在同一陣線。這種曲線理據，是否奏效，能否成功游說泛民支持，仍存在很多未知之數。

梁振英被傳是地下黨員，但無法證實。梁錦松大學時代是「國粹派」紅人，亦被傳是地下黨員，也是無法證實。如果傳言真確，二零一七的梁梁之爭，其實只是本地左派的黨內鬥爭。這種鬥爭當然會相當激烈，為了掌握權力，也可以你死我活。但這是否代表真正的民主，關鍵在制度，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沒有政治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制度，令香港人有真正的選擇。泛民接納甚麼方案，制度的考慮最重要。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日

上海行　照妖鏡

泛民上海行，沒有共同立場，沒有共同方案，沒有共同底線，也沒有共同策略。出發前，沒有《告香港市民書》的共同宣言，各自為政，各說各話。所謂泛民，看不出有丁點政治聯盟的隊形，完全是一盤散沙，京官不費吹灰之力，就可逐個擊破。

長毛梁國雄因攜帶六四物品「被拒」入境，原機送回，就像一面照妖鏡，把泛民裏的人鬼妖獸，影照得一清二楚。

長毛帶六四物品，帶受冤港商的陳情書，被海關要求「放棄」；長毛拒絕，被原機送返。所謂違犯中國法規，禁甚麼，不禁甚麼，其實都是官員隨心所欲決定的，沒有明文的法律準則。幾張紙的六四立場書和鳴冤信成為違禁品，清清楚楚是

言論自由的問題。泛民追求民主、人權、自由，視之為核心價值，對中國海關的無理行為，理應予以強烈譴責。

但有泛民議員回應，只是溫溫吞吞，甚至一臉不以為然，說到上海不是宣傳平反六四，而是爭取民主政改。字裏行間，有暗指長毛搞局，破壞和諧氣氛之意。連最基本的普世價值，都不挺身維護，卻大言不慚聲稱在香港爭取民主，這種態度，還配稱為泛民嗎？

即使不強求所有泛民都與長毛步伐一致，也不要求跟工黨何秀蘭張國柱一樣杯葛所有行程提早回港，留下的泛民都應統一行動，強烈表態，以示抗議吧。但結果卻令人極度失望。部份泛民繼續參觀座談與上海第一把手會面的行程，言笑晏晏，觥籌交錯，好不暢快，就當甚麼事情都沒發生過。

部份泛民拒絕按照原定行程，以示不滿，但有的只留在酒店開會，有的到大學交流被拒改到港式茶餐廳派傳單，各有各做，各行其是，正常人都能一眼看出，所謂泛民，只是散兵游勇，沒有政治同盟的絲毫味道。

以為同屬一個政黨，立場接近，表現會稍為一致，對不起，完全不是這回事。

三個黨員在上海，黨魁留在香港拒絕北上，兩個已到上海的黨員杯葛參觀學習，以示抗議，這種取態已經非常奇怪了，如果認為事態非常嚴重，只有兩個選擇：一、黨魁取消行程，同時急召黨員回港；二、黨魁北上與黨員會合，共同行動，作出抗議。現在黨魁留港，黨員在滬繼續作戰，這算是甚麼道理？

更有甚者，同屬一黨的黨員，不但沒有相應行動，仍然雷打不動，繼續跟足行程。對記者的提問，竟然回應：從政只為民主，不是為了黨。這是甚麼邏輯？一天仍掛着黨員的名銜，對黨的路線和原則應有起碼的尊重吧，如果極不同意，執意各行其是，何必拖泥帶水，好心分手，退黨吧！

上海行一役，充分反映泛民之間存在極大矛盾，形勢比二零零五和二零一零年惡劣何止千倍。經過今次近距離接觸，京官大可放心，泛民早已連表面團結都不顧了，力量也是如此不堪一擊，不理民情，硬推有篩選高門檻的普選方案，再不會有甚麼顧忌了。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泛民上海之行一無所獲

總結泛民上海行，最貼切的形容，就是「一無所獲」。

可能一些建制泛民還自我感覺良好，他們或會認為，至少溝通大門打開了，可以面對面交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還說，兩個月內，逐一約訪沒到上海的立法會議員，雖然上海行沒有縮窄分歧，但溝通渠道仍未中斷。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這樣形容今次上海行：「姿態友善，氣氛平和，立場分歧，未有共識。」友善平和？表面看起來似乎是，尤其當記者在場，泛民與京官「交換禮物」時，更充滿笑聲。馮檢基遞上三軌方案模型，王光亞擺出笑臉，但卻以內地古玩市場「有贋品，有真品」來諷刺真普聯的三軌方案，並送上「真品」

《基本法》。全場登時大笑，馮檢基反應不過來，只有哈哈陪笑。京官連這種細節，也不忘表明強硬立場，寸步不讓，令人歎為觀止。

三位京官各有分工，王光亞先講「四個一」的大原則：一個目標（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一個基礎（不能繞過虛化削弱提委會的實質提名權）；一個共識（制度有利選出愛國愛港的特首）；一個責任（普選特首是中央、特區、立法會議員和全體香港市民的共同責任），「四個一」是大原則，是戰略性的大包圍，無所不包，圍得像鐵桶一樣，滴水不漏。王光亞還要港人「求大同，存大異」，簡單地說，就是「不理你同意不同意，都要照啃」。立場鮮明強硬，沒有轉彎餘地。

然後到李飛的「三個風險」。用提委會提名，至少降低三方面風險：政治對抗風險、憲制危機風險，以及普選導致民粹主義的風險。比紅頂港人的甚麼「不容爆冷論」、「篤口篤鼻論」和「百分百保險論」，包裝得更為「學術」，但信息清楚：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想都別想，已經正式否決。

到張曉明的「從來沒有講過凡屬所謂泛民陣營人士都不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又向泛民喊話，未到上海的議員更會逐一約見，以示溝通之門仍然大開。席

間，當然會有泛民沾沾自喜對號入座，暗自照鏡，左看右看是否符合張主任愛國愛港的標準。所謂「愛國愛港」，是典型的「說你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行也不行」，中央官員隨心所欲，領導說了算，更能達到絕對控制的效果。

上海行之後，泛民得到甚麼呢？

除了張曉明的統戰飯局約會，其他甚麼都沒有。公民提名政黨提名被否決，提名委員會代表性的改革沒有任何承諾，沒有政治篩選的真普選也未有真正觸及。

而京官，卻大有斬獲！他們更清楚了解所謂泛民，不是團結的群體，而是一盤散沙的個體，立場不一，各有盤算，更是各懷鬼胎，不少為了現實政治利益，可以連基本的立場都不顧。這種泛民，不但可以逐個擊破，還可以整黨擊破。上海行，表面是溝通，實質是京官把泛民的底都摸透了。這種對手實在太容易對付，政改方案，京官大可一硬到底，誰的票可以撬鬆？今次上海行，京官看得一清二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大個仔」的政治倫理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在高鐵延誤兼超支的會議上，揶揄運房局長張炳良「唔好人講你就信，大個仔啦！」言下之意，張局長，你真是幼稚得可以，咁都俾人呃。在鏡頭下，葉劉盡顯得戚之情。

葉劉是建制政黨領袖，民選立法會議員，但更重要的，是行政會議成員，是梁政府的決策內閣組成部份，有着顯赫的特首顧問身份，與局長們「朝見口晚見面」，理應與特區政府俱榮俱損。但葉劉的表現，卻是「行會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對張是一沉百踩。作為民意代表，葉劉固然有監察政府的責任，要批評指摘大可「正路」一點。張炳良「假假地」都是內閣部長，用單單打打、矮化貶

低的方式，不但有失行會成員身份，更違反政治倫理。

但從另一角度看，葉劉是角逐二零一七年特首的人選，以張的政治歷練，成為黑馬的機會不可小覷。若用「排除法」把對手消滅於萌芽狀態，可增加自己的勝算，把對手打在地上再施以致命一擊，就不難理解。梁振英希望成為第一屆普選特首，也樂見潛在競爭對手身陷泥沼，鬥個你死我活。

話說回來，撇開葉劉揶揄張炳良的不良動機與刻薄尖酸，「唔好人講你就信，大個仔啦！」的說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高鐵工程嚴重延誤醜聞的關鍵，照已公佈的資料看，始於港鐵行政總裁打給張炳良的一通電話。早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政府官員與港鐵高層就高鐵是否延誤有顯著分歧，官員認為要向立法會通報，而港鐵堅持可追回進度，誰也不能說服對方。在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開會的前一日，韋達誠致電張炳良，反對向立法會公佈高鐵延誤的事實，更表明若公開，就無法向承建商施壓，追回進度難上加難。

這算不算是韋達誠向張炳良施壓甚至恐嚇？但從事態發展看，張炳良顯然被說服了。副局長邱誠武第二天在立法會的發言，用了典型的「語言偽術」，說「主體

工程」於二零一五年底完成，還需六至九個月測試才可通車。警鐘沒有敲響，只是用語言技巧，把延誤通車訊息不經不覺融入發言之中。

專長公共行政的張炳良教授，請告訴我們，這算哪門子的公共行政？韋達誠那個「不公佈可向承建商施壓就能追回進度」的理由，有足夠的事實根據嗎？為何三言兩語，「人講你就信」，這麼容易就能說服你，甚至把自己的誠信押了上去。邱副局把高鐵工程延誤的訊息隱藏在字裏行間，是你同意的嗎？高鐵延誤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不選擇開誠佈公，而旁門左道用「語言偽術」企圖掩飾，難道你不明白，紙是包不住火的，真相暴露，出現的政治後果，往往比想像中更為嚴重。

張炳良局長與港鐵高層，在立法會鐵路小組排隊道歉，無論表情如何嚴肅情感如何真摯，說要為事件負責，都打動不了憤怒的香港市民，因為這些例牌歉意只停留在口頭上，沒有任何實質行動。張炳良即使仍然賴着不走，但誠信已經無法挽回，特首黑馬的美夢，也摔得徹底粉碎。

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

普選方案的結果已經寫在牆上

真普選聯盟面臨瓦解，相信沒有多少人會感到意外。這個組織，未開始就同牀異夢貌合神離。如果人們不善忘的話，當初勉強湊合出來的所謂「三軌方案」，究竟是三軌「缺一不可」，還是「公民提名」「非必不可少」，早已是各自表述，吵個不停，一開始，就種下了分裂的禍根。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在佔中商討日策略性動員投票支持「公民提名」方案，民主黨指摘他們違反作為真普聯成員的承諾，要麼民主黨退出，要麼社民連人力離開，實行有你無我，誓不兩立。民主黨翻枱的理由有點奇怪，真普聯成員呼籲投票支持「公民提名」，何止社民連人力，公民黨也有、工黨也沒有缺席，只是沒有那麼高

調，民主黨為何不對他們大興問罪之師？今天的政治生態，普選聯這種組合固然是脆弱不堪，沒有任何約束力，即使號稱政黨，又何有黨紀可言，公然違反黨的決議，根本沒有任何懲處可以執行。

商討日由二千五百人選出的三個方案，當中都有「公民提名」，所謂的「溫和」方案，陳方安生的 2020、湯家驊和十八學者方案，全部落選。客觀地說，把這三個方案拿到六●二二全民電子公投，光譜實在太窄，極有可能令溫和中間的民主支持者卻步，不出來投票，影響電子公投的投票率和公信力。

雖然這些都是客觀事實，但落選者對此抱怨，卻使人大惑不解。黃之鋒他們剛考完中學文憑試就馬上擺街站宣傳學界方案，商討日更是總動員到票站拉票，社民連人力也在網上「策略性」地呼籲支持者出席投票，真普選的鄭宇碩教授也一臉疲態地到場派傳單。但這些所謂「溫和」方案的倡議者，究竟做過甚麼？既無拉票，又無解釋，高高在上，以為自己有知名度，在傳媒公佈就了事，就可得到市民的支持？陳方安生、湯家驊都不是泛泛之輩，既有資源又有人脈，為何不動員支持者參加，至於十八學者，早已有人在網上分析，每人動員五十人參與，就可取得七百票

入圍，他們是不肯這樣做？還是不屑這樣做？要當事人才能解釋清楚。

如果有能力而不肯做，就沒有資格批評投票結果。如果認為只准支持佔中的人參與，遊戲規則不公，拉票只是徒勞，不屑為之，置身事外不願玩這個遊戲，這樣的投票結果是理所當然的了，你又有甚麼資格講失望？又有甚麼資格肆意批評？

香港民主運動走到這個十字路口，形勢比三十年前更差。那時候的政治領袖比較鎮得住局面，各路人馬也比較齊心一致。今天，中共的統戰攻勢凌厲而細緻，所謂泛民也各懷鬼胎各有自己的盤算。誠如一位努力撮合各方力量的民主派中人所言，泛民私心太重，第一考慮是自己，第二考慮是所屬的黨派組織，所謂大局觀念，根本不存在。這個觀察和體會，相當準確，情況比三十年前更為嚴重，香港民主運動走到今天如斯田地，不是沒有原因的。

中共的統戰攻勢和打擊力量愈來愈厲害，民主派進一步潰散日趨明顯，此消彼長，普選方案的結果已經寫在牆上，也許是早已編好劇本的一部份。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四日

反佔中所託非人

教育局長吳克儉配合反佔中團體「幫港出聲」的一番偉論，討伐之聲不絕。吳克儉局長說佔中犯法，被拘控留案底，老師失去飯碗，學生影響前途，恐嚇老師學生，不得參與佔中，否則後果嚴重。

網民馬上想起中學時代的曾德成局長，他在校內派政治傳單，反對殖民統治，被判兩年徒刑。記者找到曾局長回應，他以「何罪之有」來形容當年的行為。

要問的是，當年曾德成派政治傳單，反抗殖民統治，左派反英抗暴，企圖推翻殖民政府，遊行示威，到處擺放土製炸彈，傷及無辜，恐怖暴力，令衝擊百業，影響經濟民生，竟然可以一句「何罪之有」就輕輕帶過。那麼，用和平非暴力公民

抗命的手段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不是可以挺起胸膛，更大聲說「何罪之有」嗎？

去年（二零一三年）和平佔中運動發起以來，左派輿論、建制政黨、愛字頭組織的文攻武嚇，不但無法阻止佔中，眼見真普選愈見渺茫，佔中怒火愈燒愈烈。口頭宣示、輿論打壓並未收效，接到政治任務後，特區政府首先選擇向中學埋手。

為何中學生和老師會成為首要打擊對象？兩年前（二零一二年）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反國教運動開始萌芽，先由學民思潮發動，再有老師家長加入。開始時沒引起很大關注，集會人數後來逐漸增加，但方向未明，特區官員麻木不仁毫無反應，令運動陷入瓶頸無法前進。後來學民思潮同學發起絕食，感動全港，學運前輩家長老師相繼加入，運動掀上高潮，最後迫使當局讓步。

爭取真普選，泛民各自為政，各有盤算，瀕臨瓦解。佔中運動發展到今天，也是走到瓶頸，寸步難移。商討日選出三個普選方案，爭議不絕。學界方案支持度最高，考完中學文憑試開始放暑假，再度活躍的學民思潮成員，積極推動方案，設街站、派傳單，講解公民提名理念。效果如何，言之尚早，但學民的努力，着實感動

人心。

千萬不要小看學生運動，也千萬不要小覷學民的能量，反國教的奇迹，誰說不會在爭取真普選的佔中運動重演？以學生運動起家的中共，深深體會學運的威力。中學生純潔，無利益包袱，站在道德高地，更能打動人心。

對付中學打擊佔中，就成了當局政治任務的重中之重。先由「幫港出聲」打頭陣：「學生佔中，老師負責」，這種遠古年代的「連坐法」，稍懂法律者都嗤之以鼻，繼而笑到無法收聲。而教育局長吳克儉，就像一條應聲蟲，連讀一篇預先寫好的講稿都結結巴巴，附和「幫港出聲」的連篇歪理。

把打擊中學生和老師佔中的任務，交給吳克儉和「幫港出聲」，顯然是所託非人了。作為教育局長，吳克儉本身已經缺乏公信力，用飯碗和前途來恐嚇師生，效果成疑，看專業團體老師學生的反應，可思過半。

至於「幫港出聲」，形象欠佳，手法騎呢，根本就是一個笑話，耗費巨額金錢委託他們來打擊佔中，只會愈幫愈忙，與倒錢落鹹水海沒有任何分別。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吳克儉為何淪為「幫港出聲」的打手？

在反佔中團體「幫港出聲」召開記者會，提出不阻止學生佔中，教師要負刑責民責，就在同一天，負責香港教育的最高決策官員吳克儉，藉着一個公開場合，宣讀一篇預先寫好的新聞稿，與「幫港出聲」幾乎同一口徑，敦促老師不要讓學生參加佔中。先後兩個記者會，「幫港出聲」的代表信心十足一錘定音，吳克儉連看着貓紙也結結巴巴底氣不足，對「幫港出聲」連聲附和。人們不禁要問，究竟誰才是掌握公權力的政府官員？

「幫港出聲」大狀的網上視頻，整個星期，點擊不過數千，長篇大論舉出似是而非的法律條文，恐嚇家長學生老師校長和辦學團體，邏輯不通又缺說服力，沒有多大市場，不少稍懂法律的網友早已撰文反駁，不值得再浪費時間討論。我有興趣

聚焦的，是聲言對佔中學生老師又拉又鎖的吳克儉局長。

吳局長說，佔中不可能不違法，學生參加違法活動，「更有被拘控、定罪及留有案底的可能，對日後升學、就業影響很深遠，後果可以相當嚴重」。不少人馬上想起同屬梁振英政府的曾德成局長。曾局長六七暴動派政治傳單被捕坐牢，後來做了左報總編，回歸後更步步高陞，今天貴為局長。曾局長的經歷最能說明，當年派傳單和今天佔中，不是殺人放火，而是政治活動，所謂「後果嚴重」，全是政治氣候使然。當年六七暴動的領導者楊光，明顯應負刑責，香港主權易手，仍獲頒大紫荊勳章。不少國家昔日階下囚，今天可以貴為總統。吳克儉局長，年輕人問起楊光和曾德成的經歷，你會如何回應？曾德成的「何罪之有」，黃之鋒他們不也可以說同一番說話？

吳克儉更警告老師，如果參與違法活動而被定罪，「必會、必須承擔法律上的責任，以及相關專業及職業前途的後果」，以飯碗對老師作出要脅，是下三濫的政治恐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對比殖民政府的卑劣行徑，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九七零年代，有中學教師帶學生參觀國粹派搞的中國周，被指帶學生參加政治活

動，用吊銷教師資格來迫害有關老師，引起軒然大波連番抗議。今天的教育當局，再祭起殖民時期的法例來掣肘老師，無怪乎有人批評，回歸後的香港還未脫殖民，再殖民的痕迹遍地開花。

吳局長要求辦學團體、校董會、校長、教師及家長，「不要讓我們的同學、他們的子女參與或被教唆參與違法的佔領中環行動，以免危及人身安全及觸犯法紀」。整個發言，這裏就是重點。甚麼才算「教唆參與」？老師在通識課分析熱門時事，講解香港政制和佔中根由，會不會構成「教唆」？家長被煽動，老師被指控，動輒得咎，為了避免「教唆」學生的嫌疑，會避重就輕或索性不講，目的就是要老師噤聲，動機昭然若揭。

「幫港出聲」橫空出世，手段古怪，點子騎呢，言論出位，與「愛字頭」相差無幾，只是穿西裝與沒穿西裝的分別，一早被認定為當權者的打手。堂堂一位教育局長，竟然不顧觀瞻，無論時機和口徑，都與打手配合得天衣無縫，局長淪為打手的打手，真是情何以堪！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議會、警察、市民，誰更暴力？

台灣太陽花學運，學生領袖發表聲明，用「議會失靈」來形容國民黨立委以卑鄙齷齪的手段通過服貿協議。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癱瘓議會運作，雖引起爭議，但經過民主洗禮、經歷政黨輪替的台灣人，大多採同情支持的態度。議會如此不堪，不用非常手段，打破不了當前的困局。

相對於香港，我們的議會豈止「失靈」，根本已經完全失效。前兩任政府，立法會還有一點尊嚴和廉恥，遇到反對聲音，先在合理時間內讓人家先說完，才通過議案，體制使然，立法會仍脫離不了多數暴力的本質，但尚算沒有那麼難看。

梁振英上台以後，以保皇議員佔大多數的立法會大會和各委員會小組會議，為了和行政機關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維護梁振英政府的強勢，左右開弓，上下其手，

沒有最粗暴，只有更粗暴。審議堆填區焚化爐的工務小組如是，財委會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前期撥款，更是變本加厲，已到無法無天的地步。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提出已有幾年，也經過「走過場」式的所謂諮詢和公聽會，矛盾爭議原地踏步，完全沒有舒緩解決。面對民意重大阻力，合理的做法，是把推動政策的步伐慢下來，聽取更多不同的聲音，然後調整發展方案。但梁振英政府的推土機不但沒有停止，反而加快速度，在環境評估、城規會這些法定程序還未通過，就申請前期撥款。

政府的詭辯是，法定程序還是要過的，三億多元的前期撥款，只是用作土地勘探，這全是騙人的鬼話。根據立法會文件，前期撥款是用作平整土地、污水處理等基建前「四通一平」的必要工程，撥款通過，等於為新界東北發展開綠燈，開弓箭，沒有回頭。

通過前期撥款，意味着徹底摧毀東北村民的家園，意味着幾十年辛苦建立的事業一夜消失，意味着生活方法要永遠改變。請願、示威、抗議、寫信、公聽、約見，全部都做過了，但高牆仍是不動如山，吶喊只能聽到自己的回聲。當村民看見

財委會主席吳亮星粗暴縮短叫停議員的發言，撥款議案瀕臨通過，不用非常衝擊手段，能令會議暫停嗎？官員保皇建制齊聲指摘衝擊議會的市民行使暴力，但更大更摧毀性的暴力，每天都在議會上演，拿着屠刀滿手鮮血的保皇議員，還好意思反過來指摘市民使用暴力。

全副武裝的警察：手槍、警棍、盾牌、頭盔、胡椒噴霧，體格魁梧，孔武有力，對付手無寸鐵的市民，已經綽綽有餘了。示威者被拘捕拉上警車，關燈落窗簾，被捕者遭警察打心口、扯頭髮、掌摑，打爆了嘴唇，還要被捕者大聲承認「嘴唇爆坼」，才准下車。警察的這種暴力，已經倒退到五、六十年代貪污盛行，警黑勾結，無法無天的警隊，行徑更比黑社會還不如。被捕市民在警車上已經受到全面控制，還要被報復性的毆打，警察同袍目擊下沒有阻止，還互相包庇，這種體制暴力，不會被追究，反而受到鼓勵，不是比市民衝擊立法會的所謂「暴力」，恐怖千萬倍嗎？

比較起來，議會、警察、市民，誰更暴力？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法官愛國長毛判終身監禁

中共向外發表任何官方文件，都以嚴謹見稱。當中歪理連篇，也有不少是非顛倒的強盜邏輯，但至少，基本的事實不會搞錯，甚至是標點符號，都用得非常精準，無可挑剔。

早前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卻是個例外。無論是政治經濟民生，連一些最基本的事實都犯了低級錯誤。寫作班子雖云是香港問題專家，實在有「舢舨充炮艇」，濫竽充數之嫌。

不少網媒早已指出白皮書內容的事實錯誤，在此不贅。但種種錯誤之嚴重，都不及對法官角色的理解。白皮書將法官與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和立法會議員混為一談，統稱為「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更說：「愛國是對治港者主體的基本政治要求」。

單單是這段文字，已經足以把香港賴以生存的整個核心制度，搞個天翻地覆。眾所周知，中共視法官為黨和國家幹部，要求他們愛國，因為法庭是共產黨開的，重大案件，尤其涉及政治權鬥，但以貪污受賄、經濟犯罪為名的重大案件，最終判決權不在法官，而在共產黨的政法委。有罪抑或無罪，終身監禁還是死刑死緩，由中央作最後拍板，法庭只是照本宣科。

如果將共產黨這套拿來香港，長毛不應只判入獄四星期，而是終身監禁。如果要法官都是愛國者，在香港上市的國企拒絕交出帳目，與證監對簿公堂，法庭一定會判國企勝訴，因為所有帳目都被視為「國家機密」。

內地學者批評法庭對黃毓民「非法集結罪」判刑過輕，要求法官嚴懲闖軍營示威者，這種思路，與白皮書一脈相承，行政立法司法，只能從屬一個老闆，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律政司長袁國強作為香港法治的重要把關人，在情在理，都應挺身而出，捍衛香港司法獨立的完整。但他卻用屁股代替腦袋，不惜打倒昨日的我，為白皮書強

辯。他說：法官作為「治港者」或「治港主體」，是《基本法》規定的「政治體制」一部份，白皮書沒有干預香港司法獨立和終審權。袁國強更說，法官上任時宣誓效忠特別行政區和《基本法》，已經是「愛國愛港」在法律上的體現，白皮書也沒有偏離《基本法》。

法官聽了袁國強的辯解，一定嚇傻了眼。

法官宣誓效忠特區和《基本法》，你說他「愛港」已經非常勉強，因為法官只是按法律和程序辦事，沒有所謂「愛」與「不愛」。你要將「愛國」硬塞給法官，尤其拿外國護照或非華裔法官，他們愛國是愛哪個國？是英國、印度，還是其他實行普通法地區的國家？《基本法》寫得非常清楚，終審法院可邀請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人們不禁要問：今後，外籍法官是否退一個少一個，最終變成清一色愛國華人，才算完成政治任務。

建制派連日向港人派定心丸，說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的白皮書，沒有摧毀「一國兩制」。只要看看香港的司法體系隨時會在一夜之間驟然變色，就知道建制派說的，都是麻木港人的鬼話。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沒有最無恥　只有更無恥

今年（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七日，台灣兩岸服貿協議仍爭論不休，國民黨籍立委張慶忠，在立法院用無線咪，以三十秒的速度，鬼鬼祟祟地宣佈完成服貿協議的委員會審查，引起立法會外守護的大學生極度不滿。隔天，四百多名學生趁警衛不備，衝進立法院靜坐，萬多民眾相繼到立法院外支援。在當局讓步下，歷時整整三星期的佔領立法院行動，宣告結束，是為太陽花學運。

今年六月二十七日，香港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仍僵持不下，泛民議員離開座位與財委會主席吳亮星，就會議規程問題理論。吳亮星突然變得英明神武，以前所未有的說話速度，宣佈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付諸表決，結果以絕大比數得到通過。立法會外四千五百多的東北居民和支持者，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得不知所措，有

些更激動得淚流滿面。在重重鐵馬和警方嚴密佈防下，像台灣一樣的佔領立法會行動，並沒有發生，他們宣佈，將轉到戰線更長的城規會。

台灣經過政黨輪替，民主選舉制度得以確立，政黨依靠選票掌握權力，人民對民主制度的運作，更為敏感。當學生察覺議會失靈，背逆民意的時候，就會以激烈抗爭應對，抗議之外，更能敲響警號，令台灣民眾得以醒覺。經由威權到民主洗禮的台灣人民，對來之不易的自由民主人權，份外珍惜，對台灣學生的激進佔領行動，大多採取同情支持的態度。

零票當選的功能組別議員，能力不濟，表現差勁，失禮街坊，已達國際笑話級程度，但還霸着財委會主席的大位不放，連建制派都看不過眼要求換人。後經高人過問，收回換人之議，更不怕肉麻骨痹公開稱讚主席處事得宜。要把這種公認無能之輩留在主席之位，目的簡單不過，就是要他趁混亂付諸表決，這些污糟邋遢的工作，捨他其誰。試想像如果財委會由副主席坐正，「畀個甕缸佢做膽」，也不會做出這種卑鄙齷齪的事情來。

如果不是這種體制，零票當選的功能組別議員就不會坐上這種位置。如果不是

這種體制，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也不敢恬不知恥的按下他們的贊成掣，官員要多少就給多少，任由政府如取如攜。如果不是這種體制，無論是主事官員還是立法會議員，利益衝突成籮，也不會好意思刺刺的坐在莊嚴的議事堂上推行政策主持會議。如果不是這種體制，面對住了幾十年，家園瞬間被毀，冤屈難伸前路茫茫的村民，官員也不敢霸王硬上弓，到處開動推土機揮舞大棒。如果不是這種體制，程序公義就不會當廢物垃圾，一夜之間被埋在堆填區……

香港的議會豈只失靈，整個政府，包括行政立法「大被同眠」，相互勾結，立法會的監察與制衡已經根本失效。只有在這種體制下，才敢在眾目睽睽下，做出這種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與偷雞摸狗無異的事情來。近八十萬香港市民參加公投，當中有多少與吳亮星的橫蠻與無能表現有關？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前期撥款，霸王硬上弓下粗暴通過，這不是事情的終結，而是剛剛開始，更大的抗爭將會在後頭。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日

清晰而響亮的民意

八十萬是一個怎樣的概念？這個數目當然不及十三億人多。用「幫黨出聲」的邏輯，全港七百萬市民，有六百二十萬香港市民是沉默大多數。

香港有三百多萬登記選民，投票率通常在四成多到五成多之間。我做過簡單的統計，過去三屆立法會選舉，投票人數由一百五十多萬到一百八十多萬，全港公投的八十萬票，就等於投票選民的百分之四十三到五十三，一半選民通過電子投票和實體票站爭相表態，八十萬人的怒吼，難道當權者可以不屑一顧嗎？

全港公投的人數飆升，中央政府開始改變強硬的口風，由起初喊打喊殺，說公投非法無效，到「雖無法律基礎，也是民意的一種，中央和特區政府都可以參考」，北大法律教授饒戈平說了這番話，特區官員馬上鸚鵡學舌，齊齊降溫。

口頭降溫，只是策略上的調整，是不想刺激更多人七一上街，但骨子裏仍然強硬，絲毫沒有任何順應民意的迹象。七一大遊行，頂着三十多度高溫，時晴時雨，悶熱難擋，人數創十年新高，多達五十一萬人，可見，說了等如沒說的廢話空話，沒產生任何降溫的作用，反而激起更大的民憤。

上街人數創近年新高，因為近來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激起港人前所未有的危機感。

白皮書顛覆了整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初衷，中央「全面管治」的粗暴固然令人反感，法官也是「治港者」，必需愛國的說法，更令無論是資本家、中產者，還是無產階級都感到莫名的憂慮。行政立法早已「大被同眠」，香港只剩下司法獨立這根救命草，拿掉了，香港豈不馬上沒頂嗎？一千八百法律界人士黑衣沉默大遊行，使香港人明白，危機迫在眉睫。

隨着政改諮詢期結束，官員急不及待走出來否定「公民提名」，窮凶極左的北京代言人，提出門檻高得驚人的篩選方案，如果香港人不挺身喝止，二零一七年假

普選，將會毫無疑問，成為事實。

新界東北發展的爭議未息，橫蠻又無能的吳亮星，霸王硬上弓通過前期撥款，程序暴力和制度暴力肆無忌憚，全無制衡。今天用橫蠻粗暴的方法通過撥款，建制派食髓知味，他朝難保在廿三條立法故技重施。警鐘已經敲響，港人如果繼續麻木，自由人權將在一夜之間失去。

公投結果，真普聯的三軌方案勝出，公民提名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議題，是近九成投票者反對「袋住先」，若不符合國際標準，在立法會佔關鍵少數的泛民，應予否決。這是泛民支持者的民意，將綑綁着泛民立法會議員的投票取向，寧願原地踏步，不能行差踏錯，哪個泛民政黨在關鍵時刻轉軚，將受到嚴厲的懲罰。

二零一四年是香港歷史的關鍵時刻，政制發展已走到十字路口，超過五十一萬人上街，表達了清晰而響亮的民意，如果中央和特區政府一意孤行，背離民意，香港將會墮入無法管治的深淵。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日

公義遲來

香港教育到了最危險時候

一切都不會偶然。

林慧思老師的所謂「粗口」事件，擾攘幾星期，極左勢力進行文革式批鬥，把林老師往死裏打，禍及學校和小學生。就在這個時候，左派立法會議員突然要通識科去政治化，由必修改為選修，由必答改為選答，要把通識科推動學生批判思考關心社會的作用，一夜之間化解於無形。接着而來的，愛字頭團體堂而皇之的與教育局副局長見面，提出要老師申報政治立場政治聯繫，不但暴露老師的私隱，更令校董會可以對老師進行政治審查。

剛開學回校上課的老師和學生，仍未察覺一場教育風暴已經爆發。林老師事

件雖然偶發，但包括極左團體、暴力社團和警察組織借機發難，咬住不放，實際上是為建制力量對教育界發動攻勢製造輿論：教育界出現了壞分子，非要狠狠整頓不可。

都是反國教運動惹的「禍」。反國教風起雲湧，成功迫使梁振英政府擱置課程指引，極左建制餘怒未息，至今耿耿於懷，認定背後有「反中亂港」勢力推動外，更因為中學文憑試必考的通識科，令老師有充足理由為學生講解時事，學生也以做功課、專題研習和搜集資料為由，到場觀察和參與社會運動。

更重要的，是通識科主張的批判思考，講解法治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令學生意識覺醒，對捍衞香港的核心價值身體力行。學民思潮的冒起，在論述、策略、宣傳和行動上，比暮氣沉沉的泛民政黨政團，更活潑跳脫，更堅持不懈，影響力更大更強，令人眼前一亮，但卻觸動了香港極左勢力的神經。極左建制認為，這是中學推行通識科的「惡果」，繼續聽之任之，學民思潮就如他們的口號一樣，遍地開花。通識科令極左建制如芒在背，不能徹底移除，就想方設法，令其產生不了任何

作用。

極左議員提出把通識科去政治化，愛字頭指老師要申報政治聯繫，與攻擊林老師的勢力其實同出一源。本地極左力量，藉林老師事件發難，更大的圖謀，是借機徹底整頓教育，把教育拉回他們認為的「正軌」。

反國教運動取得階段勝利，但洗腦教育卻像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洗腦成份，已神不知鬼不覺地滲入各科目和課外活動中。名校迎新營由解放軍講解駐軍制度，角色扮演中共地下黨員游說國民黨員投共，都是紅色洗腦滲入學校活動的典型例證，還有各種各樣「紅旗飄揚，心中激動」的課文，洗腦教育已經成為難以改變的教育結構，如果教導學生獨立思考的通識科廢掉武功，名存實亡，老師和學生都會乖乖接受紅色洗腦，香港教育，就能回到極左建制心目中的「正軌」。

極左議員和愛字頭打響了第一槍，要密切留意教育局是否裏應外合。香港教育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教育團體如不動員起來，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將後悔莫及。

二〇一三年九月四日

反對洋人當校長的深層原因

英國腎科專家馬斐森獲委香港大學新任校長，引起激烈反應，前所未有。更前所未有的是，異見並非來自學生，而是鮮有對大學校政提出反對意見的資深教授，有些，更在大學高層佔有重要位置和決策權力。這種角色倒置的怪異現象，惹人側目，更令人費解。

在新校長會見港大師生校友，再由校務委員會投票通過任命的前一刻，港大的大教授們突然發難，在報章撰寫長篇文章，公開對媒體發言，盡數這位洋人教授種種不是：學術水平不足，資歷不夠，國際經驗限於非洲，對香港、中國和亞洲，根本一無所知。

在校務委員會一致通過馬斐森的委任後，醫學院外科學系主任，也是遴選委員的盧寵茂醫生，罕有地對媒體發出短訊，直指馬斐森「無知、無能、無心」，任命「是對港大以至整個香港及中國的侮辱」，這些重話，出自這位德高望重的換肝專家之口，而且更是衝着將來需要緊密合作的候任校長而來，有義無反顧豁出去的味道。港大資深教授連珠炮發齊轟新任的洋人校長，背後究竟醞釀怎麼樣的風暴，還有甚麼後續發展，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姑且不去猜測大教授們反對洋人校長的動機，細看他們的反對理由，非常值得商榷。就以盧教授指洋校長「無知無能無心」的「罪名」來說：「對香港，對中國，對亞洲無經驗、無認識，是為無知」、「不懂中文，不能與香港以至內地社會各界溝通，是為無能」，如此說來，來自哈佛耶魯、劍橋牛津的國際知名學者，無論學術地位多高超，行政經驗多豐富，也都是無知和無能，沒有資格做港大校長？如果不揀洋人，選個黃面孔的華人好了，即使是國際知名的華人學者，他們自幼在英美接受教育，中文能力和對香港的認識都是有限公司，也未必符合盧教授提出的嚴格標準。用簡單的排除法，別無他選，港大校長，只能由香港懂中文的黃面孔華

人擔任了。

不是說香港是國際都會？香港大學是國際大學嗎？原來一切都是講了就算的假話大話空話。在大教授們的眼中，港大校長的位置，對不懂國情的洋人來說，是高壓線，是禁區，不得越過雷池半步。

如果通透港情國情，人們也許明白大教授們反對洋人當校長的深層原因。早前，香港七間大學的校長齊集北京，一字排開與黨和國家領導人拍標準照，聆聽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訓話，叮囑香港高校肩負起愛國愛港、教書育人責任……

在西方，校長與政客的平起平坐，人民對學術地位崇高國子監祭酒的尊崇，與對政客的鄙夷，成強烈對比。設想一下，日後大學校長又被召上北京聽訓，領導人親切會見，對大學校長交付重要政治任務。華人校長心領神會，一聽就明，不懂中文，不認識國情，不掌握微妙中國式潛規則的洋人校長，是否很礙事，也很礙眼呢？

二〇一三年十月八日

靠白皮膚頂住凜冽的北風

港大委任英國人做新校長，部份資深華人教授反應強烈，指摘洋人不但學術未夠班，更因為不懂中文，不懂國情港情，無知無能，這樣的洋人當上香港最高學府的一校之長，是對這家百年老店的侮辱。

反對聲音，主要來自三位資深老師，個個德高望重，但詭異的是，他們都是親建制的教授，對港大校政雖時有發言，但都站在官方立場力挺，很少在已有決定的政策表達反對意見。在委任洋校長的事情上，公開說出重話，其厲害程度幾乎接近人身攻擊，甚為罕見。贊成洋人校長的聲音不是沒有，只是不夠大聲而被蓋過。委任新校長，當中涉及如何激烈的權力鬥爭利益衝突，我沒有內幕，只能擔凳仔買花

生隔岸觀火。

相信沒有人能夠否認，香港的大學校長絕對不易做。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八一八事件「名揚遠播」，更令港大尋找新校長倍添困難。

香港的大學教育，被迫向權貴和政治沉淪，已是不爭的事實。遠的不說，早前大學校長被召上京，聽取政治局委員、港澳政策協調小組副組長、國家副主席李源潮訓話，叮囑大學校長愛國愛港、教書育人，還一字排開拍中共式典型的標準照。這種最高學府勾搭權貴的活生生例證，稍有骨氣的學者，不會甘心情願，只能敬而遠之。

拍張照應酬兩句還罷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向大學校長佈下的政治任務，如何落實才是關鍵。下次再見，問起愛國愛港教育進行得怎麼樣？為何佔中運動在校園仍如火如荼，沒在萌芽狀態就連根拔起？可以如何回答，校長們敢向領導人曉以學術自主表達自由的大道理嗎？

港大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全球招聘新校長，稍有知名度的華人學者，明知要被迫服膺中共醬缸的潛規則，阿諛奉承之輩當然會飛身撲上，稍為珍惜羽毛者，個個都

耍手擰頭。頂尖的華人學者不敢也不肯蹚政治渾水，惟有「退而求其次」，就找個洋人做吧。

德高望重的港大教授，對洋校長不懂中文不懂國情，鄙而視之，指為無知無能。有一種說法是：「洋人沒有包袱，非華裔校長不會討好大陸，不會放棄獨立自主學術自由去屈從權勢」，有資深老師強烈不以為然，撰文聲討。

老實說，對洋人校長這種期望，有點天真有點傻，甘心情願為人民幣服務的，甚麼膚色甚麼國籍的人都有。但是，為何這種既天真又傻的期望，會瀰漫着今天的學術界，大家都深以為然，想都不想就附和贊同，不也是很值得深思嗎？

在大學裏，忘了知識分子應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恬不知恥的獻媚之輩，幾乎遍佈每個角落。洋人當校長就能抗拒北京對學術自由的干預，只是不切實際一廂情願的幻想。大學能否獨立自主，靠的是一國兩制作為屏障，一國兩制已經消失，早變成了一國一制。靠校長的紅鬚綠眼和白皮膚，來頂住一下凜冽的北風，也算聊勝於無吧！

二〇一三年十月九日

虐傭案的本土政治

印傭被虐案，轟動國際，香港被西方輿論諷刺為「現代奴隸社會」，令港人蒙羞。正當我們關注，為何在香港這個先進社會，會出現如此駭人聽聞的虐待案件，有何制度上的缺失需要補救的時候，網上卻一窩蜂的討論，嫌犯的身份，究竟是大陸人還是香港人？

事發之初有報道說，涉嫌虐傭的羅姓女士來自大陸，消息馬上在互聯網瘋傳，網上本土派馬上來了精神，罵得有多難聽就多難聽，說蝗蟲禍港連累港人，更說中共治下六十多年，打造了大陸人的殘暴性格，香港人絕對不會幹出這種事件來。後來又有報道說嫌犯不是大陸人而是香港人，於是又有網民質疑，她究竟是地道的香港人，還是嫁到香港的大陸人？對她的身份，又有一番攻擊。最後，又有傳媒報

道，羅姓婦人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網民還是半信半疑，但攻擊逐漸平息，因為再沒有任何藉口。

網上本地派在刑事案件中藉身份起哄，已經不是第一次，可說是罄竹難書。人們還記憶猶新的，是早前發生的拐嬰案，母親一句「有大陸口音的人問路，BB就不見了」，內地拐子黨肆虐香港，馬上瘋傳網絡，搞得人心惶惶，網上本地派力數大陸人的不是。後來發現拐嬰案是母親自編自導自演，本土派才為之語塞，謾罵之聲才平息下去。曾經亢奮激情聲討內地拐子黨的鍵盤戰士，連對不起都不說一聲，沒有絲毫歉意。

本土優先，香港人優先，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是理所當然的核心價值，根本不應有太多的討論和爭議，但如果強調本土優先到這樣的一個地步，對任何事情，包括刑事案件，都以本土非本土，香港人外來人劃分，不分青紅皂白，連事實都未搞清楚，就亂扣帽子、栽贓誣陷、弄虛作假，這已經超越了優先不優先的界線，而是種族主義仇恨語言，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只要找出虐傭者的身份，是大陸人而不是香港人，問題就解決了嗎？香港是

「現代奴隸社會」的污名就得以洗脫？網上本土派的邏輯就是如此簡單，將香港發生的任何問題，只要套上香港人大陸人的身份政治，就迎刃而解了。他們的論述如此單薄脆弱，我一點都不奇怪，大部份種族主義者都有這個通病，傾向將所有社會問題簡單化。

曾有調查顯示，香港外傭受到肉體或精神虐待，比率幾達兩成，數字相當驚人。外傭受虐仍然啞忍，除了她們對香港法律自身權利認識不足外，當然還有制度上的原因。

外傭初來步到，無不欠下中介公司一屁股債，這些以各種名義欠下的中介費，更高達外傭的半年工資。但香港法律規定中介費不得超過外傭月薪的百分之十，高額中介費，明顯違反了香港法例。外傭受虐不敢聲張，因為中介費未還清，也不敢輕言轉工，是因為會再添一筆中介費。被虐者啞忍，施虐者就會變本加厲。人身自由給巨額中介費綁架了，這個制度結構問題一天未解決，無論僱主是大陸人還是香港人，虐傭案都不會消失。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法律可否保護「吹哨人」伍珮瑩？

踢爆梁振英政府在免費電視發牌政策「騙地謊言」，伍珮瑩突然「被辭職」，新聞出街當天，商經局和特首辦急不及待發表聲明，否認曾經施壓。商經局發言人回應傳媒查詢：「自審批免費電視牌照結果於去年（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公佈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並沒有接觸過威普諮詢顧問公司，更絕無向有關公司施壓。私人公司的人事調動屬有關機構的內部事宜，本局不予評論。」而特首辦也說：「特首本人及特首辦沒有接觸過威普諮詢顧問公司。」

如果讀者不明白甚麼叫欲蓋彌彰，這就是活生生的例證了。二零一三年十月中，梁振英政府拒絕發牌給王維基的香港電視，整個社會鬧翻了天，以萬計市民在

政府總部集會，抗議梁振英政府倒行逆施。就免費電視發牌被特區政府委託做研究的伍珮瑩，不值政府大話連篇，歪曲顧問報告原意，接受多家傳媒訪問，指摘政府「造馬」，改變遊戲規則。伍珮瑩的訪問出街後，特區官員態度強硬，接連指摘伍珮瑩。蘇錦樑說：「漠視從事顧問工作人士最基本的操守，捲入政治討論，做法並不恰當，與顧問客觀中立的角色存在衝突。」而梁振英更一臉嚴肅：「就有關顧問公司這位人士的講話，政府會認真跟進和處理。」

「認真跟進和處理」，是梁振英公開說的，這是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下旬的事。特區政府作了甚麼「跟進和處理」？理應公開交代吧。兩個多月過去，伍珮瑩突然「被辭職」，商經局和特首辦都統一口徑：「沒有接觸過威普諮詢顧問公司」，這種語言偽術，當然騙不過眉精眼企的香港人。如果真的「跟進和處理」，要勞煩特首辦和商經局親自出手嗎？

據報道，是有人寫信到威普的意大利總公司投訴，伍珮瑩才會「被辭職」。伍珮瑩接受訪問，有泄露任何機密嗎？聽聽她曾經說過甚麼：「要公眾知道，不是我們的建議令政府做這樣的決定，有其他原因的話，不要用我們的報告做擋箭牌。」

「擔心他們經營不下去？他們經營不下去是他們的事，他們又不是國企！」「你不能在人家交了申請書後，再訂新的準則出來，再去揀，如果是這樣，豈不是造馬？」「作為香港人當然想為香港人做些事情，不是因為生意有或無，因為我更着緊決定是否對香港人好。」

梁振英和蘇錦樑，三番四次引用專家報告，來合理化三揀二的決定，但報告根本沒有這樣的建議。這種明目張膽的歪曲事實，借顧問報告過橋的做法，伍珮瑩作為一位專業顧問，為了她的專業誠信，能不挺身作出澄清嗎？這樣做，不但保護了自己的清譽，更保護了威普作為跨國顧問的公信力。威普是否為怕得罪權貴而怪罪伍珮瑩，或是為了更大的市場和更大的利益？道理不說自明。

英國、歐盟、加拿大和澳洲，都有類似的「吹哨人保護法」（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Act PIDA），保護為公眾利益而揭弊的人，避免遭受打擊報復，對象包括公營部門和私人機構。威普總公司所在地意大利是歐盟一員，對此法例應該不會陌生，伍珮瑩「被辭職」事件，在歐盟可會引起反響？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換血政策

梁振英政府有沒有研究過，租借南沙和橫琴建立香港園，發展香港產業，興建公屋居屋和老人院，把香港的基層和弱勢市民北遷？《蘋果》爆料後，只要看看政府官員的反應，就知道真有其事，如果不是各政策局公務員的大力反對，可能已經付諸實行。

《蘋果》獨家頭條刊出後，官府中午發表三點簡短聲明，指不會在南沙或橫琴實施香港法律；沒有租借的構思；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委員會（內經會）成立以來，政府沒有向內經會提出有關構思。以梁振英慣用的語言偽術，否認全是技術性的，根本不堪一擊。

紙包不住火，傍晚又再發出聲明，承認曾提供內部資料文件作討論，但認為大

部份構思並不可行，包括租借土地或實施香港法律，因此沒有將建議提交內經會。這個聲明的說法較為清楚，但否認也是技術性的。

內經會也同時發表聲明，指未收過政府任何有關的構思或建議，但卻承認內經會的職能，是「探討南沙、橫琴、前海和河套等地和香港未來發展的關係、機遇和合作模式」。

縱使連番否認，但真相已經呼之欲出。有關香港園的建議，最早是梁振英的御用智囊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提出的，近水樓台，成為了梁振英重點政策的一部份。充斥着本地和內地富豪的內經會，不少都在南沙橫琴擁有龐大的土地和產業利益，當然大力擁抱有關建議，並由行會成員四出游說。梁振英政府更責成各政策局積極研究，提出各項可操作的方案。但公務員對建議嗤之以鼻，認為建議涉及利益輸送，破壞法律和規則，違反香港的核心價值，竭力反對。要阻止構思成為可怕的現實，不惜向傳媒爆料，交由公眾評說，讓其見光死。

內經會的大富豪們在南沙橫琴都有土地產業利益，為何由他們研究該地與香港未來發展的關係？這些春江鴨，可以利用機密消息賺取驚人回報，赤裸裸的利益輸

送，固然要追究到底。更關鍵的是，建議涉及香港人長期擔心和恐懼的換血政策。

要把香港人大量遷往南沙橫琴，對他們最有吸引力的，是住屋和工作。羅范椒芬說的「公屋有好大個騎樓」，就是賣點。寬敞的公屋，便宜的居屋，設備齊全的安老院，港式產業還可提供一定的工作機會。香港的物價和樓價令基層市民透不過氣，提供可負擔的住屋和穩定的工作，讓他們北移到內地生活，也未嘗不是一條出路。南沙和橫琴面積等同一個香港島，可容納的港人以十萬計。

港人大量北移，騰空的土地與房屋，就可容納更多大陸人南遷，他們都是內地的富豪和中產，有能力繼續托起香港的高樓價，在政策上向兩地富豪輸送更多利益。

香港基層市民北上，內地中產富豪南下，人口換血，反對派從比例上迅速成為少數，不會對香港政權造成更大的挑戰和麻煩，可確保政治上的穩定。將香港的人口換血，是中央大政策的一部份，梁振英會想方設法積極配合，南沙橫琴的構思雖然遇到挫折和阻力，相信他朝必會捲土重來。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沉默」的動機

中學文憑試（DSE）考題，無論是作文還是通識，都給人政治解讀無限聯想。一點都不奇怪，政府試圖推行國民教育，愛國意識無孔不入，利用考題洗腦是順手拈來最方便的工具，用顯微鏡研究考題，檢驗是否含有洗腦毒素，在今天烏煙瘴氣的政治氛圍下，是最正常不過的反應。自由是基於永恆的警覺，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今年（二零一四年）DSE 中文作文題目「必要的沉默」，面書洗版，網民聲討，指摘試題鼓吹沉默，旨在維穩和諧。在反國教運動中站到最前的家長，也指控題目「逼學生認同沉默屬必要」，「是很差的公民教育，與通識提倡獨立思考背道而馳」，「在香港現時情況下出這道題，有政治傾向，很容易令人想到唔好搞咁多

嘢，要息事寧人」。

正路思考，猜測動機，這種指控不無道理。但奇怪的是，在學運社運有出色表現的學民思潮成員，他們的反應，與網上的主流意見有極大分別。

例如，參加今年 DSE 的黃之鋒在面書反問：「點解會有咁嘅觀點？」曾是學民核心成員的中大學生會會長，在 DSE 通識科取得極優異成績的張秀賢更指，「公開試面對世界，考評局咁做會影響認受性，所以唔會赤裸裸做政治教育，遊戲唔係咁樣玩。」

學民仔的意見與網上主流截然不同，甚麼是獨立思考批判思考，他們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

考評局的出題：「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情，當時我曾想力陳己見，最後選擇了沉默。我認為沉默是必要的。」接着寫下去，如果要順着題目字面理解，幾乎必然得到沉默是金、維穩和諧、面對不公義都要啞忍、為了生存活得窩囊都沒辦法……等等結論，但這種千人一面，人云亦云的內容和結論，是否就是一篇出色的文章？能否得到很高的分數？我非常懷疑。

突發奇想，如果出題者根本就是「別有用心」，希望刺激考生深入思考「必要

的沉默」出了甚麼問題，從生活體驗裏出色地發揮，沒這種可能嗎？

面對這類題目，其實可以寫得「顛覆」，也可以很「黑色」：面對不公義，選擇沉默，令千萬人死亡，生靈塗炭，自己飛黃騰達，爬上高位，掌握無上權力，結論：沉默是必要的，情節有多荒謬寫得多荒謬。

也可以很「謀略」：被人用槍指着，力陳己見再說下去被打爆頭顱，只能選擇暫時的策略性的沉默，等待機會圖謀再起。歷史上也有不少這類的故事，看你肚內有多少墨水，可以借題發揮。

更可以寫因為選擇了沉默而「後悔」。以為沉默是必要的，於是沉默下去，最後發現錯了，終生遺憾，極度後悔。

寫甚麼？怎麼寫？甚麼內容甚麼結論？題目沒有框得死死，如果能在盒子外面思考，可能取得更高的分數。即使如網民所言，出題者真有政治動機，那又如何？人人順着政治動機去寫，肯定中伏。應該如何寫，網上高手已作了不少示範。

揣摩上意而行事，久而久之會變為不懂思考的順民，放在今天的政治現實，「必要的沉默」這樣的作文題目，也有相當啟發性。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本土運動理論的貧乏

Betty 八歲偷渡來港，拿着「行街紙」過了十一年，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考上港大醫學院。有人說，如果 Betty「悶聲發大財」，不把自己的身世在網上公開，又或萬言自傳寫得沒有那麼囂張和怨忿，多講些感謝香港和香港人的說話，就不會成為本上網民鋪天蓋地的批判對象。

真的嗎？批判 Betty 的言論，絕大多數不是指她的態度，矛盾直指「偷渡」本身。罵她的人，指她八歲不可能一個人偷渡，一定有人協助及教唆。偷渡是犯法在先，根本不應給她中小學教育，遑論僧多粥少的大學學位。偷渡來港就像蝗蟲一樣佔用香港資源。即使 Betty 他日畢業行醫，有網民說，絕不會給這種偷渡蝗蟲看病。

簡單地說，偷渡就是 Betty 的原罪，總之，無論你的處境如何，都應遵守法律，留在原處，不應隨便來港佔用我們的資源。還有，是基右常用的「滑坡理論」：如果 Betty 可以這樣做，成千上萬的蝗蟲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香港，拿到正式身份，香港肯定陸沉了。

如果「偷渡」就是原罪，回去問問你的長輩，家族裏有沒有偷渡分子。人們說香港是移民社會，說得誇張一點，更可能是個「偷渡」社會。年輕讀者的爸爸媽媽可能在香港土生土長，但問問他們的爸爸媽媽，即你們的爺爺嫲嫲、公公婆婆、舅公舅婆、姨婆姑媽，在過去幾十年不同時期「偷渡」來港的，梗有一個喺左近。

香港首富李嘉誠在抗日戰爭時期從鄉下來港，嚴格來說不是偷渡，而是逃難，分不清合法還是非法。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十二歲從大陸偷渡來港，經過不懈奮鬥創立了傳媒王國。「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五十年代從大陸過澳門再坐漁船兩次偷渡來港，《漁火偷渡客江上數峰青》寫出他偷渡的驚險故事。

偷渡來港，白手興家，事業有成，出人頭地，在商界、專業、演藝……各行各業都有，多得數不清，這就是獅子山下的香港傳奇，是不容抹煞的香港歷史重要組成部份。老實說，Betty 的經歷，就是我們熟悉獅子山下的勵志故事。

當然，有人會反駁說，上一代的人，逃避共產暴政，避秦南來，在這個自由小島打拼，貢獻一生精力，創造一個又一個香港奇迹。不像 Betty 這類新移民，偷渡的目是「擇着數」，是佔用香港人的資源，是享用香港人的奮鬥成果。

若這個邏輯成立，無論合法入境還是非法偷渡，都是來佔用香港的資源——自由，在共產獨裁的中國一般平民百姓無法享有的自由，早來的一樣可以用同樣邏輯指摘後來者「擇自由的着數」。哪個時期來港的偷渡者才算為香港貢獻奮鬥？哪個時期來港的偷渡者是為了「擇着數」，時間的線劃在哪裏？一九四九年？一九七六年？一九八零年？準則又在哪裏？

近年興起的本土運動，最大的缺失，就是理論的貧乏，除了情緒還是情緒，缺乏基本分析架構。批判對象不集中在制度問題，而是對個別「稻草人」窮追猛打，誓不罷休。見到疑似「蝗蟲」，就像巴浦洛夫的實驗一樣，不經大腦，訊息只到脊椎就進行條件反射，連基本資料都搞錯又永不認錯。這種論述水平，只能把支持者都推向敵人，徒惹對手訕笑。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官員是「腐敗集團」的同謀與共犯

我愈來愈懷疑，特區政府內部，存在一個「腐敗集團」，他們本來行事隱蔽，偷偷摸摸，近兩年來，不知是因為上樑不正下樑歪，還是朝裏有人好做官的關係，愈來愈明目張膽，表現得肆無忌憚。

最新的腐敗醜聞，是審計署揭發盛事基金撥款的龍獅節。連續幾年數以百萬計的款項，沒有按規定招標報價，副召集人聘旗下人員表演，召集人承認招聘人數是造數，當中竟有以百計小學幼稚園生，單據不全數目不清……只看表面證據，極可能涉及私相授受利益輸送，舞弊嫌疑，需要查個水落石出。

涉案的當事人接受傳媒訪問，還大剌剌的死撐沒有問題，這種人的慣性反應，

是意料中事，早已見怪不怪。但作為撥款機構的盛事基金評審委員會主席，對自己失察縱容，缺乏嚴格把關，非但表現得輕描淡寫，更反過來指摘報請廉署調查的政黨：「好多人利用事件作出政治姿態，令盛事基金形象受損。」搞出這樣的醜聞，盛事基金已「衰到貼地」，還有甚麼形象可言？不檢討事前的撥款審查機制出了甚麼問題，不去問事後的帳目交代出了甚麼亂子，而一味諉過於人，千方百計為涉案的當事人辯解，難道不會使人懷疑，他們根本就是同一伙，沆瀣一氣，相互勾結？

旅遊事務署是盛事基金的對口單位，對監察基金的運作，撥款機制與帳目交代，所有程序是否合規，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政務官是政府管治的頂樑柱，但身為政務官的旅遊專員，接受傳媒訪問含糊其辭，好像如夢初醒，明顯是失職失察，客觀上就是「腐敗集團」的同謀與共犯。政務官的水平如此江河日下，說明特區政府的管治已爛到入心。

類似盛事基金的腐敗，原來只是冰山一角。中西區區議會《基本法》宣傳活動明益自己友，委員會撥款給名下組織，主席也沒有避席避嫌，民主黨區議員提出異議，遭警察抬走。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連在民主派圈子也沒引起多大迴響，香港

人仍繼續吃喝玩樂，唱K打機，不知這種腐敗現象，原來早遍地開花，遍佈十八區每一個角落。

宣傳《基本法》的二十五萬撥款，每區都幾乎無一例外地落在建制團體之手，也變成魚肚羹蒸石斑的蛇齋餅糭，用公帑來招收和鞏固建制的票源。建制議員撥款給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建制地區團體，這種腐敗模式，已經成為常規。

更多的「着數」還在後頭。只要稍為留意在各區經常活動的文娛康樂體育會，他們或會以不同名義不同面目出現，但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人，班底也幾乎一模一樣，不少都是建制政黨的外圍組織。民政署長期撥款給這些建制團體搞活動，旅行吃海鮮，唱歌做大戲，在社區組織群眾，維持名氣，成為建制派的重要票源。納稅人的血汗錢變成維穩費，長期供養地區建制團體，已不是建制派之間的私相授受，而是政府政策的重要組成部份。官員長期參與「腐敗集團」，名正言順將之合法化。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遲來的公義，不是公義！

三年零八個月的馬尼拉人質事件，對家屬、傷者和倖存者，帶來筆墨無法形容的苦痛和煎熬。事件涉及中菲關係，是外交問題，也陷入美國重返亞洲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三朝兩日無法解決，還「情有可原」。

但一年半前的「十一」南丫海難，全是香港內部事務，與外交沒有絲毫關係，應該比較容易處理。撞船意外的兩家私人公司也經司法程序先後受到處分，剩下來的，就是特區政府的內部問題，紀律聆訊，刑事調查，對塞責失職的海事處官員追究到底，向死難者家屬交代，以慰三十九條枉死人命的在天之靈，張炳良局長作為政治問責官員，實在責無旁貸。

但我對張局長又一次徹底失望，因為他並沒有汲取馬尼拉人質事件的任何教

訓。張局長是「公共行政」的大學教授，理論頭頭是道，但卻能醫不自醫，當起官來，表現實在不敢恭維。

由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倫明高擔任主席的海難調查委員會，經過近半年嚴謹的公開聆訊，指出南丫四號一撞即沉，原因是由圖則、建造、驗收到法例執行，無一不出現重大過失，結論響亮而清晰：海事處有關官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有了獨立調查委員會這把尚方寶劍，問責局長張炳良理應馬上採取行動，紀律處分，嚴懲失職塞責的官員，刑事追究，將犯法者繩之以法，以儆效尤。

但無法理解的是，張局長又要再搞出一個甚麼內部調查委員會，再花十個月時間把撞船意外從頭到尾再看一遍，等到前海事處長廖漢波也退休前休假了，才調查完畢。四百多頁的報告，公開發表的不到十分一，但語焉不詳，事件、人物、職位、責任，連一個字都沒有說。試問，年多來受盡身心煎熬的遺屬和傷者，看見這份無法向死者交代，儼如廢紙的報告摘要，怎會不撕心裂肺，火上加油。

面對家屬的詰問和責難，無論是張炳良局長還是袁國強司長，都搬出法律作為擋箭牌：因為刑事調查在進行中，將來也會有紀律聆訊，全面公開報告，會影響調

查和聆訊，對當事人不公。

南丫海難不是單純的法律問題，是人心，蠢蛋！這一年半，海難家屬一分一秒痛苦地等待着真相與責任，牽腸掛肚的兒子女兒，長相廝守的丈夫妻子，就好像看着他們的靈魂無法得以安息。他們要求當局公佈：誰是害死至親的真正元兇！死者才算正式入土為安。但家屬等了又等，等了一個報告又一個報告，等到的，卻是官員的一個又一個的信口雌黃，一又一個的不負責任。

張局長，即使到最後，涉案者被告上法庭，違規者得到懲處，公義就真的得伸張了嗎？這個結果，不知等到何年何月。公務員退休了，紀律聆訊也無法進行。刑事檢控稍有疑點，被告都無法入罪。在等候的過程中，遺屬繼續受到無止境的煎熬。南丫海難已經過了第一個周年，不久又到第二個周年，遺屬到死難者墳前追思，能不能告訴逝者：你們安息吧！責任已經清楚？真相已經大白？

公義的關鍵，是時效。遲來的公義，不是公義！張局長，午夜夢迴，你聽到沉冤海底的南丫死難者，向你的申訴嗎？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我們對這個政府還應「疑中留情」嗎？

公平點說，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已經是芸芸問責局長中最「四正」的一位。他是大學教授，專長公共行政，做過政務官，曾擔當過主要政黨的領袖，也做過立法會議員。從這張亮麗的履歷來看，張炳良出任問責局長，理應游刃有餘，沒有甚麼難度。

一個好的制度，壞人可以受到制約，壞極有個譜。但無論你的能力如何高超，表現如何出眾，在一個壞的制度下，也無從發揮，只能跟這個壞制度一起陪葬。

從迄今為止已揭發的事實來看，高鐵工程延誤和嚴重超支的重大醜聞，張炳良個人負有重大政治責任，不是一句「疑中留情」，就可推搪過去。

事情其實不是很複雜。早在二零一三年，港鐵和政府同時知悉高鐵工程有所

延誤，不能在預期的二零一五年通車。本來，高鐵這類高難度工程，延誤並不是罕有稀奇的事，無論是賴天、賴地、賴人，任君選擇，只要理據充足，都可以說得過去，向公眾如實交代就可以了。

本來，張炳良正打算這樣做，根據政府的說法，張局長接獲港鐵行政總裁韋達誠的電話，表示不同意政府向立法會報告通車延遲的事實，並信誓旦旦，表示所有工程仍有可能如期完成，高鐵可在二零一五年底投入服務。港鐵其中一個最有力的理由是：「維持二零一五年完工目標至為重要，否則無法向承建商施壓要求趕工……」儘管港鐵政府對施工進度仍有不同意見，副局長邱誠武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向立法會報告所用的字眼，最終變成如此這般：根據港鐵最新評估，高鐵主體工程可在二零一五年完成，之後要用六至九個月測試。

邱副局長雖然沒有公開說謊，但這是典型的「語言偽術」，甚麼是「主體工程」？「測試」與「通車」有多大距離？在透明度和民智都高到爆燈的香港，不是兩三句包裝過的官話就可打發掉。最關鍵的是，原本打算只是「局部通車」的這個事實，就在這種語言偽術下，瞞天過海。後來傳媒多次報道高鐵工程延誤的消息，當局繼續含糊其辭，就以為可以掩蓋過去。

韋達誠的這通電話，港鐵工程主管「拍心口」保證，就可以令張炳良局長「疑中留情」？天下間有如此兒戲的事嗎？張局長和邱副局長都並非工程出身，工程專業人員的說話也可能難以字字明白，但他們手下的工程專家多的是，港鐵高層的保證可靠嗎？有沒有派小組仔細了解工程進度，才將港鐵向公眾「隱瞞」的建議照單全收？從時序和已披露的事實看，官員連這個最基本的要求都沒有做到。

高鐵工程延誤與嚴重超支，仍然在位的港鐵行政總裁韋達誠，已經跳船的工程總監周大滄，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行政責任，但判斷錯誤的政治缺失，總要有人負責。張局長專長公共行政，邱副局長在傳媒打滾近三十年，對甚麼是「期望管理」當然了然於胸，對「政治就是觀感」，也必定透徹了解。但兩位政治問責官員，要犯的政治錯誤全都犯了。

李焯芬被委任做調查委員會主席，不到兩小時就因利益衝突閃電辭職，張炳良一句「蝦碌」，雖語焉不詳，但勝過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一葉知秋，我們對這個政府還應「疑中留情」嗎？

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

半死不活

王維基可憐之處

香港人仍無法擺脫小農基因，仍然幻想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生活，遠離政治，就是最理想的生存境界。由香港電視的老闆王維基，到監製導演，到職員、藝員，連造夢都將「我唔識政治」、「我唔搞政治」、「我不是政治人」掛在口邊，我對小農ＤＮＡ的調侃，深信不疑。

「香港人太痛苦，我希望製作高質素的娛樂節目，令他們快樂一些，使這個社會更和諧更穩定」，王維基無論在公開論壇，或私下飯局，都說過同一番說詞。這一兩年來，我在不同場合，相同的內容，已經聽過不只一次，對着香港和內地的權貴，相信王維基會有更深層、更長篇的演繹。我無法猜度，王維基是否真正相信這

一套，又或只用這個辦法來對操控牌照生殺的權貴交心，從而令他們放心。但我知道的是，王維基雖然不是政治人，但他深明在這個時代的政治生存之道：要好好做生意，穩定賺大錢，就是要擺出一副溫順的姿態，絕對不能反政府，要交心，要使當權者相信：我真的是不懂政治。

這就正正是整個發牌事件的荒謬，以及王維基可憐的地方。對當權者而言，尤其對共產黨的當權者而言，「不搞政治」、「不懂政治」是遠遠不夠的。電視是甚麼？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負責替黨和國家宣傳，是維護和穩定政權的兩支桿子之一，這套要求在中國大陸行了幾十年，現在更要拿到香港來。

給你掌管電視台，就是要求你懂政治，懂黨和國家的大政治，在關鍵時刻，更要你發揮關鍵作用。王維基口口聲聲說只要娛樂不搞政治，說明你還弄不懂電視台是甚麼性質？在整個政治體系中扮演甚麼角色？在共產黨眼中，電視作為宣傳機器，香港和內地沒有本質上的分別。

為甚麼王維基交心了，還不能令權貴們放心？不少人歸咎他「大口」，做亞視

短命CEO期間，衝口而出說了不做中央十台，不做文匯、大公這些出格的說話，黨官們觀人於微，動輒上綱上線，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並非關鍵。最重要的是，交一個電視台這麼重要的宣傳機器給你賺大錢，要問，能否確保你受到絕對控制？

有人說王維基像「甩繩馬騮」，反叛不羈，經常不按牌理出牌，第一桶金就是這樣賺回來的，因此令人不放心。這個說法或許有其道理，但稍嫌淺薄。當權者認為你可靠，就要對你有絕對控制權，例如掌握你的醜聞或犯罪證據，放出來會令你身敗名裂甚至監禁坐牢，又或控制你的經濟命脈，稍不聽話就傾家蕩產；又例如至親在我的手裏，你只能乖乖聽命唯我所用……簡單地說，就是要把你牢牢控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也不能「起飛腳」。

王維基說「死得不明不白」，其實他對自己的死因心知肚明，但他不相信香港沉淪得這麼快，不相信香港的遊戲規則已徹底改變，不相信香港已經變成一個陌生的城市，他是不甘心而已。香港人，你們甘心嗎？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失去焦點

爭取免費電視發牌運動曲終人未散，留守公民廣場十壯士，發揮餘力，挽狂瀾於既倒，把人氣留到（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立法會討論權力及特權法，要政府公開文件，期望再掀起另一次高潮。

我不是潑冷水，只是實話實說，希望愈大失望愈大，期望盡量降低，發生不想出現的情況，也不太過傷身又傷心。

權力及特權法，在大會需要分組點票，泛民成功拉攏建制派加入聯署，呼籲梁振英發出三個牌照，還說有兩名建制議員在考慮之中。聯署人數過半，也並不代表功能組別會有超過一半支持。最壞的變數是，今天簽了名，到時投甚麼票，不投

票甚至借意離席，仍是未知之數。西環吹雞，全部跪低，聽見吹雞聲就腳軟已成慣性，這樣的鬧劇發生過不止一次了。

事情發展到今天，單靠議會爭取，已沒多大作用。民間運動聲勢浩大，短短幾天就能號召十二萬人上街，而且不少都是處女下海，第一次參加群眾活動。通過不斷動員，維持人氣，持續下去，在群眾壓力下，直至有階段成果，政府讓步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無論是王維基還是港視工會，因為有太多考慮和顧忌，一開始定位就錯了，整個運動無方向無策略，只淪為節目巡禮、我在港視的日子，以及對王維基的個人崇拜，嘉年華式的集會就這樣完結，白白錯過了用群眾力量向政府施壓的大好時機。

王維基把發牌事件定位為「不公義」，本來相當精準，但又卻三番四次強調與政治無關與中央無關。即使問題只來自梁振英一人，揣摩上意不理民情任意妄為，這不正正就是政治嗎？非政治化只會模糊問題。王維基更刻意淡化群眾運動，叫員工回家休息，使熱情的港人失去集會的焦點，是最大敗筆。但誰知道他背後的計算是甚麼？走內線可以解決的問題，何須靠群眾支持？眾所周知，北京阿爺最顧忌群

眾運動，王維基當然不想蹚這渾水。

港視工會的主流，當然明白王老闆的苦心，一開始就與政黨和社運團體徹底切割，避免無謂爭拗，把問題複雜化，這樣做也無可厚非。問題是，工會單打獨鬥，有把握有策略有動員能力把運動搞下去嗎？但甚麼都沒有，既缺乏經驗也沒有論述能力，維持群眾的熱情，也只有幾天「貨仔」，無法持續。更大可能是，這根本就是王維基和工會想見到的效果。

行會成員公開叫梁振英交代，批評處理不妥。更不斷傳出消息，三司長意見一致贊成發出三個牌照，更有人在早禱會力諫要梁振英回應民意。建制政黨態度曖昧沒有全力支持不發牌決定。怯於巨大的群眾壓力，行會成員、問責官員，建制政黨，以至高級公務員都雞飛狗走，紛紛與梁振英保持距離。若果公民廣場的人潮仍在，像反國教運動般洶湧澎湃，逼梁振英承諾再考慮發牌，機會非常高。但今天群眾失去焦點，熱情冷卻，更已經散去，沒有甚麼需要怕了，梁振英態度比以前更強硬，就是這個原因。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十一月六日，你會在哪裏？

明天（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立法會動議用權力及特權法，要求政府公開免費電視牌照決策文件，原動議和修訂內容，極度克制，甚至可以用自閹來形容。為了取得立法會各黨派認同，非但行會機密文件不會碰，敏感商業資料也不要求公開，剩下的，可能只是一些把商業資料塗黑遮掉的發牌研究報告，又或早已公開半公開的廣管局（通訊局）資料。即使議案通過了，老實說，對要求梁振英政府清晰交代港視被拒發牌的因由，可能無甚幫助。是不是這樣，我們就應該冷漠對待明天立法會的動議。當然不是，就是正正因為今次權力及特權法動議的條文要求得如此克制和卑微，保皇議員還諸多藉口否決反對的話，他們的真面目就徹底暴露，作為

選民，我們甚麼也做不了，只能用選票力量，像半澤直樹一樣，要他們十倍償還。

保皇黨反對權力及特權議案，理由多多，由「議案太溫和無力，通過也沒有用」，到「通過了會破壞行政主導行會保密制」都有，各適其適，任君選擇。立法會議員的議案需要分組點票，分區直選應該夠票通過，功能組別保皇者眾多，還差四票才能過關，功能組別選民可以繼續向相關的議員施壓，沒有功能組別特權的香港市民，也可直接將你的意見，向立法會各黨派提出，以顯示民意的力量。

在民主社會，選民向所屬議員直接提出訴求，甚至用電郵、傳真、電話和信件，向相關議員狂轟勁炸，時有所聞，也是非常正常的做法，沒甚麼大不了。香港市民大可照辦煮碗，登上立法會網頁，找出議員的通訊方法，用電郵、傳真、電話和信件，甚至上門到議員辦事處，直接向他們表達心聲。有保皇議員說：民意的反應不算很大。香港選民要用行動，告知他們真正的民意大象在哪裏？

你會輕輕放過，就這樣無疾而終嗎？十二萬港人走出來撐電視選擇權，在政總公民廣場集會，堅持了一星期，曲終人未散，剩下了留守的十壯士，他們的韌勁和堅持，令人欽佩。但當群眾相繼散去，十壯士雖仍努力維持人氣和新聞力度，但

對梁振英和保皇建制的壓力大大減少，是無法否認的事實。當政總還有大量人群眾集，梁振英的內閣謀臣怯於民意，對內諄言勸諫，對外放消息撇清關係。但當政總群眾只剩寥寥無幾，梁振英的態度明顯硬起來：有司法覆核因進入司法程序拒絕透露不發牌原因，無司法覆核因為行會保密也不會透露任何有關資料，總之就是不講不講，你奈得我何？說起來更是面有得色自信滿滿。

官員研判，這場運動，只有三分鐘熱度。當群眾接受現實，熱情減退，一切就回復「正常」，任憑風浪起，好官繼續我自為之。

這場電視選擇權，是否有人隻手遮天，程序公義的運動，你會輕輕放過，就這樣無疾而終嗎？十一月六日，你會在哪裏？會不會來政總，在公民廣場發出怒吼，以示人心還未死！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五日

就是要半死不活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案投票前夕，在保皇建制議員整色整水要求下，梁振英政府公開了免費電視牌照顧問報告的部份內容。不聽猶自可，一聽幾把火，這些所謂理據，完全缺乏常識，更是邏輯犯駁，連對三歲小孩，也無任何說服力。

首先由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工聯會鄭耀棠打頭陣，然後由陳智思接力，再由保皇議員轉述官方觀點，他們異口同聲，指顧問報告認為，香港電視市場僅能容納四間電視台，如果發出三個新牌照，會令其中一間電視台倒閉，數以百計的僱員失業，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一定要照顧社會的重大利益。

這番說詞，如果出自鄭耀棠之口，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因為撐梁是黨組織要

求的政治任務。但政務官出身，回歸後做過問責局長特首辦主任的林煥光，竟也臉不紅氣不喘說出這番詭辯，作為旁觀者，都為他感到汗顏，真有卿本佳人之嘆。

目前有兩個免費電視台，如果再發出三個牌照，共有五個，顧問報告說香港市場只能容納四間，興許這是事實，但香港不是一向尊重自由市場的嗎？優勝劣敗，汰弱留強，即使最後有電視台因為競爭激烈而倒閉，都是市場力量使然，何須政府操心？

在資訊科技的協同效應下，無人能夠預知，新發牌的電視台會否把商業廣告這個餅造得更大，使市場可以容納更多競爭者，五間電視台都可健康地經營。退一步來說，即使市場真的只能容納四間，投資者也一早做好市場調查，甘冒風險投入大量資金和人力，也須要承擔理性決定的後果。

梁振英政府只發出兩個新電視牌照，因為擔心有電視台倒閉，幾百電視從業員失去工作，只聽這種偽善的理據，已覺得荒謬可笑了。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無法開台，要辭掉三百二十員工，他們不只失去工作，更令夢想破滅，難道這三百多位電視精英不是人嗎？如果因為競爭敗下陣來而被淘汰，可能都會心甘命抵，但他們是

被梁振英硬生生殺掉，公開問責，要求有一個公道的說法，不是天經地義嗎？

從幾位行政會議員透露的資料，間接證實了坊間的傳言和分析，只發兩個新牌照的決定，更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謂競爭激烈而倒閉的電視台，不就只可能是亞視嗎？梁振英為了保住這間零收視的紅色喉舌，殘酷地犧牲幾百港視員工的夢想和王維基的十億投資，已經令人髮指了。為了使一台獨大的無線避免受到競爭的威脅，寧願殺掉一個最進取觀眾最期望的電視台，梁振英政府這種行為，已到了其心可誅的地步了。看來，香港電視行業維持現狀，像今天這種半死不活的狀態，是這個政府最樂見的，也是梁振英要完成的政治任務。

今天（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立法會討論權力及特權法，要求政府公開更多發牌資料，如果香港人不想再被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玩弄，齊集政府總部廣場，向這個令人髮指其心可誅的政府發出怒吼。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六日

堅持做頂心杉到最後一刻

歷史不停在重複。十年前在我身上發生過一次，一年多前又再一次，今天又來一次，下一個將會是誰？只怪我們的力量太薄弱，無法阻止。

看見陳志雲站在一眾記者面前，意氣風發騷味十足，解說李慧玲被調走的前因後果，我對着電視屏幕，心裏翻騰着一個又一個似曾相識的畫面，同時也泛起多個疑問：為何這些媒體高層的水平永遠沒有進步？十年前的理由，年多前的藉口，到今天說出口的原因，沒有最爛，只有更爛，互相抄襲得幾乎一模一樣，連三歲小孩也騙不了。

「節目改革」、「加強陣容」、「回應時代需要」，拜託你們，行行好，動

動你們以百萬計年薪的腦袋，想些更具新意更有說服力的道理吧，不要重重複複悶得令人發笑。唯一不同的，是陳志雲連做夢也似舞台表演，口若懸河，假大空得來臉不紅氣不喘，顯得更戲劇化和更娛樂性，將把「說謊」兩個字寫在臉上的官台高層，大大地比了下去。

所謂橋唔怕舊，最緊要受。再過一頭半個月，事情放淡了，大新聞和大笑話一個冚一個，善忘的香港人又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值得注意的地方。

不到十年前，更轟動的名嘴封咪，到今天已經變成塵封歷史，不少人對細節早已淡忘。何況今次只是節目主持人的調動？只是由早上時間調到黃昏，又不是封咪，李慧玲不是還可以開聲嗎？這與言論自由有何關係？一個廣播機構，節目形式和主持人都不可變，要做一世嗎？不可以改革節目，不可以調動主持，這是哪門子的編輯自主？

這些振振有詞的辯解，十年來絲毫未變，對我來說何其熟悉。二零零四年我從香港電台早上烽煙調到黃昏，類似理由，聽過很多了。香港人收聽電台的習慣，晨早上班前是黃金時段，聽眾最多，影響力最大，是兵家必爭之地。調到黃昏，聽眾

立刻減少一半，擺明是要削弱你的影響力，如此調動，對節目主持人是懲罰，甚至是侮辱。

我被調到黃昏節目，絕不好過，為了平衡，他們找了幾個極左派來做我的拍檔，每次做完節目，都筋疲力盡，因為認真，幾乎做到吐血。還有向廣管局和電台的投訴攻勢，長官會不時刻意拿給我看，左派報紙一年五、六十篇的大批判文章，卻不聞不問，不發一言，不澄清不辯駁一個字都不回應。這擺明是要羞辱你，等你頂不住而辭職。

如果李慧玲被調動的理由，是「妨礙特區政府施政」，調到黃昏，雖然聽的人少了影響力降了，不也照樣「妨礙施政嗎」？商台讓這一步來換取十二年牌照，當然遠遠未夠，可以預計的是，接下來，李慧玲將會受到更多刁難，例如投訴猛增、廣告不足、與拍檔不合等等，要令你難堪、難過、難頂，產生不如歸去的念頭。

這些我都經歷過了，雖然路愈走愈窄，但還有空間，可以行。我的經驗是，堅持做頂心杉到最後一刻，不輕言放棄，不能讓他們太好過。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續牌條件

商台把李慧玲從早上烽煙，調到黃昏節目，理由是節目改革，但真正的原因，早已事先張揚，與商台續牌直接相關。有趣的是，調動李慧玲的消息，不是來自商台，而是來自政府內部。可見此次調動，商台早已知會政府高層，甚至用滅聲來作為續牌交換條件。作為主事者的行政總裁陳志雲，非但不用事緩則圓的策略，在傳媒大肆報道的風頭火勢下，以免夜長夢多，以為快刀斬亂麻，就可落實上頭交付的政治任務。李慧玲當然不是省油的燈，在節目中公開反擊，相信事情不會輕易完結。

根據報道，梁振英曾在內部會議中指控李慧玲「阻礙政府施政」，這個罪名相

當嚴重，在極權國家足以槍斃殺頭。這也難怪，鄭經翰、黃毓民兩位重炮名嘴近十年前相繼封咪，香港電台烽煙又以改革為名，把我踢走，節目變成既無烽又無煙的溫吞水後，電台節目的殺傷力已經大大減低。政府已把傳媒收拾得八八九九，李慧玲是主流媒體下的最後一支咪，成為梁振英這個倒行逆施政府的眼中釘，證明仍然份量十足。

稍有電台經驗都會知道，早上烽煙聽眾最多，影響力最大，議程設定能力最強，是兵家必爭之地。調到黃昏烽煙，聽眾頓時減少一半，甚至更多。把李慧玲調走，是要降低她的影響力。但黃昏節目如果處理得好，殺傷力也不可小覷。如果李慧玲的早上烽煙會「阻礙政府施政」，放到黃昏，不也起到同樣效果嗎？

商台把烽煙重炮手李慧玲調到黃昏，以為讓了這一步就可順利續牌，未免太天真太傻了。官員沒有明示暗示，甚至眼都未眨，商台就自動獻身，急不及待把自己脫光光，這麼容易得手，當權者一定食髓知味，得寸進尺。以我的親身經歷，李慧玲在黃昏烽煙不會好過，管理層也會借故以這樣那樣的原因，或以違反規定公開公

司內部事務等等小藉口，最後要把李慧玲除之而後快。

把批評聲音逐一消滅，把稜角徹底磨平，把所有節目徹底河蟹，商台才能順利續牌。二零一六年牌照才到期，放心，不急，慢慢改革，做到主子滿意為止。

香港的當權者，為何都有這樣的盲點，施政舉步維艱，民望江河日下，不問問自己在甚麼地方出錯，如何改善才會做得更好，怎樣做才能贏回民眾的信心和支持，不反求諸己，而是把責任往外推。二零零三年反對二十三條立法風起雲湧，當權者認為是「一報一刊兩支咪」在煽動。兩支咪除掉了，施政不見得好轉，民望不見得高企，於是，又在傳媒找替罪羊，以為把我從烽煙踢走，就從此天下太平。到今天政策沒有最爛只有更爛，民望沒有最低只有更低，又認為李慧玲「阻礙政府施政」，以為把認真盡責監察政府的傳媒和傳媒人一個一個的滅聲，政府的施政質素就會好起來，這不是掩耳盜鈴又是甚麼？

古今中外的歷史告訴我們，言論自由是非常脆弱的，你今天以為事不關己，袖手旁觀，明天就會後悔莫及。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土豪無線是這樣煉成的

土豪成為中國潮語，更有可能收入牛津辭典。土豪不一定打家劫舍、姦淫擄掠、無惡不作。土豪也可用來形容劣紳與惡霸，今天國情，土豪是指中國暴發戶的那種德性行為和嘴臉：財大氣粗，品味低俗，氣燄囂張，不可一世……中國土豪遍地開花，香港土豪也橫行無忌。

網民發起的「萬千熄機賀台慶」運動，成功令台慶騷平均收視下跌五點。有報道稱原來平均只有二十八點六，要四捨五入才僅夠二十九點，最高收視有三十點六，也是四捨五入才湊夠三十一。跟去年比較，足足流失了超過三十萬觀眾，對一台獨大慣性收視的無線電視來說，雖不致傷筋動骨，但也是警號響起。

有人說，台慶騷仍有超過一百八十萬觀眾收看，民間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僅傷及無線幾條毫毛，可見無線根基非常雄厚，霸主地位無法動搖。作為一家以股東利益為最大優先的上市公司，如果管理層真的相信這種說法，就非常不負責任。我在無線新聞部工作近十年，上下一直流傳這個說法：即使無線電視畫面播的是 colour bar 或只是「雪花」，最少都有幾點收視。就是這似乎是牢不可破的慣性收視，令無線不思進取了幾十年，無論是節目質素、公司形象和觀眾人數，都江河日下。

無線的慣性收視所以形成，是因為對手太不濟。亞視由麗的時代，經歷了數不出多少個投資者，由澳洲幫、邱德根到林百欣，要數今天的質素最低。基層市民沒有餘錢看收費電視，下班後拖着疲乏的身軀回家，甚麼都不想做，只想看電視，但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看無線。從往績統計，無線電視的近三年黃金時間劇集的平均收視有二十五點，下跌趨勢已甚為明顯。如果二十五點就是無線觀眾的基本盤，台前幕後傾全力製作的台慶騷，只可拉高三點六個收視點，即增加了約二十三萬觀眾，可說是非常失敗之作，無線管理層即使不切腹自盡，也需面壁思過。

無線被四十多年的一台獨大寵壞了，形成那種唯我獨尊、不可一世的土豪性

格。為公司壯烈犧牲作為個人使命的那位藝員，更是將土豪這個角色演得活靈活現、入木三分。當四十六周年台慶騷收視比去年大跌百分之十四，無線管理層不但沒有進行自我反省，反而惱羞成怒、諉過於人，將壹傳媒集團視為發洩對象，嚴禁壹傳媒旗下所有媒體採訪，不但禁足電視城，連公開場合都全面封殺，把有錢大晒霸氣十足蠻不講理的土豪形象，再一次獻世於人前。

一家使用大氣電波公共資源的持牌廣播機構兼上市公司，不是一般的私人企業，可以為所欲為，不受公眾監管。如果不滿某傳媒的報道手法內容或取向，在現代文明言論自由的社會，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找出失實的報道控之以誹謗。一家理應受到公共監管的持牌廣播上市公司，非但不省己過，反而用最卑劣的手段對付被視為不友好傳媒，對公司的商譽和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經此一役，土豪與TVB，已是兩位一體，密不可分了。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王維基是不可多得的政治人才

負責廣播政策的蘇錦樑局長，說事前並不知道王維基的香港電視，會收購中移動的流動電視牌照，說法可能是真的，有甚麼奇怪？這宗交易，蘇錦樑這一級官員事前不知情，可能連香港第一把手梁振英，也是交易前一刻才獲知會。

中移動是中央一線國企，交易沒有中央出手、安排和首肯，可能實現嗎？梁振英拒絕發牌給香港電視，引發軒然大波，矛盾隱患至今仍然未解。即使北京意旨，真的是不能將免費電視牌照這樣的威力強大的意識形態武器，交給一個忠誠未經考驗，又沒有把柄痛腳被抓、可預測性低、不按牌理出牌的魔童，但由梁振英，到行政會議成員，到主事官員，決策、執行、解說、評估民意，都表現得一塌糊塗，理

據牽強，沒有隊形，各說各話，連受政府委託的顧問公司，也出來插上一刀。在北京眼裏，已看透表面強悍的梁振英，其實是庸碌無能之輩，中央要出手解決免費電視牌照引發的矛盾，還敢交給梁振英政府處理嗎？特區政府事前被蒙在鼓裏，可能性相當高。

王維基千辛萬苦終於如願以償得到免費電視牌照，香港人的反應相當正面，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既是有機會看《警界線》第二集而歡欣，又因為中央狠狠地摑了梁振英巴掌而心涼。這方面，香港人是現實而又矛盾的，他們既害怕中央干預，又希望中央該出手時就出手。但干預得多，漸漸成為習慣，得了甜頭，更認為理所當然，說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這樣煙消雲散。

在免費電視牌照爭持的過程中，王維基高調反擊，又記者會又論壇又聲明又立法會，「政策大，法律大，還是特首大」句句擲命，報章專欄更被媒體天天引用，矛盾直指「一男子」梁振英。但有兩件事，王維基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一是不出席遊行集會，二是不批評北京，堅持發牌與北京無關，是特區政府內的少數人錯誤。王維基真是個不可多得的政治人才，對局勢看得通透，明白真正的老闆最終話事人

在北京。群眾運動是阿爺們最忌諱的，一定不能蹚這渾水，即使是事實，發牌事件也絕不能與北京扯上絲毫關係。王維基守住兩項堅持，終於守得雲開，修成正果。

不少人都說，流動電視牌照是次貨，還有很多不知能否解決的技術問題需要解決，只是一個工具，用來紓緩當前民意爆煲的矛盾，但這都不重要了。王維基花掉一億四千萬，能夠躋身免費電視的俱樂部，在名義上與無線平起平坐，鍍了這層金，將來再開放牌照申請，在經營和製作免費電視的經驗上，便能勝人一籌，振振有詞，還能少我的一份嗎？

被拒發牌後，王維基曾堅決否定互聯網電視的可能性。流動電視有其缺陷，甚至被認為是過時的產物，但互聯網仍是電視平台的最大後盾，一條線，一個平板電腦，一個機頂盒，就可接上大電視。互聯網電視，是未來必然的趨勢。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香港電台為何裏外不是人？

我在港台烽煙節目主持超過十年，電視《頭條新聞》亦有一段時間，說句公道話，港台作為香港唯一的公營廣播機構，值得擁有一幢新的電視電台廣播大樓。

鄧忍光說港台用的是史前設備，這只是企圖用詞誇張博同情，方法不對頭更壞了大事。鄧忍光做了幾年廣播處長，仍不知媒體如何運作。港台的設備，解凍後已有所更新，不然根本無法適應今天數碼時代的需要，但無論電台部還是電視部的大樓，都已有相當歷史，樓面不夠用，發展有極大局限，廣播科技一日千里，置身於面積狹小的老舊建築物中，新大樓拖拉了超過十年，前景不明，大大影響了港台作為公營廣播機構的發展。

做節目期間有老鼠從天花掉下的驚慄場面，媒體報道過了。多年前圖書館漏水浸濕了一批資料需要急救。地方不敷應用資料影帶物資把寫字樓堆得像貨倉一樣，更要花公帑租用其他地方安排行政和製作。大樓年事已高，冷氣時好時壞，爆糞渠惡臭四溢，經常裝修傳出聲響，試過又熱又焗又臭又嘈做節目。說老實話，不要說外國或內地的行家了，即使大學新聞傳理系的裝置設備，也比港台先進，同學來港台參觀，也相當失禮。

港台有千萬條理由要求興建新大樓，立法會工務小組否決六十億撥款，我一點都沒有意外，從整件事的鋪排來觀察，梁振英政府似乎更是樂見這樣的結果。

港台新大樓預算由二零零九年的十六億，暴漲到今天超過六十億，四年上升四倍，更比政府總部貴十億。翻查局方提交的文件，說來說去，是因為要進行數碼廣播，因此需要最新最先進的設備。不怕不識貨，最怕貨比貨，王維基在將軍澳興建電視中心只需六億，一比之下，港台新大樓報出這種天價，稍有常識和理智的官員，都知道無法通過，為何還要大剌剌的寫在毫無說服力的文件中。

特區向立法會要錢，如果志在必得，有關官員定必空群而出，密集游說，現身

籤票。重要的撥款議案，政務官要做狗仔隊人盯人，有時更守着廁所門口，保證建制議員投票支持政府。但今次官員明顯放軟手腳，通不通過似乎無關宏旨。

建制議員對港台恨之入骨，認為不少節目仍然反中亂港，官員又沒有積極游說，港台雖有改正，但撥亂反正仍未夠徹底，建制派否決天價撥款，大條道理。泛民議員雖然表面支持，但不少都半心半意。我聽過一位向來支持港台公營廣播的泛民議員，罵得咬牙切齒：「為何要贊成撥款六十億，給港台做政府喉舌？」（下刪幾百字激烈批評……）

鄧忍光入主港台，電台部已被整頓得八八九九，甘之如飴做河蟹。電視部也被《議事論事》、《頭條新聞》連串風波迫得膽戰心驚步步為營，公營廣播的使命逐漸褪色，也愈來愈失卻市民的支持。

政府無心不出力，建制反對，泛民半心半意，港台裏外不是人，新大樓的命運，就這樣沉淪下去。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贏了輿論　失掉民心

《明報》「變天」，愈演愈烈，員工成立關注組，要求公司交代撤換老總的前因後果。幾百前員工齊心一致，發聲守護「娘家」。評論員專欄作者，相繼加入聲援行列。大學新聞系老師學生，發表聲明撐《明報》。一群珍視香港言論自由作為核心價值的學者，包括德高望重的退休教授，表態要求《明報》管理層回應員工訴求。

員工、前員工、作者、讀者、學者、老師、學生的關注和反響，就會令《明報》老闆回心轉意，收回成命嗎？未許樂觀。一位資深新聞人在官台節目大潑冷水：「新聞自由是屬於擁有新聞機構的人。」言下之意，不滿意決定的新聞工作者，只有跳槽的權利，大可東家不打打西家。這位新聞人沒有申報利益，自己正正是「換老總」的得益者。我要問的是，如果一份報紙不是社會公器，只是老闆股東

的私產，方針路線人事安排，全與記者、編輯、作者、讀者等持份者無關，那麼，他與在街市賣菜賣魚的老闆有何分別？傳媒為何有資格成為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恕我坦白，可能就是這種心態的新聞人，使香港傳媒淪落到今天如斯田地。

我對《明報》風波不敢樂觀，因為這是政治大氣候。中共取得政權，靠的是筆桿子和槍子，共產黨一直認為，控制傳媒和輿論，就可以控制民心。北京希望通過控制傳媒來控制民心，早在回歸前已經着手進行。

回歸前，香港已有文大新商晶五份左報，極左形象深入民心，銷量不濟，公信成疑，無法打開局面。當年《南華早報》，政經精英必讀，又有國際影響力，辦一份以中立面貌出現的英文傳媒，成了北京對港重要政策。

曾是港英紅人的兩局議員羅德丞，回歸前轉型親中，透過中國領導人向中國銀行貸了兩筆巨款，合共一千四百萬美元，搞了一份名為 *Window* 的雜誌，中國大陸提供素材，雜誌記者以西方人接受的語調再寫，面向精英階層，以為這樣就可影響輿論導向。

雜誌一九九二年創刊，到一九九四年底倉卒停刊，兩年間，投入了超過一億港元，二十多年前，這絕對是天文數字。過億港元就這樣掉進了鹹水海，對香港的輿論卻泛不起一丁點漣漪。雖然如此，影響收編香港走中間路線的傳媒，成為了既定

對港方針政策。

二十年前過億港元，今天只是小菜一碟，操控香港傳媒，不外乎兩種方法，一是直接購入，老牌大報和電視台由紅色資本全面控制，銷量和收視愈走愈低，起不了甚麼實質作用。二是用虛銜和實利統戰，賜你一個全國或省市名銜，給機會給政策讓傳媒老闆內地的生意愈做愈大。在龐大的商業集團內，媒體的份額已微不足道，有否盈利也不重要，但媒體的立場取態，卻成了集團在中國大陸生意舉足輕重的賺錢工具。

這種搶奪話語權，影響輿論導向的統戰模式，回歸以來百發百中，大部份媒體已成功收編，在重大問題上，本地輿論趨向一律，剩下的兩份中產知識分子報章，《信報》已變得八八九九，只留下林行止和練乙錚負隅頑抗。而《明報》呢，用同樣的模式，已陷入沉淪的邊緣，天堂抑或地獄，只在老闆一念之間。

問題是，操控了香港輿論，就等同控制了民心？就會令香港人歸順？這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全港媒體幾乎一片紅了，但梁振英的民望愈走愈低，對中央政府的信心愈來愈小。贏了輿論，失掉民心，又有甚麼好處呢？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

台灣反媒體巨獸的啟示

《明報》換總編，新聞工作者、專欄作家、傳媒教育工作者、新聞系學生、德高望重的大學教授，反應強烈，聯署、聲援、寫文章，希望力挽狂瀾。但香港網民的反應，似乎又在另一個極端。

不少網民指摘，《明報》在重大政治民生議題左搖右擺，態度曖昧不明，對《明報》的取態，深深不以為然。梁振英上台，立了大功，認為《明報》已淪為梁粉，換總編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幫，更不值得救。有網民更罵得咬牙切齒，《明報》的存在，只會更幫建制，死不足惜。網民眾口一詞，早已厭棄主流傳媒，不信任，不會聽也不會看，只會在互聯網尋求更可靠的新聞資訊。

這是香港網民的典型反應，立場鮮明，非黑即白，毫不含糊，絕不妥協，對主流傳媒絕對死心。香港網民對《明報》事件的態度，我完全理解。我要問的是，

主流傳媒和網上媒體，是有你無我、你死我亡，還是互相依存、相輔相成的一種狀態。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一個脆弱的空間，要靠媒體經營者、工作者、評論者、讀者受眾一起努力，這個空間才可以撐得住，才可以撐得更大。空間愈大，新聞自由才有更廣闊的範圍，媒體從業員才可以更自由地在裏面遊走和活動，媒體消費者才可能獲得更廣泛的資訊，更深入的分析和見解。無論是舊媒體還是新媒體，都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空間的重要支柱，如果媒體相繼倒下，都會令言論的空間大為萎縮，令傳媒工作更加困難。

讀者可能會反駁，如果建制梁粉報或親北京的左報倒下了，言論的空間不是可以擴得更大了嗎？怎可能是萎縮？這個想法太天真太短視了。言論自由的真諦，就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最極端最離譜最不受歡迎的言論，都可以自由表達，在言論自由的市場中，由受眾判斷和選擇。

縱使有人認為《明報》有百般不是，但我想指出，在香港媒體市場中，《明報》仍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明報》擁有優秀的編採人員，在獨家的偵查報道中，屢屢領先同行，贏得

不少獎項，為讀者揭出重要的政治與民生內幕。《明報》對不少大是大非的問題仍然立場鮮明，六四燭光集會、中國民運、豆腐渣工程、溫州動車意外、天匯可疑交易、反國教、香港電視發牌等，獨家報道，詳盡分析，放在頭版頭條，贏得同行口碑。《明報》的言論空間，容許百家爭鳴，左中右的言論並存，在非左即右的今天，我認為值得珍惜，也需要珍惜。

《明報》換總編，引起各界關注，但停在口頭上，連員工的聲明都溫溫吞吞，未見有任何實質行動。

二零一二年台灣的反媒體巨獸運動，除了媒體中人積極參與，大學生和社運團體，集體上街，浩浩蕩蕩，反對媒體的兼併與壟斷，取得了實質成果。台灣經歷蔣氏父子的威權統治，媒體成為管治工具政府喉舌。解嚴後，台灣媒體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憶苦思甜，台灣人民對言論自由格外珍惜，一呼百應，形成強大的監察力量。

自由，建基於永恆的警覺，台灣反媒體巨獸運動，對《明報》事件，可有啟示？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我為甚麼要「開天窗」抗議？

香港傳出《明報》加東版抽起換總編輯專欄，隔天，我收到一位身處多倫多讀者的電郵，字裏行間，感受到他既焦慮又憤怒的心情。電郵是這樣寫的：

「兩位《明報》專欄作者：我是《明報》的長期讀者，雖然移民加拿大二十多年，仍然一路訂閱多倫多《明報》及上網看香港《明報》。最近一直都有留意關於換香港《明報》總編輯的報道，其實這星期我已感到奇怪，為甚麼在副刊頁裏很多作者的專欄都不見了，取而代之是兩至三篇的自由談。」

《明報》加東版，翌日轉載香港《明報》副刊的專欄，十多年來一直沒變。移民二十多年仍然眷戀香港，對故土發生的一事一物仍然留意上心，對熟悉的報紙、熟悉的新聞、熟悉的專欄作者所寫的每一個字，要咀嚼完畢才可安睡，名副其實是

他們的精神食糧，這類香港人，遍佈美加紐澳。抽起專欄作家的文章，激起他們的怒火，不是沒有原因的：

「原以為是作家的重新調動，為暫時性的安排。但今天在香港《明報》新聞網中看見加拿大《明報》抽專欄作者的報道，不禁令我怒火中燒，令我有被加拿大《明報》欺騙的感覺。我需要讀的，我付錢買的《明報》，應該是全部的內容，不是被抽起反對及批評《明報》的《明報》。看來，多倫多《明報》已開始自我檢查，XXX已開始發功了，真是令我痛心疾首。」

加東《明報》負責人一直未澄清事件，基於疑點利益，我隱去真姓實名，以XXX三個字取代，但稍為留意事態發展的讀者，都呼之欲出了。最後，這位讀者要求我們向《明報》抗議：

「在被抽起專欄的作者中，因只有你們兩位有電郵地址，故此特別向你們申訴及同時支持你們繼續在發聲，亦希望你們向《明報》抗議你們的不受尊重。多倫多《明報》讀者」。

區區書生，只有一支禿筆，拿甚麼去抗議呢？幾個專欄作者，通過 Whatsapp 往還，就定了用「開天窗」的抗議形式。

我當然明白，我們寫專欄的是香港《明報》，與加東《明報》是兩間公司，雖屬同一個集團，同一個老闆，但香港管不了加東。在加東《明報》刊出專欄，只屬轉載。《明報》高層，包括業務和編採管理層，信誓旦旦，說《明報》老闆尊重編採自主，不會干預新聞自由，《明報》換老總，要疑中留情，話音未落，言猶在耳，就看到這種不尊重讀者不尊重作者的抽稿行動，稍稍提及換總編的專欄，都無一倖免，片甲不留。

這種情況雖然暫未發生在香港《明報》，但這種不顧報格不理形象的粗暴干預，我們這批長期讀者作者看在眼裏，能不感到心寒嗎？他朝君體也相同，肅殺之氣，撲面而來，誰可以保證，哪一天不會發生在香港嗎？現時仍是總編輯的劉進圖，在手記寫道：「容許自己報章的專欄批評自己報社的決定，這在今天的香港是相當難能可貴的，我相信只有像《明報》這樣能兼容並包的大報才能持續做到。」換了老總，這樣的政策還可延續嗎？

開天窗抗議，情非得已，引起不便，我特此向廣大讀者，特別是前線編輯們，致以萬二分歉意。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別在自己的小宇宙內自我感覺良好

立法會「捍衞新聞自由」動議，建制派議員自由投票，與梁振英不咬弦的議員刻意缺席，竟然意外得到通過。諷刺的是，這個被視為香港核心價值的動議，在建制派封殺下，過去曾幾次被否決。更諷刺的是，就在這個動議意外通過的同時，新聞自由編採自主，正一步一步被扼殺，而傳言出手的，竟然是香港政治的權力核心。

芸芸眾多免費報紙，《am730》是最有風格和最用心的一份，雖不是常有轟動獨家新聞，但專題專訪和專欄，都相當獨特，編採都花了不少心思。無論從任何角度看，《am730》都不算是一份反政府反建制的報紙，除了個別立場比較鮮明的專

欄，對梁振英提出批評和異議，其他的內容都相對溫和，甚至是刻意非政治化。

中資機構連番抽廣告，來勢之兇猛，程度之厲害，已到了把《am730》整年利潤都抽乾的地步。箇中慘況，由老闆施永青親口道來，可信性甚高。施老闆這邊廂表示企硬，說寧願「摺埋」也不改變風格，但那邊廂卻一連幾日在其專欄中，猛烈批評香港一些報紙的煽情風格，似乎意有所指，有向權力表態的味道。

《am730》的遭遇，是全面收緊香港意識形態控制連串動作的一部份，只能在要做鸚鵡媒體成為權力喉舌，以及受到封殺打擊趕入絕境之間作出選擇，別無中間路線可走。

《蘋果日報》的反建制立場和煽情風格，一直成為政府眼中釘，由大地產財團控制的廣告資源，幾乎在蘋果絕迹。在被全面封殺下，《蘋果》仍能存活下去，成為數一數二的暢銷報紙。香港畢竟還是個自由市場，廣告如何投放有其市場法則可循，這是一份反政府反建制報紙仍然能夠生存的關鍵。但這市場法則赤裸裸被政治力量粗暴擊潰了。有報道說，為了斷絕反政府媒體的糧草，特首親信要求本地大銀行不要在《蘋果日報》落廣告，更以拒絕會見銀行總部派來的要員，不出席馬拉松

賽事開幕嘉賓作為要脅。

本來，這種不合邏輯兼匪夷所思的傳聞，沒有多少人會相信，只作為一種政治八卦聽過就算。但「傳聞不是真的，直至官方否認」的說法，原來千真萬確。梁振英一方面否認要求抽廣告的指控，一方面又用親身行動力證傳言是真的。

特首打破十五年的慣例，不出席渣打馬拉松起步禮，梁振英的解釋是：「過往出席不等於每次也要出席」、「邀請政府官員出席的活動愈來愈多，假如每次出席，就不可能出席新的活動」、「二月將放假十天，因此為平衡其他工作日程安排，才會缺席主禮」，如此牽強又邏輯奇怪的解釋，你信嗎？反正我就不信了。

最近一連串打壓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事件，包括調動節目主持人、擅改作者文章、《明報》換總編輯、抽報章廣告等等，絕不是個別，也並非偶然，而是步步進逼，剿滅反對聲音，變為輿論一律，全面操控香港媒體大計劃的一部份。但不少身處高位的傳媒人仍心存僥倖，在自己的小宇宙內自我感覺良好，對媒體的腥風血雨視而不見，已到無可挽回的地步，差不多再沒有媒體為香港人說話了。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再沒有人會來幫你說話

李慧玲被炒，矛頭直指梁振英：「在我眼中見到嘅事實，我毫無保留、我係百分百覺得，今次事件係梁振英政府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嘅打壓，而商台一個持牌的廣播機構，就喺續牌嘅魔咒之下跪低咗，呢個就係我嘅睇法。」

對如此直接的指控，梁振英一路走來，始終如一，選擇用兜兜轉轉的語言偽術，作出回應：「我從來冇向任何人、喺任何時間，提過關於李慧玲小姐喺商台嘅職位或職務嘅任何事情。特區政府同我本人，都十分重視香港嘅新聞自由同言論自由，過去係咁、今日係咁，將來亦都係咁。」

你可以說，這位特首的說話方式，一貫如此，「我冇講過我冇僭建」、「我唔提唔等於我唔會做」……轉彎抹角擾亂視線，大家都領教過了，稍為少點腦汁，都

無法在瞬間立即消化他所說的話。

但梁振英今次回應李慧玲，卻顯得特別古怪，他沒有斬釘截鐵清楚解說自己在事件中扮演任何角色，而梁振英的所謂否認，只是技術性的，範圍非常專門而狹窄，「從未跟人提過關於李慧玲小姐喺商台嘅職位或職務嘅任何事情」，簡單解讀，就是沒有直接說要炒李慧玲，但其他呢？例如早前傳過梁振英說：「李慧玲在節目中的表現，妨礙特區政府的施政」，又例如有高官向李慧玲表示：「梁振英全港最憎你」。梁振英只否認提過李慧玲「商台的職位或職務」，照此推理，梁振英應該曾在不同時間向不同的人，提過李慧玲的節目、李慧玲的主持風格，甚至她的政治立場與商台續牌的關係。

其實，掌權的人即使故意含糊其辭，明示暗喻，底下想領功的人，自會加多幾分肉緊，遵旨執行，歷史上，這樣的例子還少嗎？當年的江南案，蔣孝武只向竹聯幫頭目提過要「教訓」寫《蔣經國傳》，筆名江南的劉宜良，從沒說過要殺死他，但聽的人心領神會，江南迅即在美國被槍殺。

梁振英是炒李慧玲的幕後黑手，有沒有白紙黑字的證據？當然沒有。年多前的

特首選舉，在論壇中唐英年踢爆在二零零四年商台續牌事件中，梁振英作為行會召集人，力主縮短十二年牌照年期，減為六年，三年中期檢討，以此作為緊箍咒，規限商台的節目與言論。梁振英雖然矢口否認，但唐英年說出的細節，甘冒泄漏行會機密的風險，以及選後在大宅僭建所遭遇的麻煩，唐英年的版本可信性甚高。當年鄭經翰、黃毓民被炒，換來商台順利續牌十二年，一晃眼，十年過去，又到續牌的關鍵時刻，歷史又再一次重演。

但不同的是，今天對新聞言論自由的收緊，豈止一家商台，而是全方位全天候的遍地開花。抽廣告、換老總、炒主持、刪專欄、改文章，最恐怖的就是無色無味無臭證據的自我審查。面對凜冽透骨的寒風，一些資深報人作家名嘴，不知是為了護主保住既得利益，還是真的自我感覺良好，還擺出一副老神在在玩世不恭的姿態，要人拿出打壓新聞言論自由的具體證據來。他們應該知道，這種態度，與共犯幫兇完全沒有分別。沒有人是孤島，當肅殺之氣臨到你的頭上，再沒有人會來幫你說話。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輿論光譜　愈收愈窄

商業電台貼出告示，終止李慧玲合約，當天是星期三跑馬日，《左右大局》節目暫停。我收到行家的短訊，晚上九點在商台門口有燭光集會，撐李慧玲悼新聞言論自由。

氣溫只有七、八度，淒風苦雨，早兩星期才感冒失聲，仍未完全康復。做完D100烽煙節目，正猶疑是否出席，不覺到了九龍塘地鐵站，雙腳似乎沒有聽大腦指揮，不由自主出閘，在寒風下坐上小巴，到達商台門口，已見上百的燭光在晃動。

廣播道是我熟悉的地方，畢業後即投身傳媒，近三十年我都在這裏出入，由無

線到商台到港台，留下多少腳印，我對香港傳媒的感情，實在難捨難離。

在商台門口昏暗燈光下拉着黑底白字橫額的，有一眾泛民立法會議員，也有我熟悉的行家，有些仍在前線，有些已退役轉行，他們在不同時期入行和退出，對新聞傳媒言論自由的投入和關心，絲毫沒有減退。他們是我尊敬的同行和前輩，人人臉上掛着憂鬱壓抑的神情，有些同行問我會否發言，我婉拒了，因為心情也異常沉重，不知從何說起。

我從事新聞行業三十多年。港英時代左中右媒體並存，有筆戰爭論，有時甚至殺氣騰騰破口大罵，但始終能相安無事和平共處，這是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權轉移，五星紅旗升起，香港輿論的光譜，愈收愈窄，幾乎已到清一色的地步。報紙易手，換老總、刪專欄、改文章、烽煙節目的重炮手相繼被炒，留下來批評稍為尖銳的，一個一個被整頓肅清。輿論愈來愈千篇一律，批評權貴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對不公不義的批判，也見軟弱無力。入行三十年，從未見過今天的光景，對我來說，香港愈來愈陌生，也愈來愈可怕。

在商台門口站了大約一小時，集會最高峰時大約有百多人，由於召集的時間太

倉卒，天氣也太冷，人數不多是意料之中；稍為欣慰的，是人心不死，血仍未冷。

但我要問的是，有多少香港人真正明白李慧玲事件？真正明白李慧玲事件的意義？

網上仍有不少人，對李慧玲肆意攻擊，當中有些是五毛，有些基於私怨，有些不喜歡李慧玲的主持風格。但最令人難以原諒的是，一些識字的文人知識分子，平日玩世不恭，時刻站在歷史的高度俯視眾生，口舌便給，今天突然以客觀持平理性的態度，對商台和梁振英的指控，要李慧玲拿出具體證據來。這樣做，除了把事情的嚴重性溝淡，把焦點模糊外，沒有別的效果了。

即使將來香港有一人一票選舉，但新聞言論自由被閹割，批評聲音被滅絕，權貴的營私舞弊、貪贓枉法，媒體都不敢揭發，民眾在毫不知情下投票，試問這樣的民主有何意義？

新聞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沒有新聞自由的普選，一定是假普選，沒有言論自由的民主，也一定是假民主。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捍衞自由非一朝一夕

六千人參加記協舉辦的「企硬•反滅聲」大遊行，主辦者計算人數比較保守謹慎，實際參加者遠超此數，可能達到一萬人。不過，無論是六千還是一萬，與反國教運動，和免費電視牌照風波集會人數動輒超過十萬比較，還差很遠。借用網上潮語，可能是新聞自由比較「離地」，反洗腦運動「唔好搞我個仔」的口號觸動人心，入屋的免費電視有無得揀也比較實在。後兩者市民的關注程度，遠比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為高。

這樣的分析不無道理，對香港市民來說，反洗腦運動，有「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這種荒謬粗劣的教材做箭靶，一般人容易明白。王維基的香港電視被拒發牌，

人們在網上看過拍得如電影一樣的《警界線》，認為梁振英的決定簡直是倒行逆施，激起民眾的憤怒，馬上動員起來。

甚麼是新聞言論自由？無色無味無臭，看不見摸不着，若當權者一下子把所有傳媒禁閉，肯定會激起極大反響。但分階段以不同理由按部有序把敢言的傳媒逐一廢掉武功，港人不容易察覺。香港有免費電視也有收費電視，電台也愈開愈多，十多廿份收費和免費報紙，也有各式時事消閒雜誌。表面上百花齊放，但在敏感議題上觀點愈趨單一，自我審查日益嚴重，輿論一律的情況日見明顯，與中國大陸看齊可能只有一步之遙。新聞言論自由好比空氣，平白無事的時候不會察覺空氣是否存在，但如果極度污染，日趨稀薄，突然醒悟，已經呼吸困難，甚至窒息而死。

香港新聞言論自由急速收窄，並非始自今天，十年前鄭經翰、黃毓民被封咪以換取商台續牌，警鐘早已敲響，但不久就很快平息下來。其間各類傳媒歸邊和自我審查，沒一刻停止過。到兩年前我被粗暴封咪，港台以節目改革做擋箭牌，風波很快湮沒。這幾個月來，情勢愈來愈惡劣：抽廣告、換老總、刪專欄、改文章，特別

是商台炒李慧玲，成為急轉直下的導火線，引起全社會的反響。

「企硬●反滅聲」遊行人數雖然只有六千，但與過往有關新聞自由相關議題的遊行集會相比，今次參加的人數最多，代表香港人對新聞言論自由這個「離地」議題比較重視。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說明港人開始醒覺。

很多人會問，遊行集會，叫完口號出一身汗回家，有用嗎？新聞言論自由不斷收窄的現狀，能改變嗎？不採取激烈行動，例如罷工、罷寫、罷開咪，情況會好轉嗎？當然，這些方法都不能排除。但不少人認為，採取非常手段，激烈的行動完了，現狀就可以變得更好，問題就可以馬上解決。

這些想法未免有點天真，保衛新聞言論自由，不能一朝一夕逞一時之快，是長期鬥爭。不斷揭發媒體老闆和高層諂媚權貴、自我審查的醜行，組織起來集體發聲，新舊媒體工作者互相支援、互相配合，防止新聞言論自由繼續惡化，都是一些可行的辦法。自由，只能建基於永恆的警覺，不能有一刻鬆懈。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我不想孩子活在謊言中

香港記者協會發起「企硬•反滅聲」大遊行，主辦單位公佈有六千人參加。慣常的集會地點政府總部公民廣場，給維穩團體捷足先登，記協的集會只能移師到特首辦對出的行人路。這是一個絕不理想的集會地點，行人道異常狹窄，搭建的舞台小得可憐，坐在地上的群眾堵塞整個通道，參與者被迫移步到老遠，耐心聽着遙遠而微弱的嘉賓發言……當中有不少人，從遮打花園遊行到特首辦，因找不到可以坐下來的地方，停留了一陣子，就馬上離開。在這樣那樣的限制下，集會人數難免受到影響。縱使如此，公佈的人數，也可能太保守了，我在現場觀察，可能超過記協估算的一大截。

即使集會人數真的只有六千，也大大超過近年與新聞行業有關的遊行集會以十倍計。今次「企硬●反滅聲」參加者，遠不只新聞傳媒行家，佔大部份，是關心新聞言論自由核心價值的一般香港人，他們不一定是示威常客，不少都是斯斯文文、連大聲叫口號都感到怕醜的中產階級，類型極像當年反國教運動的參與者。

甚麼是新聞自由，可能比洗腦教育更抽象，就像空氣一樣無色無味無臭，平時不會察覺是否存在。但當空氣受到嚴重污染，又或變得愈來愈稀薄，你會感到呼吸困難，甚至窒息，才會明白新聞自由的重要性。如果嚴重到這種地步才懂得反抗，一切已經太遲。

名嘴封咪，名筆被炒，閹割新聞自由，回歸後已經按部有序地展開，一般人都被甚麼「棄兵曳甲」、「節目改革」、「股東糾紛」、「商業決定」、「人事調動」等等荒謬理由含糊過去。最近一連串打壓新聞言論自由的事件，因為太密集，太粗暴，太野蠻，再不是溫水煮，而是烈火烤，人們才開始醒覺，原來大難已經臨頭，過往的冷漠與旁觀，已經付上沉重的代價。

應記協之邀，我和曾志豪在集會上演出「指鹿為馬」的諷刺劇，當中的例子，

包括貨櫃碼頭工潮抽起李卓人訪問，不准刊登影響地產財團老闆形象的照片，將民主派學者列入被訪黑名單，不准報道不利銀行廣告的新聞，人大政協期間不准刊出影響大好形勢的報道……不是憑空杜撰，全部都有血迹斑斑的事實根據。由於不同原因，記者編輯忍氣吞聲默默承受的例子，比已經曝光的，可能多出以倍數計。

記協計劃蒐集記者編輯被河蟹實例，公之於世，我認為早該如此，把傳媒高層諂媚權貴的醜態暴露在陽光之下，會有一定阻嚇作用，起碼不敢做得那麼明目張膽。我呼籲同行勇於舉報，拒絕做河蟹傳媒的幫兇和共犯。

集會眾多嘉賓發言，令我最感動的，是《明報》記者郭慶輝，他帶着活潑可愛的兩歲女兒上台：「我好驚女兒長大之後，以為六四純粹係一場暴亂，以為李旺陽係自殺，以為梁振英從來都唔講大話……」這番話，我深有同感，也深受觸動，因為，我也是爸爸，我不想孩子活在謊言之中。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傳媒界現代趙高

光天化日之下，《明報》前總編輯在街頭被兇徒狂斬六刀。同一天，一位曾任《明報》高層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在該報論壇版撰文，回應記協「企硬•反減聲」遊行，稱今天是「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幾千人上街遊行，捍衛新聞自由，實在杞人憂天」。公平點說，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當然不會未卜先知道，劉進圖血案即將發生。

這位《明報》前高層，是民建聯的創黨黨員，為民建聯寫過黨史，也曾在左報擔任過要職，以他的履歷和經歷，寫出這種「遵命文章」，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但不解的是，這類文章，為何不是在他左派東家的報刊出現，而偏偏在號稱「知識

分子報」的《明報》刊出。這種邏輯和水平的文章，《明報》的知識分子讀者，成千上萬在街頭發出怒吼的遊行人士，對新聞自由憂心忡忡的行家和香港市民，借用建制報老闆的說法，你當他們都是「傻仔」嗎？

還未看到這位在《明報》、左報做過高層的同行，對劉進圖血案有何高見？對「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的結論有何補充？但可以想像，如果他有回應的話，會像不少建制議員一樣，這邊廂否決立法會捍衛新聞自由動議，那邊廂又厚顏無恥的參與新聞界反暴力遊行；然後說，香港是法治社會，暴力當然不對，但如果要跟新聞自由扯上關係，就要拿出證據來。

如果這位《明報》和左報前高層，對《蘋果》和《am730》被抽廣告，說成是商業原因；報紙老闆汽車被刑毀，豪宅大閘門外放刀斧恐嚇，說成是私人恩怨；對電台節目主持人被粗暴封咪，說成是人事糾紛得罪老闆；甚至對媒體人被襲擊浴血街頭，說成是原因不明，要人拿出證據，證明與新聞自由有關。這還算了，這些歪理聽得太多，已經開始沒有甚麼感覺。

這最多是一種拒絕表態的迴避，因為各種理由而走精面。無論讀過多少書，知

識如何淵博，文筆如何了得，口舌如何便給，在利益面前不方便講真話，最多是用黃子華式的自我解嘲，「搵食啫，犯法呀！」

持這種看法，又宣之於口的人，不只他一個呀，有建制議員，有專欄作家，又有梁振英在英國的女兒，在面書上那種毫無血性的冷嘲熱諷，已經觸犯了眾怒。這種廉價的「證據論」，已聽得很累了，耳朵都起繭了，連反駁都浪費時間。

連串打壓新聞言論自由事件，由燒糧草，到恐嚇，到滅聲……這位在新聞行業打滾了幾十年的資深傳媒人，竟然可以力排眾議，說成是「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莫此為甚。如果中文老師用趙高的例子，都教不懂學生甚麼是「指鹿為馬」，老師大可用這篇文章，給學生做一個現代版本的示範。

香港傳媒沉淪墮落到今天如斯田地，就是因為有太多這樣的高層。指鹿為馬的現代趙高，遍地開花，分佈在不同的傳媒當中。

二〇一四年三月五日

不能讓傳媒人的血再次白流

一萬三千人參加反暴力撐新聞自由集會遊行，能否遏止這類暴力事件再次發生？我無法有清晰而明確的答案。

兩年前（二零一二年），湖南工運領袖李旺陽「被自殺」的千古奇冤，激起了幾萬香港市民，上街表達了他們的憤慨。兩年後，《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光天化日之下，被兇徒連斬六刀，身受重傷，殘暴的兇案，在香港傳媒風雨飄搖的今天，發生在我們近在咫尺的眼前，只有萬多香港市民，放下他們假日的節目或工作，上街聲討兇徒的罪行，難免使人相當失望。

在灣仔軍器廠街的警察總部，助理處長兼港島總區指揮官親接新聞團體的請願信，與平日相比，主辦單位認為是破格的安排，言下之意，是警方對劉進圖案格外

重視。這位助理處長更向新聞團體承諾：警方絕不容忍任何暴力事件，強調與新聞界及市民的目標一致，就是全力緝拿真兇。

「高度重視，全力緝兇」這種賣口乖的宣示，講了多少次？究竟有沒有兌現？最實際就是看往績。十多年來，傳媒人傳媒機構遇襲，遠的有梁天偉案、鄭經翰案，《明報》炸彈郵包、恐嚇信案，近的有《陽光時務》陳平街頭遇襲、《am730》施永青汽車被撞擊、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大宅刀斧恐嚇、報紙被燒案，網媒被刑事毀壞案……這些刑案，有些發生已超過十多年，一宗未破。

零破案率，香港警隊還有顏面自誇自擂，說自己是地球上最先進最有效率的警隊之一，香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嗎？

好了，別翻太多舊帳，就拿劉進圖案來說好了，按今天警隊的做法，也算是「高度重視，全力緝兇」嗎？《明報》懸紅一百萬，再加上讀者捐助的二百多萬，合共懸紅超過三百萬緝兇，警方呢，一毫子懸紅也未出，與當年的鄭經翰案，警方和商台分別懸紅一百萬和三百萬緝兇比較，要問的是，要令涉案人士「鬼打鬼」的懸紅，警方為何會有如此懸殊的處理？

還有更分別對待的，是調查的規格。鄭經翰在 D100 節目中證實，當年他的案

件是由有組織及三合會調查科（O記）偵查，而劉進圖案，到目前為止，仍由警隊的港區總區重案組負責。總部的O記與五大總區的重案組，規格和資源應該有所不同吧，同樣是傳媒人，同樣是光天化日的街頭行兇，同樣身受重傷一度命危，劉進圖和鄭經翰案的處理為何有如此差別？林慧思的所謂辱警案也動用重案組，遊行示威與警察推撞，清晨上門拉人的也是重案組，甚麼案件用甚麼規格偵查，警方有必要公開清楚解釋。

由官員到政客，絡繹不絕到醫院探望劉進圖，在鏡頭面前賣弄如何與劉進圖識於微時的關係。與其浪費時間做這些傳媒騷，要遏止對傳媒的暴力繼續發生，最切實可行的方法就是破案。立法會議員、傳媒組織和民間團體，應聯手持續不斷向治安當局施壓，要在限定時間內，向市民作合理交代，不只是劉進圖案，還包括過去十多年所有傳媒人和機構受襲擊受恐嚇案件，偵查毫無寸進的原因。否則，保安局長需要面對政治問責，警務處長要面對行政責任。我們不能讓傳媒人的血再一次白流。

二〇一四年三月五日

無脊椎動物

香港傳媒北上「覲見」黨和國家領導人，已不是第一遭。今次所謂高規格接見，是因為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單獨與傳媒會面，聽說以前未試過。與其說這是對香港傳媒界的高度重視，不如說中共的統戰具體而微，已經統到每一個媒體老總的頭上。

要媒體老總挺起胸膛，錚錚鐵骨地「見大人，則藐之」，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苛求。但在新聞界打滾了幾十年才爬到今天位置的老總們，總不應被動地坐在那裏，陪着笑臉，等着統戰吧。這些年來，香港新聞自由風雨飄搖，甚至腥風血雨，傳媒被抽廣告、名嘴被炒、老總被斬……一連串事件，都與中共收緊控制有直接或

間接的關係。

即使老總們「拿不出具體證據」來擺事實講道理，也不應該這樣的乖乖聽訓，低頭接旨，只聽主席說如何在輿論上要反對佔中，如何引導香港市民愛國愛港；更重要的是要向黨和國家領導人說明香港對新聞自由的憂慮，新聞自由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意義，對中國面向世界如何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會面閉門進行，媒體老總們向黨和國家領導人說了甚麼，外界無從得知。但我認為，八九不離十，他們一句「新聞自由」都不敢說，一來是他們「鵪鶉」，不配合政治主旋律的不會開口；二來日趨保守的老總們，已漸與中國接軌，根本不相信有新聞自由這回事。

好了，不談新聞自由也罷。作為新聞工作者，無論在媒體處於甚麼職位，首先你是一位記者，無論在甚麼場合，都要發揮記者的本能。記者的本能是甚麼？就是憑記者的觸覺發掘新聞，無論對方是販夫走卒、億萬富豪，還是政客權貴，都要問該問的問題，不應錯過任何採訪機會。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說，在佔中問題上，如果特區政府尋求協助，中央會提供

幫助。這是一條重大新聞，中央將會如何幫助？如何部署？是否動用解放軍？二十多個老總，資歷加起來超過六、七百年，有沒有提問跟進？有沒有打爛沙盆問到底呢？看來是沒有了。因為如果有問，如何問如何答，早已成了港聞頭條。

當這些香港新聞界翹楚，被在場外等候的記者問到相關問題時，回應卻令人異常失望：「沒有具體說明如何幫助……」如果這位老總是前線記者，連最基本問題都沒有跟進，回來輕則被「省」到一面屁，重則已經「炒魷」法辦了。

傳媒老總沒有捍衛新聞自由，做記者沒有就重大新聞跟進提問，這些資深新聞工作者，明顯沒有做好本份，失責失職了。在權貴面前噤若寒蟬，非今日始，而是長期統戰攻勢的結果。陪港媒老總暢遊神州，看國家如何形勢大好，繼而曉以大義，媒體應如何愛國愛港，配合國家發展形勢，發揮輿論導向的作用。吃人嘴軟拿人手軟，久而久之，老總都變成膝頭缺鈣的無脊椎動物。香港傳媒的命脈掌握在這些人手上，新聞自由萎縮，媒體沉淪墮落，不是沒有原因的。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補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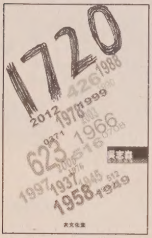
香港人的聲音
敢言集

《普先生 • 你吹甚麼口哨？》

《普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普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香港人 • 你不高興》



《1720》

《不是一個人的戰爭》

《英治時代》

《謊言治港》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普先生 • 你吹甚麼口哨？》	___本（每本港幣48元）（連郵費）
《普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___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普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___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香港人 • 不高興》	___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1720》	___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不是一個人的戰爭》	___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英治時代》	___本（每本港幣62元）（連郵費）
《謊言治港》	___本（每本港幣62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患了末期危疾的絕症政府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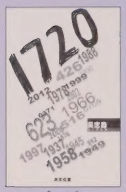
_____（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吳志森作品

《英治時代》

《這一天，終於來了》



《1720》

《我沒有敵人》

《謊言治港》

《掛住太后》

《父女同郵 1》

《父女同郵 2》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全民發聲衛我城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9954567 5

- ，從特區以至中央，當然感到威脅，不然，不會動員如此龐大
  進行全方位打壓。不然，梁振英也不會氣急敗壞地說佔中是
  而犯法」。
- 上場以來，政策連番觸礁，內閣七零八落，反映他的能力是如何
  湊合而成的班子都是烏合之眾。除了語言偽術，梁特首還擅長些

- 政改原地踏步其實一點都不可怕。施政繼續爛下去，才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小圈子政治的本質，才不會被表面一人一票的假普選蒙騙，才可更明確地為如假包換的真普選繼續奮鬥。
- 特區政府內部，存在一個「腐敗集團」，他們本來行事隱蔽，偷偷摸摸，近兩年來，不知是因為上樑不正下樑歪，還是朝裏有人好做官的關係，愈來愈明目張膽，表現得肆無忌憚。
-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一個脆弱的空間，要靠媒體經營者、工作者、評論者、讀者受眾一起努力，這個空間才可以撐得住，才可以撐得更大。

自己香港自己救

封面設計：原研哉

ISBN 978-962992359-4
9 789629 923594 78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SCB 621 $78
ISBN : 978-962-992-359-4
Printed in Hong Kong

www.subculture.com.hk
www • 次文化 • 香港